



上海
書局
發行

桑白華文
石印

巫宮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8814B

婦 寡 黑

圖繪卿佩石·文撰華且桑

(上集)



· 行發總局書春同海上 ·

518507

社會
長篇 黑寡婦

桑旦華文
石佩卿圖

楊源生「八一三」抗戰開始那年，還只在一家百貨公司襪子部當小職員，因爲人品端正，性氣和平，凡到那家百貨公司買襪子的，都喜歡找到他。尤其是一般女太太，買起襪子來，橫挑豎揀，往往費掉一二小時，才買成兩雙襪子，楊源生却始終笑容可掬的開發票收鈔票，有幾位女主人，老實不客氣的喊楊源生。

「喂！小楊！給我把這種顏色的麻紗襪揀半打。」

說着，揭起肩袍下擺，將一截腿部給楊源生看，楊源生便在玻璃櫃檯裏探出半截身子來看了看：

「哦！要玉色的，比你現在穿的深些好不好？」

「深些不好，一定要照這種樣子，你再看看仔細。」

「看仔細了，我拏出來給你揀，顏色說不定有些深淺，完全一樣不容易，

你腳上穿的，已經下過水了吧？」

「聽說今天才穿上去，教你看明白，又說看仔細了。」

女顧主廝纏了半天，才買了半打襪子去。走後，同在一部的職員便說楊

源生是蠢大，有不花錢的大腿不多看看，楊源生反而紅起臉來，在一邊楞着。

楊源生清明邊回鄉掃墓，向公司當局告了五天假，那家百貨公司的襪

子部即少做很多生意，許多常常來買襪子的女顧主都只打個轉就走了，待

楊源生從鄉下出來，襪子部的生意又漸復舊觀，公司當局迭經考察下來，便

加了楊源生四塊錢的底薪，楊源生有些莫名其妙，十分感激，做事格外認真。

一天，楊源生應付買賣時，一個女顧主竟然悄悄地塞張紙條給他，要他



等一回看，等一回楊源生打開紙條看時，却是約他晚上九點大光明看電影，必須要去的。他不禁在腦幕上迴憶着，記得遞這條子給他的是個廿多歲的常常穿黑衣服的少婦，白淨不施脂粉的鵝蛋臉，白珠子的耳環，襯着純黑衣服格外黑白分明。她穿襪子最費了，三天便來買兩雙五天來購半打記得有一次問自己年紀的也是她。

楊源生很少機會到電影院去，還是在新年裏與同事去過二三次，直到現在沒去過，很想趁這機會去看一次電影，但想到今天約他去的是個女顧客，怎麼能不明不白的跟人家到影戲院，給公司當局知道了會有麻煩的。因此他將紙片撕碎了，吃過夜飯即到宿舍裏看小說隔一天，那位黑衣女顧客又來買襪子，在邊上沒人時候便悄悄地说：

「前天爲什麼不來？我在大光明門口等到十點鐘。」

「這個……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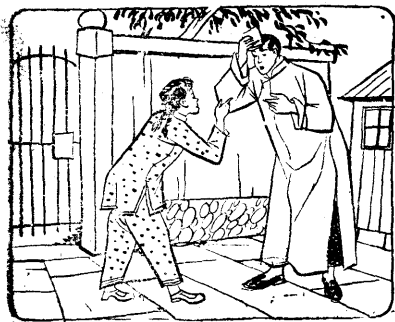
楊源生話沒講明白，面孔先紅起來。那女的看他這種發窘的樣子，不由嫣然一笑，楊源生的目光恰巧看着她，給她這一笑，渾身都像受了影響，有着一種形容不出的感覺。

那女顧客買了兩雙襪子悄然走了。楊源生却一直望她的背影下了樓梯才收回目光，晚上連看小說的心緒都沒有，書上的字粒都像幻變了。黑衣少婦在扭動，不由呆了好一回，睡到床上，又大做其夢。他真不明白今天爲什麼如此。

第二天在櫃檯上做意生，不像過去那樣專心一志，恍恍惚惚，只要是女顧客來，就先注意她是不是穿黑衣服。

下午三點鐘，同事叫他到電話間聽電話。「聽電話」是楊源生的創作，當時有些奇怪，但走到電話間捏起聽筒一聽，却又突突地心跳起來，只聽他一疊聲的「噢噢噢」走出電話間時，臉上有着笑容。

平日六點鐘百貨公司打烊後，楊源生便先到膳堂裏去等吃夜飯，現在他不在膳堂，却趁人不注意時往外溜，循着南京路一直往西走。他是出來閒逛的，對於途徑，陌生得很，但他很仔細，沿途笑笑臉向人打聽那條是愚園路，待走到愚園路時又向人打聽新谷郵特到了新谷郵街口已是萬家燈火他走進街口靜靜地，兩旁都



是高聳着的小洋房，想找個人問五號在那一條街裏時，却有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走近來向他上下打量着，他用手帕在抹額角上的汗，也向小姑娘瞥了一眼。小姑娘一笑，輕輕的問：

「你是楊先生嗎？」

楊源生不由楞住了，點點頭道：「我姓楊。請問你這條街裏那一家是五號？」

「不要問了，跟我來。」

小姑娘說着，轉身就走。楊源生便悄悄地跟在她的後面。小姑娘在一家後門裏進去了，楊源生却在門外停住，不敢冒失走進去。小姑娘轉臉一笑道：

「噢！怎麼不進來？」

「這裏就是五號？」

「不錯，你進來好了。」

小姑娘欲笑不笑的白了他一眼。

楊源生這才走進後門。小姑娘仍走在前面，楊源生邊走邊看屋子裏的情形，沒留心小姑娘已停住在樓梯腳邊，他的步子再進前兩步，一個鼻子恰

恰碰在小姑娘的後腦上，小姑娘忙向一邊閃着，瞪着眼說：

「嗚嗚！你的眼睛呢？走路走到人家身上來了！」

楊源生連忙陪笑道：「對不起，我……我……我……」

「我我我，我什麼？」小姑娘非常惱的樣子。

樓上傳下細碎的脚步聲，同時有個女人聲音在問：「小紅！你在和誰講話，楊先生來了沒有？」

那個叫小紅的小姑娘應道：「來了，剛才到。奶奶！客堂裏坐，還是樓上？」

「請楊先生樓上來。」

楊源生聽得明明白白，這聲音即是常穿黑衣服的女顧客。小紅不屑地

向他看了一眼指指樓上道

「奶奶教你到樓上去聽沒有？」

楊源生待要舉步上樓，却又趑趄，因為他以前曾看到過一本社會黑幕大觀，裏面有一段是紀述「仙人跳」的黑幕故事，他忖今天的事情，倒有幾分相像。不要待我到了樓上，驀地裏跳出個彪形大漢來說我調戲他的女人，給他敲一筆竹槓去，弄得公司裏生意也發生問題。

小紅見他木頭木腦的不往樓上走，不由嗤的一笑道：

「你眼睛不好，耳朵也有毛病的，教你到樓上去啊！」

楊源生剎那間又把社會黑幕大觀上的印象丟得一乾二淨，因為上面又在問小紅，楊先生為什麼不上來？於是他舉步上樓。

他到了樓上，小紅悄悄地指給他看：「奶奶在這裏面進去。」

楊源生跨進那間屋子，不由眼花撩亂，許多陳設是他生平所未見過的。他又開始駭怕了，疑惑是在夢境裏。黑衣少婦坐在一邊沙發上，把手上一本書放下道：

「楊先生！這裏請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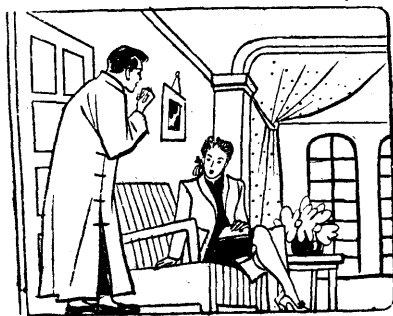
楊源生才發現她的人，覺得比白天在公司裏所看到的更美麗了。他惶恐地就在邊上小凳子上坐下，手脚無措地說：

「吳太太！我到這裏來做什麼？」

「說有事又沒事，說沒事又有事，那天約你看電影為什麼不來？」

楊源生欠欠身子，嘿嘿一笑道：「公司裏人多，他們知道了，要造我謠言的，所以……」

吳太太沒待他說完，就掩着嘴格格地一陣笑。楊源生給她笑得不好意思。



思索性把下面的話嚥下肚不出口了，低垂了頭看着地毯上的花紋。

「楊先生！公司裏同事會造你什麼謠言？看電影也是極平常的事情，造不出什麼謠言來吧！」

楊源生臉上哄的熱了起來，不知怎樣答覆她才好，勉強抬起頭向吳太太看看，吳太太也正注視着他，四道目光一接觸，楊源生似乎聽到自己心絃上鐺的響了聲，又想站起來，又覺坐着好，不知怎麼的，竟然悄悄地問：

「吳太太！今天你一個人在家？」

「這屋子裏一共四個人，我，小紅，陳媽，李媽。」

楊源生納罕道：「四個人要住這許多房子，我們宿舍裏一小間房間就攤十八張舖，嘿！」

「那樣擠着太不舒服了，我這裏房間多，人少，你住到這裏來好了。」吳太太在白銀烟罐裏取了兩枝香烟遞一枝給楊源生，「抽烟！」

楊源生忙欠着身子道：「謝謝，我不吸香烟的。」

「楊先生！今年二十幾了？」吳太太吸着香烟問。

「……………」

「咦！你在看什麼？問你幾歲也沒聽到？哦！你在看那張照片，他是我男人，以前當鎮守使時候拍的。」

「他在什麼時候回來，我要走了。」

楊源生站起來要走時，吳太太一把抓住他臂膊道：「怎麼一會兒要走了？」

楊源生沒防備她會抓自己的臂膊，身子不由直傾過去：「我要回去吃夜飯了。」

「哦！你肚子餓了？只記得與你講話，竟忘記吃夜飯這樁事了。」吳太太便在房門口喊小紅預備夜飯。

楊源生再三歎遜道：「吳太太！我已經吃過夜飯了，宿舍裏去遲了，同事要問長問短，如給公司裏經理知道，有許多不便，嘿！」

吳太太聽了，格格地笑得收不住。楊源生見她笑得有些奇怪，只當自己有不對的地方，只是向自己身上看，一種自慚形穢，不可言的情形，吳太太又笑了一陣，楊源生臉上立時紅起來，不住的用手帕抹汗。

「你剛才說要回去吃夜飯，一會兒又說吃過了，要教人笑痛肚子吧？」
 楊源生臉上更加了一層紅，索性低了頭不再開口，但是又不放心似的看那張大照片。吳太太似乎有些明白，輕輕拍着他肩膀道：

「你不用怕，我是這裏的一家之主，小紅是我的心腹丫頭，陳媽李媽是荐頭店雇來的，不對馬上教她們滾蛋。」

楊源生不明白她為什麼把這些話對他說，不由把目光在吳太太臉上打了個轉，嘴裏「哦哦哦」地敷衍着，不期然又看到壁上那張戎裝照片。吳太太又笑道：

「儘向這張照片看什麼？這個人人在一年前就死了，這張照片掛在這裏做做裝飾品的，到時候我要拏下來扔了。」

不知如何，楊源生聽了這幾句話，竟然胸前鬆一口氣，暗忖：原來她是個寡婦，怪不道常穿黑衣戴白首飾。

小紅在房門口出現，「奶奶！夜飯已經開好了，請過去用吧。」

吳太太打前面走，向楊源生招招手：「到這邊來吃夜飯。」

楊源生走過去看時，一間極精緻的餐室，小圓桌上放着菜飯。吳太太先坐下了，楊源生戰戰兢兢地捱到桌子邊坐下，吳太太指指一邊玻璃櫥裏放着各種不同的酒瓶，問他：「他要不要喝點酒？」楊源生在公司裏洋酒部份看到過的，知道那些酒很名貴的。

「我向來不喝酒。」

「那麼你吃飯吧，沒有預備菜，因為不知你來不來，像那天大光明看電影似的，教我再上個當。」吳太太籍了塊紅燒鷄，送在楊源生碗上：「不要客氣，公司裏的菜比這裏好。」

楊源生對滿桌子的菜看了一眼：「那有這要好，一碗飯沒吃好，菜碗就



隻隻空了。」

吳太太抿嘴一笑：「以後你可以常常到這裏吃飯。你今年幾歲了？結過婚沒有？住家在蘇州什麼地方？」

楊源生停著道：「奇怪，你怎麼知道我是蘇州人？」

「你那次回到鄉下去，我問你們公司裏同事的。」吳太太笑道：「你這人什麼都好，就是太老實一點，小伙子該要活潑些，結過婚了？」

「沒有。」楊源生臉又紅了，只顧低頭吃飯。

吳太太似乎很高興：「還沒結婚？騙我嗎？」

「真的，我爲什麼扯謊？你吳太太好意問着我，怎能騙你？」

「我們小紅很好，就是剛才領你到樓上來的那個，今年十七歲，給你做媒好不好？」吳太太笑着說。

楊源生呵呵地笑了笑：「吳太太也會開玩笑的，我們當小職員的人，自己顧不週全，還能結婚？」

「不用你花費錢，只要你願意，我幫助你。」

楊源生聽了，十分詫異，暗想：今天特地約我來做媒的，他偷眼看了看站在一邊的小紅時，小紅却向他瞪了一眼，他又不好意思的紅起臉來。吳太太也沒接再下去說什麼。

晚餐後，仍回到吳太太房間裏，吳太太又與他說了許多話，他不再像先前那樣不自在，能够在房間裏隨便走走。吳太太將一邊衣櫥門拉開了給他看道：

「這些東西都是從你手上買來的。」

楊源生一看，櫥裏堆了小半櫥的襪子，不由笑道：「既是有這些存着，爲什麼還要三天五天的買襪子，恐怕穿十年也穿不了。」

「上海地方女人，有的喜歡閑下來打打牌，有的喜歡看戲，有的上書場



聽書，我就喜歡常常到你那裏買些襪子白相相，這就是俗話所說，蘿藤青菜，各有所愛。」

吳太太說着，手帕掩起嘴來吃吃地笑。楊源生也隨和她笑。

「範圍小的襪子店，掙不出這些貨來。」

「你如有意思開襪子店，這些襪子都送給你。楊先生！你爲什麼不自己開店？」

楊源生搖搖頭道：「談何容易，資本沒有，房子沒有，怎能開店？」

「資本不用，就心事，我有辦法，你把開店的計劃說給我聽聽。」

「這要和朋友去商量的，我沒經驗，怎麼談計劃？」

吳太太笑道：「日子長哩，你留心打聽打聽，慢慢的計劃着，不必在今天計劃出來。今天不用回去了，我這裏另外有客房的，明天早上到公司好了。」

「要回去的，要回去的，宿舍裏也得請假，無端不回去，馬上停生意。吳太太！叨擾你的夜飯。」

「不用客氣，既是你有困難，回去吧，不過也不用胆小，公司裏停了生意，大不了幾十萬元一月的事。」

「不錯啊！現在找事不容易。」

吳太太笑了笑：「今天在這裏吃夜飯，和我所談的許多話，不能與別人談的，因爲大家都有名譽關係，你記着。」

「對的，對的。」

楊源生在吳太太那邊出來，他不捨得花錢坐車子，一看時間還不遲，便一路走向宿舍來。一邊走，一邊在想，今天的事情有些像小說上的故事，吳太太平空要自己來吃頓夜飯做什麼，看她顛不顛瘋不瘋的究竟安着什麼心呢？

他走了一截路，偶然將手伸到衣袋裏去，覺得有一疊鈔票在裏面，取出在路燈光下看時，却是嶄新的紙幣，但想不出是什麼地方來的。回到宿舍裏，兀自覺得有些奇怪。待同事們睡靜了，再把鈔票打開檢視一下，發現裏面有張小紙條，上面鋼筆寫着：「這是給你添製衣服的。」他才明白這鈔票是吳太太給他的，但不明白自己何

以沒有知道？

這一夜楊源生竟然失眠，剛一閉眼，便覺有個吳太太在邊上站着，他的思潮又往上湧，所思想的沒別的事，而是想不出吳太太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第二天在襪子部做事，簡直有些恍恍惚惚，滿以為吳太太或許要來的，偏是一天沒有來，直隔了三四天，才接到她一個電話，教他馬上到東亞旅館三百〇五號房間去。楊源生抓住聽筒「哦哦哦」地應着，一顆心却在別別地亂跳，暗想怎麼要我到旅館裏去？還是去不去？終於向公司當局捏詞請假，悄悄地找到東亞旅館三百〇五號。

當他推進門去，嚇得紅了臉幾乎要退出來。吳太太却笑笑道：

「這裏沒有第二個人，只顧進來。」

楊源生戰戰兢兢走進去，不敢多向吳太太這邊看，肚子裏便在忖：怎麼衣服穿得這樣少，不怕難為情的？

「楊先生，你不認識我，只顧看着。」

「吳太太！怎會不認識，嘿！嘿！」楊源生只是假做用手帕抹額角上的汗。

「覺得太暖，就把長衣服脫掉了，在房間裏隨便坐，那邊有浴室，要洗澡的話，馬上可以去洗的，我剛才也洗了個澡。」吳太太皺皺眉頭道：「不要像鄉下剛到上海的人，放隨便些。」

楊源生給她講得不好意思，不免有些忸怩。吳太太又失笑道：「你倒像個鄉下小姑娘了，這樣怕難為情，怎麼仍是這身衣服，沒有做新的，還是成衣鋪子裏還沒送到？」

「不是的，還沒做。」楊源生囁囁着說。

「爲什麼不做？一個人衣服最要緊，衣服不光鮮，人也像倒楣樣子，我要你穿得光鮮些，錢不夠，我這裏有，只要你開口好了，我當你家裏人看待，你明白麼？」



楊源生聽到「自家人」三字，不由向吳太太看了一眼：「做新衣服要給同事們講閑話的，那時候教我窘不窘？」

「噢！你們那些同事怎麼會這樣少見多怪的，人家穿新衣服也要他們管閒賬，又不是他們給你鈔票做的，你這人胆子真小，由人家去講閑話，你穿你的新衣服，現在就去定做，中裝不夠漂亮，西裝來得飄逸，走，下面商場裏可以定製西裝的，我與你一起去。」

吳太太說着，便從沙發裏站起來，去衣櫃裏取出衣服來穿了。楊源生道：「我不懂外國話，也不識英文，突然穿了西裝，窘不窘呢！還是明天找個裁縫來做中裝的好。」

「你不要壽頭壽腦了，上海地方穿西裝的人要多少？他們都懂外國話的，走，跟我來，到了下面商場裏少給我開口，你只要給他們把尺寸量準算了。」



楊源生這時候有些身不由己似的，吳太太要他跟着走，他就乖乖地跟着走。到了定製西服的地方，吳太太給他挑好料子，一定就是十套。楊源生有些愕然，想開口問一句，吳太太却瞪了他一眼，而噤若寒蟬，看着吳太太把定洋付訖，仍相偕回到旅館裏來，他才鼓着勇氣問：

「怎麼一定就是十套用不着那許多的？」

「十套西裝算多的，真是少見識，穿得合身時，再做二十套，在一個月裏可以每天換一套，皮鞋自己去揀吧，今天我沒精神陪你去了，鈔票向我拿。」

楊源生道：「十套西裝已經花掉那些錢，皮鞋再……」

吳太太白了一眼，不讓他講下去：「你只要聽我的話，錢的事情不用管，我決不向你討還的。」

她說着，取出枝紙烟來，嘴向火柴盒子叨叨，楊源生連忙給她劃了根火柴，點烟。心想這女人太神祕了，僅僅在買襪子的時候相識的，就這樣待着我，

究竟是什麼用心？他現在對她並沒有多大非分之想，却在奇怪她這種行爲。

「你爲什麼儘望着我先洗個澡去，頭髮也得去理一下。」

「我的頭髮理了還沒十天，可以過幾天再理的。」

吳太太吐了口餘烟道：「剛才與你講的，聽我的話，以後一星期理次髮，三天修次臉。」

「噢！」

吳太太笑道：「這樣我才喜歡哩。那麼現在先去洗澡，我在這裏休息一回，等一下一起出去吃夜飯。」

「洗澡到混堂裏去，在這裏難爲情的。」

「怕難爲情真奇怪了，是不是怕我的難爲情？你這人真是個壽星！浴室有門的，你進去把門關上了，還有什

麼難爲情。」

楊源生像受父母之命似的，即把長衣服脫掉，便到浴室裏去洗了個澡。出來却找不到他脫下來的衣服，只

當吳太太給他掛在衣櫥裏，正待去拉櫥門，吳太太却瞪着眼珠子道：

「開櫥做什麼？」

楊源生笑道：「我掣衣服穿，在浴間裏很熱，出來倒有些涼。」

「你掣衣服你有什麼衣服在這裏？」吳太太瞪着眼睛說：「你尊姓怎麼會到我房間裏的？」

她講得聲色俱厲的樣子，倒把楊源生怔住了，臉上脹得紅紅的，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吳太太道：「你這人是

啞子？還是聽不懂我的話？」

「噢……吳太太……」

「噢些什麼？我問你怎麼到我房裏來的？你不說出個所以然來，馬上報告警察局，你不要糊裏糊塗，我是說

得到做得到的。」吳太太兩手叉着，臉上不留一絲笑容。

楊源生做夢也想不到吳太太突然間會反臉若不相識，不由慌了手脚，強自笑了笑道：

「吳太太！這是你打電話叫我來的，嘿！嘿！吳太太真會開玩笑，我，我幾乎給你嚇倒了。」



「放屁！我打電話叫你來的，你是我什麼人？我是個單身女人，你闖進來，打算怎麼辦你說？」吳太太的聲音更響亮了，她指指楊源生：「你是存心來壞我名譽的，非送你到警察局不可，否則我的名譽掃地，還能在社會上做人，你這人真混蛋！」

楊源生見她做出一副吃人的神氣來，看下去不像是開玩笑的樣子，心想：假使她真的鬧到警察局去，豈不糟透糟透？因說：

「吳太太！這是我錯了，請你原諒我，把衣服給我穿了出去，下次不敢再到這裏來了，吳太太！恕我年紀青，不懂什麼，嘿！」

「不敢到這裏來了，今天是敢來的，你且把今天的事情了結一下再說，就這樣馬馬虎虎一走了事，天下有這種便宜事情的。」

吳太太說着，人就站到房門邊去，頗怕楊源生一溜了事似的。楊源生見說好話都不成功，急得額角上在冒了汗：「吳太太！我只到這裏來洗了個澡，別的壞事沒有做過，我到外面去，絕對不對人說什麼，日後如有什麼不好聽的話傳到你吳太太耳朵裏，儘你吳太太怎樣辦我好了。」

「壞事沒有做過，你說沒有做，有誰相信？」

「天在頭上，我可以罰誓給你聽的。吳太太！請你讓我出去吧，我在人家當個小伙計，如有什麼話給我們經理聽到了，飯碗要打破的，眼前失了業，一無辦法可想，找事情很難，困難！」

吳太太仍板着面孔道：「我馬上打電話給你們經理，叫他來評評這道理，與你講不出什麼來。」

楊源生聽她要打電話給經理，事情更要弄大了，心想：這一次的事情，完全是黑幕大觀上的老戲法，將我誣到這裏來開談判了，只差沒有竄出個彪形大漢來，可是自己是個小職員，拚不出什麼鈔票來的，怎麼會給她看中的？因說：

「吳太太！驚動了經理，不過使我失業，與你吳太太也沒好處。現在我錯已錯了，吳太太如肯原諒我的，情願

對你吳太太磕頭，要罰鈔票的，這時候身上實在掙不出，明後天設法送到府上，決不失信。」

「哼！我是看中你鈔票的，你鈔票比我多，是不是？」

吳太太說着，索性將房門上彈簧鎖的保險扣上了。楊源生不由更加着急，認為這時候必有個彪形大漢出來動手動腳了，嚇得手腳都在發抖，不禁雙腿一軟，撲的向吳太太面前跪下。

「吳太太，你再吩咐一句，要我怎麼辦就怎麼辦，只請你顧全我公司裏的生意，因為我家裏靠我生活的。」

吳太太眼珠子一轉，知道事情已經差不多了。「好的，我顧全你，你站起來，我不難為你就是了。」

楊源生哭喪着脸站起，只見吳太太在手皮夾裏取出一張白紙放在桌子上，又取出一枝自來墨水鋼筆，要楊源生坐下去，她也坐在邊上。

「你給我寫，我唸，你照樣寫。不能寫錯一個字的！」

楊源生莫測高深，誠惶誠恐地抓住那枝鋼筆，望着吳太太道：

「吳太太，要我寫什麼請講吧。」

「你這樣寫，楊源生胆大妄為，乘吳太太熟睡之時，污辱其貞操，事後深自悔，幸蒙吳太太寬量大，網開一面，不追加究，日後吳太太如有所命，決不違抗，除嚴守秘密外，特留此悔過書存照。楊源生親筆。」

楊源生苦笑道：「吳太太，我並沒做過這種事情，怎麼好糊裏糊塗寫在紙上，不是太侮辱了你？」

「你做了這種事，還想賴掉不成？再想想看，能遵守這上面的話吧，我丈夫雖然死了，他生前許多朋友，現在都在當師長團長，要他們出來給我辦這件事，他們沒有不出力的，你擔得住吧？」

楊源生聽了，嚇得倏了半截，不再開口。吳太太將那張紙細細看了一遍，又在手皮夾裏取出一枝脣膏來，薄薄的塗一點在楊源生大拇指上，再印在



楊源生親筆五字的下面，才摺疊着放在手皮夾裏，似乎很鄭重的。楊源生如釋重負，輕輕地吐了口氣道：

「吳太太！沒有我的事了吧，我想回公司裏去了。」楊源生亟相脫身。

「剛才你寫在紙上的句子，記清了沒有？」

「記清了，決定守秘密，就是不寫在紙上也不在外面瞎三話四的，請你放心。」

吳太太突然撲過來，攔住了楊源生道：

「我駭了你了，這和你開玩笑的，誰知你竟嚇成這個樣子。」

她這樣一來，楊源生又覺手足無措，不知是禍是福，却使勁掙扎着想逃開去，一面喘着氣說：

「吳太太！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吳太太却將身子一陣扭道：「使得的，使得的，你不用慌，一慌我就要惱了。」

楊源生那裏敢相信她的話，央求她道：「吳太太！不能這樣子的，大家名譽關係，你讓我回公司去吧。」

「你已經忘記剛才所寫的字句了？不聽我的話，馬上要你的好看！」

吳太太一忽兒，像個蕩婦，一忽兒又像雌老虎，眉毛豎，眼睛瞪，楊源生又

是嚇得倖了半截，苦笑道：

「吳太太！我實在弄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一回要我這樣，一回要我那

樣，把我弄得糊塗上再加糊塗，嘿，嘿！」

「從現在起，不用糊塗了，以後我們與夫妻一般，相敬相愛，雖然不能舉

行儀式，比有過儀式的夫妻還要恩愛，但是或許到了相當時期，我們可以明

目張胆的舉行婚禮的，眼前只能祕密些。」

楊源生仍有些疑惑：「吳太太！我是個小職員，在司公裏賺幾個錢，只够

自己花……！」

吳太太不待他往下說，手指在他額角上一點道：



「就是這一點壽腔我不喜歡，我如愛你的錢，你在公司裏做上一年的薪水，不够我家裏半個月開支，因為你的人還不差，肯聽話，才這樣遷就你，你真有些得福不覺，當我要你在我身上花錢了，可笑，可笑。這樣與你講了，明白沒有？」

楊源生看她那種嫵媚樣子，不由也笑了笑道：

「既是這樣說，爲什麼剛才做出那副嘴臉來，差一點給你嚇破了胆，到這時候還有些心跳哩。」

「這是我的不是，不過你得原諒我，你要知道，現在中國還是舊道德社會，我是個孤孀，與你有了這段祕密，只怕給人知道，或是另外生出麻煩來，或是你會中途拋棄我，所以要你寫一張筆據我，講穿了，是我一種苦衷，你只要給我守祕密，絲毫不會影響到你什麼的。」吳太太吻着他道：「我這樣解釋給你聽了，還有什麼不明白的，胆子放大些問我，以後我們是夫妻，應該無話不談，剛才不過哄你爽快寫張筆據，不得做出勢子來駭你，其實我真捨不得呢。」

楊源生如夢方醒，笑道：

「要我寫字據，十張百張也肯寫的，何必板起面孔來不認識人似的，再那樣嚇下去，晚上還要發寒熱哩。」

吳太太笑道：「同時也是想試試你的老實到怎樣一個程度，你今天知道日子好不好？」

「不知道，要找本歷本來看，才能知道好不好的。」

吳太太抿嘴一笑：「我知道，今天是個大好日子，在家裏已經仔細看過歷本了。」

楊源生不明白她什麼意思，唔了一聲道：「原來今天是好日子。」

「好日子，日子，你可知道要做些什麼事？」吳太太說着，面孔貼在楊源生胸前吃吃地笑。楊源生給她反覆一鬧，腦子裏直到現在還是混沌沌的，搖搖頭道：

「好日子該做什麼事，實在不知道，你打算做什麼？不如明白告訴我，省得我費腦筋猜了。」

「假癡假呆，上海地方再也找不出象你這般老實的人了。這房間裏只有我與你兩個，你不必費腦筋，給我猜一猜，我們該做什麼了。」



地步。」

楊源生走過去，吳太太要他也坐下了，楊源生仍站着道：

「今天站的時候少，坐的時候多，站站吧。」

「非但要你坐，還要你躺下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你這種老實人，剛才已與你說明了，以後你只顧放大叫子，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做些男人們應做的事情來，明白沒有？」

「男人們應做的事情，範圍太廣了，在外面做生意賺錢，那是男人們應做的事情，還有……」

楊源生正要往下說，吳太太拍的一下，打在楊源生背上，她又跳下床道：

「來，跟我到這裏來，鬧了一陣子，不要是個襠子，那我不是白費這許多心思。」

楊源生這時倒又有些莫名其妙，給她緊揀着直往浴室裏走，因說：

「我洗過澡了，還要洗一個嗎？」

吳太太說時，她站下去，脫下外面的衣服，與楊源生剛進來時候一樣，楊

源生看着，不由輕輕的吐了口氣，他這時候未嘗不明白吳太太的意思，可是

剛才所受的虛驚，印象太深刻了，不敢冒失，索性裝做莫名其妙的神情道：

「實在不知道，澡已洗過，大概快要吃夜飯了。」

「哼！蠢蟲！你長到這麼大，從沒與女人同在一個房間裏的？」吳太太

太似乎有些生氣了。

「宿舍裏都是男同事，只有白天，倒有不少女顧客，來來去去，一天來的

女人倒不少，却沒像你這時候兩個人在一間屋子裏的。」

吳太太聽了，既好氣又好笑，人往床上一坐，好一回不開口說話。最後向

楊源生招招手道：

「你來，我有話與你說，當真剛才把你嚇過份了嗎？以前你沒傻到這個

「誰要你洗澡，給我撒場尿看看。」

「現在並不要小便，硬做撒不出的。」楊源生紅了臉說，覺得這個女人愈來愈怪誕了。

「現在撒不出，趕快給我喝茶，五杯茶一喝，保險你有小便。」

吳太太說着，便押着楊源生喝茶，茶壺裏喝完了，揷電鈴把茶房叫來沖開水。楊源生摸摸小肚子笑道：

「這真是在開玩笑，茶喝得我肚子裏也發脹了，怎麼能再喝的？」

「我要你喝就喝，多喝酒不成，多喝茶毫無關係。」吳太太笑道：「有小便沒有？」

「平時我在公司裏，每天只有三次小便，早上，中午，晚上，現在平空要我增加一次，確實有些困難。我不明白，爲什麼要我來一次小便？」

吳太太道：「不用你明白，這時候只要有一次小便就沒你的事了。」

多喝茶確有幫助小便的效力，楊源生終於到浴室裏去小便了。吳太太這才放心，覺得自己神經過敏。楊源生就此成了她的俘虜，悉聽她的使喚，一個電話打到公司裏，楊源生便得臨時請假出來陪伴吳太太。公司當局見他三天一次臨時假，五天一次全日假，便寫條子將他叫到總寫字間，告誡他以後不能再這樣隨便請假了，若不是看在過去的成績上，早就開除了。

楊源生聽到這種話頗有自知之明，在遇到吳太太時，又不敢直言相告，只是堵起了嘴不作聲。吳太太像對待小孩子似的輕輕攙住他腮邊一塊肉道：

「什麼事不高興？又是我得罪了你？今天補腎丸吃過了沒有？」

「吃過了，每天不忘記的。今天上午公司裏人事科主任特地把我叫去，着實囉嗦了一陣，以後不許我再請假了。」

吳太太白了他一眼道：「囉嗦些什麼，大不了停生意，我什麼都供給你，那一點薪水我也不在乎了，明天索性辭了職吧，自由些。」

「辭職再便當沒有了，公司裏正在不滿意我。只是不做生意，家庭方面怎麼交代？」

吳太太道：「平日你帶多少錢一月回去的，以後仍照老樣辦理，還有什麼話說？我幾次要你計劃計劃，開一升小規模的百貨店，你又胆子小，沒有把握，真是個扶不起的劉阿斗！有十套西裝做好了，要你常常更換着，你又不聽我的話，這一套看你穿了一星期了，還不想換？」

「公司裏同事都在注意我，說小楊發了什麼財，做那許多西裝，公司裏總經理也沒一口氣做上十套西裝的。」

「他們這樣一講，便把你嚇住了，只要不是搶來偷來，怕什麼？」

楊源生道：「同事不單那樣說，還在注意我的行動，前天一個同事暗暗跟着我，被我發覺了，他便敲竹槓，要我請他看戲吃點心，花掉不少錢，所以這幾天出來特別繞着圈子走路。」

「不要受罪了，爽爽氣氣辭職算了，趕快計劃自己開店！」

楊源生果真向公司辭職，長住在東亞旅館三百〇五號。吳太太沒有一定時間在旅館裏，有時早上來，有時下午來，有時半夜也會來的。楊源生不敢擅自離開那個房間，因為吳太太一到，如其不見他的人，等回見了，吳太太便會與他爭吵的，因此楊源生便日夜守在三百〇五號，偶然與吳太太出去，上館子買些零碎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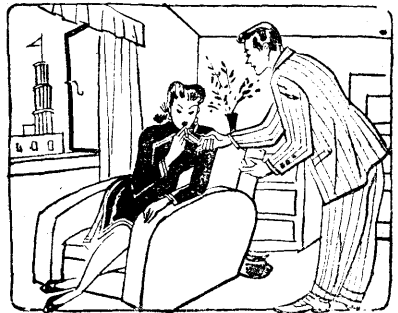
這天，吳太太到了三百〇五號，臉上氣鼓鼓地。楊源生只當自己有什麼不好給她知道，呆在邊上不敢作聲，看她怎樣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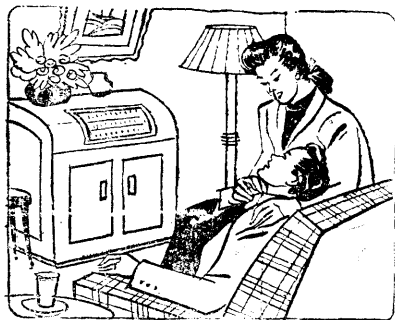
吳太太悶坐了一回，突然問楊源生道：

「那天我們在國際十四樓吃夜飯，邊上一桌是幾個軍官嗎？」

楊源生思索了一回道：「似乎有的，但是記不清了。」

「哼！你這個人真糊塗，沒有幾天的事情就記不得了，你也要動動腦筋的，不要隨便什麼事都要我操心！給我點個火。」





吳太太一枝香煙，啣在嘴唇上，楊源生乖乖的給她點上火，她吸了兩口道：

「我們出了事情了！」

「出了事情？」楊源生大為驚異的問：「出了什麼事情？因為那晚在國際十四樓吃夜飯的事？」

「……………」

吳太太只顧吸着香煙，思潮沉浸在煙霧中，楊源生在一邊咳嗽。吳太太白了他一眼，他手脚無措地，連忙用手帕按起嘴來。

「小楊你究竟有開店經驗吧？話講得爽直些，今天我要聽到你一句確實話，才能定我宗旨。」

楊源生這一陣俘虜似的給她幽拘在三百〇五號，雖然有享受，但清閑久了，便也無聊得很，最好要找一點事情做做。現在聽吳太太這樣說，很高興：

「經驗怎麼能說一定沒有，你意思，我就邀幾個平日要好的朋友討論着。」

「你有經驗，為什麼要去找朋友講話拖泥帶水，使人不舒服。」

楊源生脹紅了臉道：「開店不是擺攤頭，怎麼能不找幾個幫手，全靠我一個人，裏裏外外也來不及做呀，開店又不用瞞人。」

吳太太聽他講得也在情理之中，便說：「決定計劃開店，那邊公館裏住不久了，死鬼的娃子前天來了，仗着是有槍桿子的，欺負我，說我外面有人逼我與他們脫離關係，大概必須實行的，好在我有一點積蓄，另外他們會給我一筆贍養費，數目不會少，少了我也不答應，我出來後，這裏的長房間開銷很大，要想法生產一些，所以開店那句話非實行不可。」

「現在小規模百貨店很發達，這時候開出去，還在機會上。」楊源生笑

道：「我也閑得無聊極了，希望找點事情來做做。」

「你的咳嗽，藥水吃過沒有？不要變成肺病才好。」

「這一陣非但在咳嗽，眼睛看出去發花，看久了又會頭眩，真不知是什麼講究！」

吳太太噀了聲：「你枉爲是個小伙子，怎麼變成百病叢生了！」

吳太太被家庭方面逼着脫離了，拿到一筆數字相當可觀的贍養費，帶了她的心腹侍婢小紅暫時住在東亞旅館。楊源生則積極籌備百貨店，半個月之後，就在林森路上，覓到一處雙開間的店址，下面開百貨店，二樓堆貨物，並做職員的宿舍，三樓給吳太太做房間，雖然覺得擠軋些，吳太太很贊成，因爲她要幫着照管店務，一面又防着楊源生有什麼越規行動，所以這樣她就決定住在三樓。

再經過一個月的籌備，二星期的裝修，百貨店也就鬧開闢的正式開張了。第一天的營業，就出意料之外的，晚上結了賬，楊源生吩咐賬房先生把鈔票一捆一捆送上，三樓交給吳太太收在鐵箱裏，楊源生用手帕抹着額角上的汗道：

「我的預算，只有這數目的三分之一，想不到超出二倍。剛才我算過，統扯二分毛利，每個月除開銷，淨利確實可觀，因爲這個地段，所銷的貨品都是上等的，百貨店最怕多銷普通貨，毛巾線襪執水瓶之類，只是門市上熱鬧熱鬧，非但沒有毛利，還要貼包皮紙。今天來路貨化妝品銷掉不少，那種東西利息最厚，以後關於這一門，要多加注意，花式要多，售價比大公司略爲低些，就可以拉住長買客了。你看見吧，下午三點到五點兩個鐘頭裏，所來的買客十分之七是公館裏的太太奶奶小姐一類人物，上海地方開店做生意，就是賺這些人的鈔票。」

吳太太莫明其妙的聽着，聽着聽到最后，却搖搖頭道：

「我的見解與你不同，以後還是男買客多好，何必女買客多？」

楊源生急道：「噢！剛才不是告訴你了，化妝品利息好，線襪毛巾沒有什麼好處，男人家的生意，不會有好利錢的。」

吳太太格格地一陣笑：「這話不錯，可是我就是怕着你。」



「怕着我？」楊源生指指自己鼻尖道：「爲什麼怕我奇怪？」

吳太太抓住他的手，拉他在邊上坐下道：

「你不要認爲奇怪，女買客裏面，我看到不少是妖妖嬈嬈，你在做她們的生意，我就看不慣。」

「哦！這是你瞎多心，做生意不能在這種地方研究的，嘴上嘻嘻哈哈，肚子裏是一本正經，你不用耽心，我也不是那種人。」

吳太太見小紅不在邊上，便輕輕的笑道：「你不是那種人，我與你怎麼在一起的？不也是買東西買認識的？這樣，下面有那些職員用着，那用你擠在裏面忙，你是經理，只要綜管店務就得了，也去擠在裏面做什麼？」

「你又不明白了，今天新開張，生意特別好，職員們忙不過來，買客等久了，會賭氣走掉的，走掉一個買客，即是一筆損失，以後新開張，大減價時期過去，情形上了軌道，我就不用在裏面幫忙了。還有一層，買客看見這店家的經理在招呼他，往往只打算買一件汗衫的，說不定連衛生衫也買兩件去，這都是做生意的生意經絡，不告訴你，或許你一輩子不明白，吃醋也要看地方去的，嘿嘿。」

吳太太白了他一眼道：「給你經理一做，就要老三老四，告訴你，日後生意再忙些，你不要去幫忙，情願多用幾個職員，只要晚上結賬時候下去看看賬，點點鈔票好了，做經理也要有經理的派頭，怎能擠在櫃檯上去攪七念三的？」

「攪七念三？做經理是領導全店職員的人，我在相幫做生意，他們就格外賣力，這裏面的進出大呢，你却說我是攪七念三，真是不懂做生意規矩，幸而這裏沒其他職員，否則背後要譏笑你的。」

楊源生講得那樣鄭重，吳太太却披披嘴脣道：

「你這話我不相信，南京路上那些百貨公司，難道總經理也擠在裏面做生意的？怎麼我一次沒遇到過？」

「你不要橫理十八條，我們這打店範圍，抵不到他們千分之一，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全靠做生意已結，使買客下次再來，做成老顧主，老顧主一多，店就有了基礎，新開店打基礎是最要緊的事情，這些一半是我的經驗，一半是向人家討教來的。」

吳太太不屑一聽似的：「我是橫理十八條，做生意只要貨真價實，不會沒貨客上門，說真方賣假藥，儘灌買客的迷湯，日子久了，買客也不是傻子。我知道的，你是借了這個名目，可以與那些輕骨頭女人吃吃葷腐，怕我講話，就隨口編出這話來做擋箭牌，我肚子裏雪亮的。」

楊源生滿腔熱忱，給她這樣幾盆冷水一澆，不由倒抽一口冷氣道：

「我倒是在赤心忠胆，想把這丹店做好它，却又使你疑心到那種地方去，我們一起這些日子了，還不明白我的人？」

「明白的，不過不能不防，男人家的心，最容易搖動，待出了事，我再和你鬧一場，那就嫌遲了。」吳太太眉頭皺了皺，有椿事情不稱心似的。「這一個月裏，晚上睡得像死豬似的，叫都叫不醒，有些嫌我想換新鮮了，是不是？」

「嚟！天地良心！怎麼給你想得出來的？你未免不明事理了，這個月裏爲了新開店，白天忙得手腳不停，晚上怎麼不要多睡一回，再加近來咳嗽略爲好些，醫生說的，服藥之外，並須注意節慾，所以……」

「啞！」吳太太道：「醫生偏有那些鬼話！咳嗽是傷風的關係，與那椿事情相干的，我因你拋棄了那樣的好家庭，犧牲了名譽，現在給你這樣冷淡着，往後不理不睬的日子，在後面哩！」

「無中生有，無中生有，我講不過你，現在千句併成一句說，你瞧着我可是那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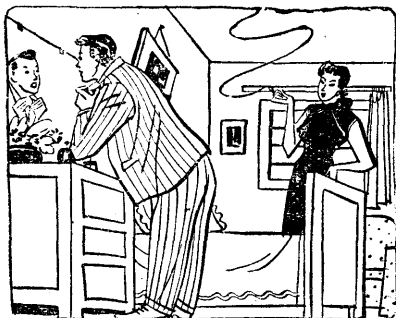
正說時，只聽下面一個練習生在喊：「楊先生！楊先生！有個倪小姐在找你。」

「噢！馬上來，你教她坐一回。」楊源生站起來整整衣服，又照照鏡子，摸摸領帶，正待下樓，吳太太却驀地一聲喝道：

「給我走回來！下面什麼人來了？」

楊源生連忙扭轉身子道：「大概是個買客在找我。」





「買客有職員在應付着，用不到你這樣巴結！」吳太太竟然虎起了臉。

「不是巴結，他們來叫到我，總有什麼事情，我去一回就上來的，至多十分鐘。嘿嘿！」

「你是聽到倪小姐三個字起勁下去的，照鏡子，摸領帶，只少把皮鞋擦擦亮了，應付一個買客要這樣仔細收拾的，又不是你老長輩外婆來了！」

「你真想得出講得出，算我錯了，以後絕對馬馬虎虎。嘿嘿！」楊源生有些灰心。說過，帶着笑臉待要往下走，吳太太又是一聲喝：

「你敢下去，馬上把這月店打爛了，關門完結！」

「人家是買客，我記起了，剛才有位姑娘在我手上，買了兩瓶香水，兩枝脣膏，她嫌香水的牌子不對，我說買去當真用不來時，可以來掉換的，大概現在來換了。」

「掉換東西，下面都是死人，這種芝麻菜荳的事，也要你經理先生下去，職員練習生都可回掉他們了，樂得省些開銷吧。」

楊源生沒奈何的，笑了笑道：「你不明白內容，專門賭抱怨，我們店裏規定化妝品出門不換的，現在有人來掉換，當然要下去了。馬上上來的，有話等一回再說。」

說着待要下去時，吳太太奔過來將他的臂膊一把拉住了，楊源生幾乎栽了個筋斗，吳太太圓睜着眼睛道：

「既然店裏定下章程，化妝品不能掉換，爲什麼要掉給她？她的面子特別大些，還是她長得特別好看，要你當經理的親自去主持，我們開店將本求利，又不是和尙化緣，要花言巧語去哄得人家摸出鈔票來。」

楊源生給她講得啼笑皆非，很爲難樣子：「這是我剛才親口答應她掉換的……」

「是呀，見了年輕女人，骨頭還有三兩重？當然要親口答應她了，連尊姓大名都請教過的，這一次跑來，不是約你揀個日子喝咖啡，即是什麼地方看電影，瞞得了我不許下去，我開這店，也不在乎她一個買客。」

「天曉得天曉得我是那種見人即愛的？今天自開幕到這個時候，忙得頭昏腦脹，有心緒轉歪念頭的，況且我現在一心一意要將這店做好，任何腦筋不動，你真是在過慮，疑心病太重，嘿！」

「不錯，我是過慮，我犧牲一切，爲的什麼？以後只許你管理進貨，查察賬目，櫃檯上由他們職員去應付，你在樓上坐坐，下面少去爲妙。」

楊源生苦笑道：「照你的辦法，一店不會有精神，負責人怎好儘躲在樓上坐坐？一則職員們容易偷懶，二則難免走漏，一店只要有這樣二個毛病，不消一年半載，就得支持不住，那時候再想整頓，便來不及了。」

「不要講得這樣嚴重，我雖第一次開店，看人家的却看得多了。」吳太太道：「職員偷懶，我會監督他們的，走漏更不必就心，他們都有介紹人有保證書，誰做賊，可找介紹人交涉。」吳太太講得非常條理，楊源生雖覺不好，却又不敢公然執拗，只好笑笑道：

「以後我在樓上的時間多了，將來做得沒有成績，可不能怨我。」

「不怨你，怨你也沒用，你有什麼鈔票來賠我不成？」

吳太太這話雖是不加思索，楊源生聽了，却有些不自在，但只有悶在肚子裏，面上仍是笑容。練習生又在樓梯下喊了：

「楊先生！倪小姐在下面等久了，請你馬上下來。」

楊源生便和吳太太商量道：

「這次給我五分鐘的時間，下去敷衍一下，以後照你的章程辦事，不再麻煩。」

「你還沒死心，一定要下去敷衍的？」

「那裏是心不死，因爲我親口答應她的話，不能不維持信用，否則連自己的職員都要瞧我不起，以後就不能開口講什麼了。」

吳太太不屑地披披嘴臉道：「你講的話，竟然這樣值錢，本來可以讓你下去的，現在我的疑心病更重了，不要說五分鐘，半分鐘也不能通融。」

她說着，即將練習生叫上來，吩咐他以後是生意上的事情，不用上來叫楊先生，下面酌量情形辦理好了，練習生諾諾連聲。楊源生又囑咐他那位倪小姐如要掉換什麼，只管掉給她。

練習生應着下去。吳太太冷笑一聲道：「真是道地藥材，今天我倒做了一樁傷陰騭的事了。」

楊源生道：「何必說成這個樣子，以後我不再到櫃檯上去招呼買客，你可以放心了。」

「今天我特別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吃飯忘記種田人，現在你經理做着，神氣活現，是什麼地方來的？不是我，到今天還不是站在玻璃櫃檯邊當個起碼職員。」吳太太說着，橫着眼珠子向楊源生看了一眼，深深地吸了口香煙。

楊源生給她這樣譏諷着，不由氣得脹紅了臉，要想回駁她幾句，却不知從何說起，喉嚨口也像有什麼堵住，索性往一邊沙發上坐了，眼睛望着壁上一幅畫，半晌不開口。吳太太吸了一口香煙，又對楊源生看了看。

「心上，很不痛快吧？沒有讓你到樓下去敷衍一下，現在大概還在下面，趕上去總來得及的。」

「好了！好了！話都給你講盡講絕，都是我自已不好，錯在前面，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你在講什麼？錯在前面？」吳太太將吸剩的半截香煙使勁往痰盂裏一丟，道：「小楊，錯在前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生的笨，聽不出人家有骨子的話，你倒解釋給我聽。」

吳太太一句重似一句的講着，講到最後，竟用手指點到楊源生的鼻尖上。楊源生一顆心在卜卜地跳，怒火在燃燒着，快要使他一躍而起，但是他竟



不是那樣勇敢的人，怒火終於沒將他燒得跳起來，反而低垂了頭，眼眶裏孕滿了眼淚，牙齒咬住嘴唇，像一頭可憐的綿羊。

「噢，怎麼不開口了？什麼事錯在前面？你有什麼事錯在前面的？」吳太太聲如裂帛。

小紅悄悄地走到邊上，來道：「奶奶洗腳水預備好了。」

「知道了，給我滾開些！」

小紅吃了一驚，看了楊源生一眼，連忙閃開去。楊源生勉強抬起頭來：

「我沒說着，你不用這樣生氣！」

吳太太眼睛一瞪道：「沒說我諒你，也不敢說到我頭上來！那麼你在說誰？不能對我講明了的？」

「講我自己！」楊源生的語音低弱得像蚊子叫。吳太太又指指他的臉道：

「這話是在哄三歲小孩子，有良心的人講不出來的！自己把腦子弄清爽，我是怎樣待着你的。剛才的事

情，不是我存着惡意，也去仔細想想，不要動不動做這種嘴臉給我，我從沒看過人家嘴臉，人家帶幾萬大兵的人，我都不買他的賬，你憑什麼來欺負我說？」

「我怎敢欺負你，只怪自己不好……」

吳太太不待他說下去，脚一蹶道：「這樣說時，是我害了你了，是不是？」

楊源生給她這一嚷，不禁打了個寒噤道：「我沒說你害我，只有我累了你是真的，我一向不大會講話，你得原諒我。樓下恐怕有職員在走動，給他們聽到了，怪不好意思的。」

「既是要我原諒，又怕不好意思，就該太平些，少動邪念，一本正經聽我的話，老實告訴你，惹我生了氣，可沒有好處！」吳太太像上司訓斥似的。「我的脾氣發作了，天王老子都不買賬，不要說你！」

楊源生本想不再開口的，但是仍舊說了出來：「今天並沒有什麼大事，只不過爲了一個女買客來找我掉東西，不想竟累你這樣生氣！」

吳太太又燃上一枝香煙，聽楊源生這樣說，又把眼睛睜着：

「你現在慢慢的爬到我頭上來了，不論什麼事情都不問我就作主做了，本來早要發作的，一直耐到了今天才給了我一個機會。」

楊源生抬起頭來想了想道：「不論大小事情都和你商量好做的，我沒擅自做過主，除非進貨，因為那種事情非常瑣碎，進五打襪子來問你一聲，進十打毛巾，又來告訴你，不是太麻煩了？又是新開幕之前，事情那樣多，來不及一樁樁通過你，以後事情不論大小，那怕是進出一枝牙膏的小事，也來給你簽字，我肩胛上也好輕些。」

「我是爲了這些事情？」

「那麼請你明白告訴我，讓我預先有個數兒。」

吳太太吸着香煙道：「我問你，職員裏面那個大麻皮爲什麼咬定要用他？這種人應付買客，人家見了不惹厭的？」

「這個人就是張春元，人很老實的，百貨業已是老資格了，這丹店在籌備時期，他很出過一番力，而且是我把他從人家挖過來的，你不要單看他一臉麻子，做生意很有骨子，又有耐性，買客再疙癢些，他不會動肝火，經手做生意，十樁有九樁成功，與那些普通職員不同。」

「你偏有這些話講的，那種一面孔的圈圈點點，見了就要打噁心，要我拿出鈔票來向他買東西，誰高興，大概是你的要好朋友，私心作用，硬要安插在這裏。」

楊源生不禁失笑道：

「這次開店，我沒半點私心，連練習生都沒一個是私人。這個張春元也是朋友間接介紹過來，是朋友好意，說他如何好，今天看他做幾筆生意，確實不錯。你嫌他臉上怎樣怎樣，但是他手上的老買客大半是女人。」

吳太太不屑地白了一眼道：「除非人家希罕他一張雕花臉，或是上海地方男人都死光了，少了他就過不成日子。」

「不要存這種意見，開店用人，要講人才的。」

「上海大小商店，我差不多都到過，沒有見到人家把一個麻子放在櫃檯上應付買客，我的意思月底把他



回掉了，給他三個月解散費倒沒關係。」

楊源生不置可否的納悶着。小紅又來問洗腳水可要掙到這裏來，吳太太點點頭。小紅將盛了熱水的腳盆端過來，又掙過一雙拖鞋。吳太太却抬了一條腿向楊源生「喂」了聲，楊源生向小紅看看，小紅扭轉身子走開了，他才站過來給吳太太褪襪子。

吳太太將一雙腳伸在腳盆裏，楊源生忙將上裝除下，待要蹲下身去，却又記起要去門上房門，吳太太道：

「洗腳怕人的快些！」

「不是，如給人撞見我在這裏給你洗腳，要當笑話講吧。」

吳太太才沒有說什麼，由楊源生把房門關上給她洗腳。吳太太吸着香煙，指指右腳上的趾丫道：「這地方的濕氣怎麼不容易好，痒起來真熬不住，魂不在身的樣子。」

楊源生聽了連忙抹抹手，走去掙隻熱水瓶來加些熱水在腳盆裏：「你試試看，正好吧。」

吳太太伸腳試探一下：「太熱了，腳不能放下去！」

楊源生又去舀了冷水加着，很費事的伺候好吳太太一雙腳，才坐在一邊歇着。因見吳太太這時候臉上不像剛才嚴肅，便和緩着聲氣說：

「我有一個意見，不知你贊成不贊成？」

吳太太在看着腳丫裏濕氣：「我知道的，你以後要在下面招呼賓客，尤其是女賓客，是不是？」

「不是的。以後你洗腳的事，最好交給小紅去做，因為現在我名義上總算是個經理，比較上是有些地位的人，晚上却要蹲在腳盆邊上給你洗腳，日後傳開去，面子上難看的。你要我做別的事，特別巴結些。」

楊源生婉轉陳辭的說了一截話，以為吳太太總要贊成的。誰知吳太太却把眼睛一瞪道：

「洗脚原是在這裏的做的事情，這裏是家，你做下面店裏的經理，分得清清楚楚的，又沒要你在店裏當着許多職員給我洗脚，在自己房間裏做的事會丟你經理先生臉的？我如喜歡小紅洗脚，也不用你來問贊成不贊成！」

「其實洗脚還是自己動手的好，什麼地方痒，多擦擦，不痒就不擦。」

吳太太道：「我爲什麼要在你身上花那些錢？我爲什麼要脫離那邊的家庭？到今天你還不明白？老實說，我要這個人洗脚，還是瞧得起他呢？瞧不起他的，就是跪在我跟前，我也不願他的手碰到我的脚。我知道的，你在嫌我了，今天來買香水的倪小姐，一定是個狐狸精，一次見面，就給她迷昏了頭，沒有關係，你有什麼意見，只顧講出來，千兩黃金買不到心，我也不能勉強你，死了殺豬的不會吃帶毛豬的，你放心好了！」

她一口氣說了這一套，似乎也有些傷心，掏出手帕來擦眼睛。楊源生連忙聲明道：

「我不過偶然想起提一句，你又牽涉到買香水女人身上去，所以我沒講出來，即先徵求你的同意，誰知仍是要誤會的。」

他一邊說，一邊去擰了熱毛巾來給吳太太擦臉，又給她燃上香烟。吳太太才沒話說。楊源生却給香烟噙得一陣咳嗽。

新開幕的百貨店，生意始終很好。楊源生只管接洽進貨，櫃檯上做生意不再顧問，收市以後察核算賬目，也是他的事情。這都是吳太太那天晚上的約法，他除絕對遵守外，沒有第二句話可說。

在不知道內幕的人看來，楊源生是過着非常舒服的生活，許多羨慕他的人都在研究，他是憑什麼本事給吳太太賞識的？講他的人，只不過年輕，算不上是小白臉，講他的口才，普通應酬話也不十分流利，常常會楞住了。



半天不開口，而吳太太却當他寶貨般不大肯給他多露臉，男女之間的事情，真是奧妙無窮，神祕莫測。殊不知楊源生自己有時竟要暗暗地抹掉一把眼淚，有時苦悶得幾乎要自殺。有一時期很想來個不辭而行，但是他再仔細想了想，以前自己是個小職員，整天的站着做生意，晚上，躺在木架蒸籠鋪上，吃的是冷湯冷菜冷飯，現在是堂堂百貨店經理，往來人家總是趕着喊楊經理，也有稱做楊老板的。至於吃的睡的好，多少舒服，吳太太那股潑辣性子，這是她個性，只要順着她些，待她冒過了火，也就是個體貼入微溫婉柔順的好女人。所以他抱定逆來順受安之若素的宗旨，一切往開想。

吳太太不許楊源生到櫃檯上招呼買客，她自己却常在下面照料着，這倒是接受楊源生的意見，有一雙眼睛照顧着，一則職員不會偷懶，一則可以減少流弊，吳太太却也高興在下面消遣。

楊源生在樓上的時間多，有跑街來兜售貨物，也到樓上來與他接洽，有時偶然到下面查看每一種貨物是否需要添配，也不多就攔就回到樓上的。在樓上沒事時，臨窗去站着，看看馬路景緻，或是翻翻報紙，再不然在沙發上小睡片刻，也可以開了收音機聽聽各種播音節目。下午三點鐘左右，小紅即將蓮子羹或是燕窩羹白木耳之類端來給他當點心。

現在他與吳太太的關係，已是公開秘密，小紅早就喊他少爺了，雖然小紅不很情願，却畏懼着吳太太不能不喊少爺，但吳太太不在跟前時，便沒有稱呼就與楊源生講話了。當她舉點心來時，吳太太不在樓上的時候，多她終是將碗往桌子上，一放道：

「點心在這裏，可以吃了。」

「小紅，我可有什麼地方待錯了，你吧？奶奶不在邊上，對我是這樣，奶奶在邊上，又是一副嘴臉，我真弄不懂這裏面是什麼講究。」

「吃點心吧，弄得懂怎樣，弄不懂又怎樣？」

楊源生笑道：「你真會講話，幾歲了？」



小紅白了他一眼「我的歲數爲什麼要知道？」

說着待要走開去，楊源生道：「來來來，問你幾歲，又不是壞意，如有好的小伙子時，可以給你做媒了。」

「自己顧顧好吧，還要管閑事。有這種精神等一回多與奶奶談談吧。」

楊源生道：「又說我管閑事了。小紅你這樣一個標緻人材，在這裏做做粗事，真可惜了！」

「你呢？」小紅不屑地看了楊源生一眼道：「點了臂膊粗的蠟燭，不先照照自己腳跟。」

「你怎麼在說？」

「沒聽懂就算了。講話又不是買小菜，還想添一點饒一把嗎？」

楊源生笑道：「你一張嘴真厲害，奶奶及不上你。」

小紅不再接下去說，扭轉身子往外走，却與一個人兜胸一撞，她慌忙退後一步，抬頭一看，便喊了聲「奶奶」。

吳太太沉着臉色在她臉上看了看，小紅漸漸低下頭去，又向楊源生看了看，楊源生早把銀匙一下一下舀着

燕窩羹往嘴裏送。小紅慢慢的走出去，吳太太的目光又掃到她身上，驀地裏

一聲喝道：

「站住！」

小紅一個寒噤站住了，楊源生一口燕窩羹堵在喉嚨口，手上那隻銀匙

鏗鏘聲掉在地上，連忙俯下身子拾起來。

吳太太向桌子上香煙罐看了一眼，楊源生馬上搶着將紙煙遞到她嘴

邊，劃了火柴，又倒上一杯茶。吳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小紅你來做什麼的？」

「奶奶！我端點心給少爺吃的。」

吳太太吸了口香煙，目光從煙霧中看在小紅臉上，再移到楊源生這邊

來，楊源生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偷偷地看吳太太一眼，恰巧與吳太太的視



線碰在一起，心一跳，低頭喝燕窩羹，又覺不好，裝了笑臉道：

「下面生意好不好？今天銷出去些什麼貨物？麻紗汗衫已經在動了吧？」

吳太太冷冷地一個冷笑道：「你倒關心下面的生意？這店該要發達了！」

楊源生並不愚蠢，知道今天又是個不平凡的日子，不禁捏了把冷汗，但又研究不出毛病出在什麼地方，難道剛才與小紅扯淡幾句是不該的？這樣疑慮着，一顆心便七上八下的不安定，連半盞燕窩羹也喝不下的樣子。

房間裏暫時相當靜，窗外傳來各種不同的車輛聲音，吳太太忽然向小紅點點頭道：「你站過來些。」

她講話的聲音調雖沒像剛才那樣大喝大叫，小紅聽在耳朵裏却有些心驚肉跳，連忙應了聲走近去。吳太太又道：「小紅，你幾歲了？」

小紅聽了，大為奇怪，心想：剛才姓楊的問我年紀，這時候奶奶又這樣問，究竟爲了什麼事？楊源生問她，她可以以不回答，吳太太問着，她就不能把對付楊源生的話對付吳太太。因說：

「奶奶我的年紀奶奶不是知道的？」

「知道的就不能再講一次再講一次，你有損失的？」

小紅只好輕輕的講了聲「十……七」。

吳太太將吸剩的香煙往痰盂裏一丟，點了一下頭道：「不錯，你十七歲了，該是作怪的時候了。不想男人？老實說出來！」

這句驚句，楊源生怔住了，小紅臉上立時像塗了胭脂，頭直垂下去，一手揭起衣角在摺弄，却不開口。吳太太待了一回，又高聲問道：「不想男人？沒有聽到？還是不肯告訴我你說呀！」

楊源生見小紅那樣窘着，很可憐她，便笑笑問道：「你這樣問她，她怎麼好意思講出來？小姑娘家臉嫩，嘿，嘿，嘿！男人這句話，也只有放在肚子裏，怎麼肯輕易告訴人的？對不對，嘿，嘿！」

楊源生那樣說了幾句，以爲可以給小紅解危的，誰知吳太太便頂緊他問道：「你明白她意思的？你明白她意思的？」

吳太太像在開連珠炮，口沫濺了楊源生一臉，楊源生不由倏了半截，連正眼都不敢看一下。吳太太啣口香煙道：「問你的話，怎麼不開口？你明白小紅意思的你說！」

「大概是這樣，我是猜猜的……」

楊源生的話沒說完，吳太太便「呸」了聲：「大概是這樣的，她的意思你猜得到的，你真聰明，不要臉的東西，白飯吃飽了，豬油朦住心了，當我是死人，當我是死人！」

吳太太一句遞高一句，末後一句還在桌子上槌了一下，楊源生沒吃完的半盞燕窩羹也直跳起來。楊源生跟着陣心跳，却攪不清她今天為什麼要發這種脾氣，看到吳太太在吸香煙，便趁機會說：

「是誰瞞着你做了什麼祕密不成？」

「沒有做，沒有做！」吳太太圓瞪着眼睛道：「真在當我死人了！世界上要算你第一個沒良心的！只怪我當初瞎了眼睛！」

楊源生給她這樣一陳風一陣雨的弄得如墜五里霧中，想再問一句究竟什麼事，只怕又要碰釘子，心想：現在我只管進貨，這裏面都是清公事，怎麼會罵我不要臉？又說我沒有良心，這是從那裏說起的話？羞恥之心人皆有之，他雖不敢公然與吳太太挺撞，暗中却在生氣，索性不開口，看她是怎樣一個結果。

小紅也在想：奶奶今天是發神經病，還是喝醉了酒，無緣無故要這樣罵人，以前是官太太，搭搭架子，現在是什麼，也配神氣活現的。她這樣轉念着，便也鼓起嘴來，只是沒敢馬上走開，像泥塑的神像。

吳太太又把目光在二人面上掃過來，指指小紅道：「你現在想要男人了，是不是？」

小紅脹紅着臉道：「奶奶，我沒有這種意思，也不懂為什麼要男人。」

「也不懂為什麼要男人，撇得多少清爽，可要我來教教你！」吳太太又把眼珠子瞪圓了：「你在這地方鬼祟祟做什麼？時間很久了！」

「奶奶，我剛端燕窩羹來給少爺吃的，並沒做什麼，」小紅才明白她發脾氣的原因，好得她自己行爲端正，抱着真金不怕火來的宗旨：「奶奶，你真不用這樣疑心……」



她沒說完，吳太太舉手就是個耳光，刷的一聲響，小紅幾乎栽了個筋斗，不由哇的一聲哭出來：「奶奶！你爲什麼打我？」

「爲什麼打你？難道打錯你了？」吳太太仍做出打人的樣子說。

小紅哭道：「奶奶！我沒做錯事，打了不服的，做錯了事你就打死我，我不放一個屁的……」

「還當我不知道！你與少爺在講些什麼話你說！」

「我與少爺平時不多說話的，就是講幾句，也不是該遭打的話，」

「你少給我開口，再幫她說話，連你也是一記耳光，現在先問了你的口」

「啣啣啣……」

楊源生着實有些不平，却又不敢在吳太太火頭上插嘴說什麼，這時候

却失了主宰似的：「小紅的話一些不錯，她還是個小孩子哩！」

「你少給我開口，再幫她說話，連你也是一記耳光，現在先問了你的口」

供，等一回再問你的！」

吳太太手指下勁地對楊源生一指，小紅還在哭，吳太太四面一瞧，看到一根鷄毛揮帚，拏來顛倒抓了，指指小紅道：

「你把剛才與少爺講的話一字不漏的說出來，我就饒了你，若是隱藏一二句，哼！我不打得你半死，喊饒不

是人！」

「奶奶！我沒說什麼，說什麼也不用瞞你奶奶，不信問少爺好了。」小紅拭着淚道：「奶奶就是打死我，也是這幾句話。」

這幾句話。」

吳太太目光在兩個人臉上一掃：「不信問少爺，你們串通一起，問少爺就行了？看你人小心不小，我把你從

十歲帶到這麼大，還只剛會做一些事，就背着找鬼頭鬼腦，再下去還不爬到我頭上來？」

楊源生忙笑道：「你又是誤會，我怎麼會和小紅串通一起……」

吳太太將鷄毛揮帚拍的在桌子上抽了一下，碗盞給帶在地上磕碎了，吳太太再將鷄毛揮帚向楊源生面

上直指過來道：

「沒問你爲什麼要你開口？你算會講話！」

楊源生忙閃在一邊道：「我是講的實在話，不講，事情怎麼明白？小紅每天拏點心我吃，從來不多說一句話的。」

「我耳朵是聾的？」吳太太狠狠的說：「你們沒祕密，就在一起講知心話了？老實說，你們講的，我有一半聽到了，一個問多大年紀，一個撒嬌撒癡，多有趣呀！你要在樓上不做正經專做這一套的不要臉的東西！忘記當時一件泛色線呢長衫的時候了！」

楊源生聽她又再譏諷自己，不由氣往上湧，臉上脹得紅紅的：

「你，你，你不要冤枉人，一口，一口，一口咬定人怎樣怎樣挖苦我那時候一件線呢長衫，穿線呢長衫也不是丟臉的事，只要不做賊做盜……」

他愈講愈氣，愈氣愈講不出，講到後來，一起堵在喉嚨口，最後却一個字也不能吐出來，吳太太聽他一句不讓人臉都氣得發青。

「你，你能幹，你會講！讓我先問了小紅再來和你算賬！」

說着，過去一把將小紅的耳朵擰住，直往小紅睡的房間裏去，小紅一路嚙嚙地哭。

楊源生看在眼里，眉實有些憤憤不平，却又沒辦法解除她的危難，只是在唉聲歎氣，又怕給吳太太聽到，便將聲音抑低些，探頭向那邊看看，小紅的房門却關得結結實實的，只有吳太太高聲朗氣的呵斥聲，夾着小紅的哭泣聲，他心酸得幾乎要奔過去，一脚把房門踢開，先將吳太太撲上一頓，再把小紅拯救出來，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楊源生既不殘廢，又沒什麼嗜好困着我，離開此地，當真會餓死不成？他這樣想着，幾乎要捋捋袖子，實行奔過去，一腿一拳將房門打開，做出一番驚人舉動來，可是他再轉過臉，四週一看，單是床上那對綉花枕頭，就將他的勇氣消蝕一半，再看到壁上那張吳太太拈花微笑的半身肖像時，人就頹然地往沙發上一坐，雙目直視。



在地上，足足默了半小時。

吳太太在這個時候打小紅房間裏走出來。楊源生一見她的臉，週身汗毛孔不由緊了緊，只當她要找到自己了，不由心在直跳暗想這一場口舌，不知鬧到怎樣一個地步才能結束。

事情有出於意料之外的，吳太太由小紅房間裏走出來，便將手上鷄毛禱帚一丟，向楊源生看了一眼，也在沙發上坐下道：

「給我點枝香煙來！」

楊源生正苦着不知如何是好，聽她要吸煙，便像如夢初醒，慌忙在香煙罐裏取枝香煙先用火柴吸着，再遞到吳太太嘴邊，吳太太習慣地啣住了一連吸上幾口。楊源生在邊上屏息靜氣看着，只當她吸過香煙便要發作了，一顆稍覺寧靜的心，却又別別地跳動起來。

吳太太慢慢的把一枝香煙吸剩小半截，眼睛斜過去看看茶杯，楊源生馬上將她的茶杯斟滿了開水，搭訕

着說

「這一陣天氣乾燥，我特地在你的茶杯裏加兩朵野菊花清火。」

「你嫌我容易冒火，是不是？」

「不，不，你不要誤會，野菊花泡茶常喝，不會紅眼睛，不會喉嚨痛，有着很多好處哩！」

楊源生說時，偷看吳太太臉上時，覺得陰沉氣氛逐漸在消散，心頭不由一鬆。一看地上磕碎的碗片零零碎碎的散在地上，便忙去拾了起來丟在痰盂裏，將這一椿做過，又覺閑在那裏無聊。

「你給我到下面拏四雙好的麻紗襪來。」

楊源生忙問：「誰穿的，你自己要還是另外去送人？」

吳太太將香煙吸了口，煙蒂丟在痰盂裏：「小紅穿的，今天我冤枉她了，



給四雙襪子她穿。」

這又是出於楊源生的意外，却又不敢喜形於色，故意鎮靜着說：

「如其是給小紅穿的，不必過好，普通些的好了。」

「你依我的意思去辦。這一陣我的肝火太旺，動一動就要生氣。」

「原是這樣說啊！剛才我再三和你聲明，你總是不相信，嘿！嘿！」楊源生情不自禁地笑了笑道：「你想想看，用那種鷄毛禱帶打她，一下不就是一條血痕，就是打在桌子上，桌子上也起痕子的，何況是人的皮肉。」

「唔……」吳太太又接上一枝香煙，「去拏四雙襪子來給她。」

楊源生十分高興，一邊走，一邊伸出四個手指道：「四雙！要頂好的！」

吳太太點點頭，楊源生不消五分鐘，即將襪子拏來了，吳太太要他放在邊上，楊源生却想親自送給小紅，又怕吳太太起疑，只好放在邊上，吳太太恢復了她的笑臉道：「小楊！你覺得小紅的人怎樣？」

「嘿！嘿！我一向沒考慮到這些，人是忠厚老成的。」

「一向沒有考慮到這些，又說人是忠厚老成的，矛盾不矛盾？」吳太太白了白眼珠子道：「我以前聽你講過小紅的，說她將來一定很美麗，這話忘記了？」

「我講過這一句的？沒有講過，沒有講過。」楊源生不敢承認，同時發覺吳太太在這種地方追根究蒂，其中定有作用。

「好，就算你沒講過，你給我批評批評，小紅長得美麗不美麗？」

楊源生大搖其頭，「要我批評這些實是外行，要我批評襪子的好歹，一看就明白這是大廠出品，這是小廠手搖機上的貨色，什麼紗織的，馬上回報出娘家來。」

吳太太道：「這樣說來，你竟是個不懂女人好歹的大獸子了，你看我怎樣比小紅醜多少？」

楊源生不是真獸子，聽了這話，知道這話是有骨子的，若不經意的在對答上，錯誤了，結果是怎樣一種局面，可想而知，因即笑笑說：

「小紅怎能與你打比，她是個黃毛丫頭，就算她長得俊吧，與你在一起，她總是綠葉，你是牡丹，這個比喻，覺得不妥，請你原諒，我不會講話，嘿嘿！」

他說過，提心吊膽的，看着吳太太的臉色，只怕有個炸彈會爆炸開來。可是出於意料之外的，吳太太放下香烟，擊着手掌道：

「這話對的呀，只是我不配稱牡丹，假使我是牡丹，牡丹不值錢了。剛才你說不懂得這些，現在怎麼又懂得的？比喻得又這樣好。」

楊源生聽她這樣說，又察看她的臉色，不知是禍是福。又笑笑說：

「好在我在你跟前講話，可以百無禁忌，講錯了，你也能原諒我，隨嘴扯淡，作不得準的。嘿嘿！我總認定你是牡丹，我眼睛裏心裏，只有你才配稱牡丹。」

「我真高興，你今天這樣讚譽我，我心花都開了，現在你怎麼這樣會講話？牡丹綠葉，真比喻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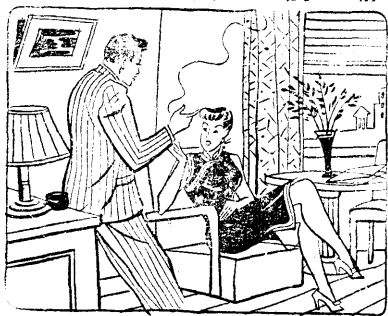
吳太太帶說帶笑的，使楊源生察看不出她的用意，只好隨和着她笑，靜待事態發展。「你再這樣說，我要不好意思了。」

吳太太白了他一眼道：「說你講得好，又不受抬舉。來，你站近些，我有幾句重要話和你談談。」

語氣突然一轉，楊源生便上了心事，這樣鄭重的要自己站過去講，不知爲了什麼事情。難道剛才一樁案子還不能結束？他心上那樣在忖，面子上却笑嘻嘻的說：

「我知道了，今天你在下面辛辛苦苦，要我給你捶捶腿了，你坐到沙發上去，舒服些。」

「不要。」吳太太正了臉色道：「你我的關係，差不多是夫妻一般，只是少一次結婚儀式。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會生育的，將來彼此上了年紀，沒有個



小孩子在邊上熱鬧熱鬧，到那時候再想辦法就遲了。我想趁現在給你娶個妾，日後生下小孩子來我現成做個娘，死了之後也有人給我披麻戴孝了。你看這辦法怎樣？」

楊源生聽了，很覺新奇，不由笑了笑道：

「你怎麼忽然想到這種地方去的？我不相信你不會生育，年紀青青，又不是七十六十的老太婆。」

「不是七十六十的老太婆，我自己知道我是不能生育的人，要能生育的話，以前與那個揸槍桿子的早生育過了，現在與你在一起這些日子，怎麼一些因頭都沒有，你不要誤會我是打心坎裏講出來的話，你如認為這辦法好的，馬上給你物色人，說做就做，不用多少日子，便可以把人弄進門來。」

吳太太講得這樣認真，楊源生真有些莫測高深了，他却捏定主意講話：「我不贊成，若要家不和，娶個小老婆，我們不要因這種事情發生意見，孩子不孩子，還談不到，自己還是個大孩子哩，過一陣再談，先把這月店基礎打打穩固要緊。」

吳太太向楊源生臉上看看，眼珠一轉道：「我這個人是這種脾氣，說做就做，如有合意的人，這個月裏能就舉行的。」

楊源生莫測高深，但仍是搖搖頭道：「這種不重要的事情，巴巴地談着做什麼？我真慚愧！一切都是依靠着你，還能另外再娶人，攔着再說，攔着再說。」

「這不用客氣，我們已是夫妻，談不上我依靠你，你依靠我的話，我沒有你，也不會開這月店，爲了要圖長久之計，所以才想到我不會生育的一層，再由這一層想到再娶給你娶個小老婆，我是一片苦心，你不要誤會，有意見，只顧提出來談，說明白了就不會發生意見的。」

吳太太愈講愈認真，態度也非常誠懇，楊源生才有些心動。他是一向給吳太太懾威懾伏住的，男女之間的事情，常常處於被動地位，吳太太笑，他陪着笑，吳太太生氣，他就心驚肉跳，手足無措，完全是個脂粉奴隸，閨房之深，究竟是一樣一種趣味，沒有領略過。現在吳太太要他娶小老婆，暗想：既是她有這種主張，也就樂得贊成。因說：

「由你怎樣辦吧，我聽你吩咐就是了。」



「這樣說來，你是贊成的。那麼我們要研究這個人了，怎樣一種人你才喜歡？」

楊源生給問得不好意思起來：「我不懂。」

「你又不懂了？這個人非要你同意不可以，以後靠她給你傳宗接代，要一起過生活的，怎麼能說個不懂就算了？」

吳太太又吸上一枝香烟，好像這樁案子非要當庭判決不可。楊源生確無成見：「真的我不懂，最好要合你的心意，以後這個人也要伺候你的。」

「與你在一床睡的人，我沒關係。」吳太太想了想道：「遠求不如近取，外面去弄人，週折很多，小紅在十歲上就在我邊上的，人是長得不錯，大家又是相處慣了的，就是她好不好？」

她說時，目光直射在楊源生臉上。楊源生凝神聽着，聽她問好不好，便情不自禁的點點頭道：「只要你贊成，我無所謂的。」

「喂！不是我強迫你要小紅，小紅的人究竟怎樣？你講一點她的好處我聽聽，否則日後你要抱怨我的。」

「小紅的好處就是不聲不響，穩穩重重，做事勤力，不會花費，雖是一個丫頭，却一些不輕佻，這許多日子下來，從來不會與下面那一個職員講句笑話的。」

吳太太深深地吸了口香烟道：「可是吧，小紅的好處，我沒有你知道得多，究竟你心細留神，你不要嫌我嘴饞，索性問問明白，我也是媒人地位，她有缺點沒有？」

楊源生笑道：「似乎沒有什麼缺點。」

吳太太放下香烟，招招手道：「你過來，還有一句秘密話問你哩。」

楊源生興匆匆地走近去。只當她真有什麼秘密話要講，故意俯下些身子，寫時遲，那時快，吳太太一伸手一

把耳朵擰住，再一伸手，刷的就是一記響脆的耳光。



楊源生大吃一驚，「噢」字沒嚷出來，吳太太第二下耳光又來了，他的耳朵給緊緊擰住，要想掙脫像給擰下來的痛，又不明白吳太太何以突然反面無情，忙說：

「什麼事你要打我？」

「什麼事要打你，你還不明白？」吳太太把擰耳朵的手再使了使勁才鬆手，「你是吃飯忘記種田人了，我平日怎樣待着你的當初你是一種什麼樣子？現在是一種什麼樣子？良心撒到馬桶裏去了！」

楊源生摸着一邊被擰過的耳朵，一邊面上顯出被打的掌痕，「講得好好的，平空要把我打得這種樣子！」他快要流下眼淚却又不敢使眼淚往下流出來。

「假癡假呆，依我性子，再要打你兩個耳光才能消氣。你是什麼時候看中小紅的？從實說出來！再扯謊打過門，我沒這樣好講話！不鬧算了，鬧起來可就不能馬馬虎虎，我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

「好太太！我早知道你的脾氣了，我怎麼會看中小紅剛才都是你在那樣說，我才附和着，心上要是早有這種念頭，罰我馬上急病身亡，現報給你看。」楊源生終於忍不住流下兩行淚來，「我知道你的脾氣，你也要明白我的為人。」

「好急病身亡，你打算觸我的楣頭，是不是小紅跟我七八年了，我還沒知道她怎樣怎樣的好處，你倒一樁一樁看清在眼睛裏了，這不是早存了心的事！」

楊源生見她仍是一口咬定，不由發急道：

「天在頭上，我如有這種存心，罰我……」

他本來想起誓的，又怕吳太太講他故意觸楣頭，只好把下面的話縮住。吳太太突然站起來，手指直指到他鼻子邊道：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這一陣我在樓下，讓你一個人在樓上，真舒服呀！造成功你們的好機會，發生過幾次關係了，講實話！」

楊源生只怕她再要打耳光，又不敢公然閃開去，只好兩手捧住面孔道：

「發生什麼關係？我不懂。」

「你不懂，真的不懂？」吳太太捏起拳頭沒頭沒臉的在楊源生身上搥着：「這話不是在哄鬼？你愈搥得清，我愈是不相信。」

楊源生捧住面孔俯下腰只好由她搥着打着：「沒有裏種事，硬說我有，怎能不加聲明，一聲明又說我在搥清，真正難死人了！」

「難死人了，開心的時候也是你啊！再不從實講出來，馬上把你們兩個人抓到警察局去，你在誘姦未滿二十歲的少女，該當何罪？那時候看你再搥得清吧！」

「今天就是將我槍斃了，也是沒有，警察局也要把事實研究研究的，不會糊裏糊塗就辦我的罪，好太太！請你息怒吧，你也累了，再鬧下去，給下面那些人知道，大家面孔上不好看的。」

吳太太拍了一下手掌道：「你怕難看，我不怕難看，非要把這樁事情查明不可，你識相些講出來，我不為難你，小紅給你做姨太太，都辦得到的。」

楊源生道：「有過那種事，我也不賴，沒有，也不能胡亂承認，我不要緊，人家小姑娘，何必壞她的名譽？」

「這樣迴護着她還要推得乾乾淨淨，你這種沒有良心的東西，只怪我當初瞎了眼睛，現在懊悔來不及了呀！」

吳太太一邊嚷，一邊扭住楊源生的領帶一陣跳，跳得樓板上通通地像在演武戲。楊源生慌了手脚，又給她扭住了領帶，喉嚨口卡住了幾乎透不過氣來，張口結舌的又不敢把吳太太擋開去，直待她嚷過跳過鬆了手，他才好好的透過一口氣，坐在一邊像耕乏的牛只是喘。吳太太却躺到床上去哭着罵着，縱有楊源生在邊上低聲下氣的勸着，她非恨不住，反將楊源



生擰，扭，搗，楊源生因此臉上有三四處指爪痕。楊源生沒奈何的坐在一邊默然望着。

好容易待吳太太聲嘶力竭由盛而衰的時候。楊源生不敢待慢，先擰了塊熱毛巾給她擦臉，又倒了盞熱茶給她喝。吳太太痛定思痛，又悲悲切切哭了好一回。楊源生在邊上看著，一股氣不由直湧到喉嚨口，很想由窗口跳出去自殺了吧，可是他沒有那樣勇氣。小便急了，也不敢到那邊廁所裏去，只怕又犯什麼嫌疑，解決在痰盂裏。肚子餓了，又不敢胃失先去吃夜飯。悄悄地俯過身子去問吳太太，吳太太不說吃，也不說不吃，也只好硬挨著。

這種僵持局面，竟延長到第二天早上才見好轉。可憐楊源生一夜沒有好好的睡，像病過幾天似的，目陷臉削，又加上幾條爪痕，模樣弄得很怪。特地換了一套衣服下面去走了一遭，職員們都在指指點點，他不好意思，又回到樓上來。吳太太不加鉅臉無脂粉，一見他的面，便直指著他的臉道：

「你好！你好！……好……！」

楊源生一個寒噤，怔了怔道：「我下去查看一下貨物，今天該進一點什麼貨，只五分鐘工夫。」

吳太太往一邊一指道：「小紅呢？怎麼不見她的人？」

「我不知道。」楊源生連忙向小紅那邊「小紅！小紅！」的喊着。

終於不見小紅答應，也不見她的人到來。吳太太在鼻子裏哼了聲道：

「鬼丫頭打的好主意，她不是瞞着我逃走了？你總知道的，她逃到什麼地方去了？你說！」

「噢！怎麼又說我知道的？昨天一夜工夫沒有離你一步，天地良心的話，她逃不逃，一些不知道。」楊源生仍

不放心，又喊着小紅「她出去買什麼了吧，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不管，你把小紅交給我，你們是串通了的，她的事只有你知道，賴都賴不掉。小紅我養她七八年了，這樣

不聲不響的一走了事，沒有這樣便當！限你兩小時交出人來，交不出來，哼！與你到警察局去講話，不要當我是好

欺侮的！」

「天呀！這又是從那裏講起，你不要心急，再檢點檢點，她是不是偷着走了，不要先鬧起來。」

「我不問這些，只要你把小紅交給我。」

小紅確實偷跑了，她只帶了她自己的幾件衣服，吳太太的東西一些沒損失，下面店裏也沒少什麼，在什麼時候出走的，也沒有人知道。吳太太逼着楊源生要他交出小紅的人來，又是一場口舌才休。

平時楊源生還能單獨出去到同業人家去參觀參觀貨物，玻璃窗裏的佈置，自小紅失蹤後，吳太太便不允許他單獨到外面去，即去理髮，吳太太也派人監視楊源生，却沒知道。

百貨店開了兩個月，營業方面却能保持在水平線上。這時候正鬧着金融風潮，百物飛漲，無形中店裏的存貨又賺了錢。楊源生是小職員出身，他知道薪水階級的甘苦，他悄悄地向吳太太獻議道：

「下面職員們的工錢應該調整了，要他們安心做事，便該顧到他們的生活。」

吳太太眼睛一瞪道：「你怎麼打折臂膊向外變的？他們沒放一個屁，你倒先來噙噉着！你以為店裏已經賺了不少錢了，快用掉些！」

「不是這樣說，同行中的工錢，上個月已經調整過了，我們這裏的工錢數目開頭就比人家小，這一陣什麼都在飛漲，我們應該自動加他們薪水了，一樣要加，何必待他們先開口，樂得漂亮在前面。」

吳太太想了想道：「下面那起人，我沒有一個看得入眼，要加薪水，那個張春元就得多加些。」

「張春元？」楊源生不由笑了笑道：「就是你以前嫌她得一個錢不值的麻子？」

吳太太點點頭道：「正是他，加起薪水來，這個人應該多加些。」

楊源生笑道：「這個張春元，以前你最看不慣他，嫌他一臉的麻子，現在倒給你看，出好處來了，其實這個人是我朋友介紹的，朋友講他如何如何好，現在看看，並不怎麼好，人在邊上，做事已結些，背了人却又是一種樣子，你想這種情形該多加薪水吧，我們做事情，第一要公平，不能給人在背後批評。」



「誰敢在背後說長說短，馬上停生意，張春元的工錢非加得特別大不可。我就是這個主意！」

「職員待遇，要公平處理的，不能意氣用事，雇娘姨也不可以這樣隨隨便便，你倒研究研究看。」

吳太太瞪着眼睛道：「你現在一味反對我的意見，我說圓的好，你偏說長的不錯。以前我講張春元不好，你偏講他好，現在說他不錯，該加工錢，你又象牙籤上找却絲，硬說他人前怎樣，人後怎樣了！」

楊源生正要講出他所見的理由來，樓下練習生却送來一封信。他拆開看了，不由皺眉道：「鄉下來信，要我回去，最好明天動身！」

「什麼大不了的事，要這麼急，吳太太一把將信賤辱了去，匆匆看過道：『生病也值得大驚小怪，鄉下人真做不出大事來！』」

「年紀大的人，一有病，就想到兒子什麼了。我明天鄉下去，大後天就回來的。」

吳太太將那封信一丟道：「你去你去！十年也不關我的事！」

往日楊源生要回鄉下去，吳太太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即使答應了，非當天來回不可，現在竟然這般爽氣，「你去你去」不很在乎似的，也沒叮囑他準在什麼日子回到上海，實出於楊源生意料之外。

楊源生却悄悄地對她說：「病人如其沒有多大關係，明天就回上海，不然就是後天，大不了來回四天，決不會多耽擱。」

吳太太悠悠地吸着香烟，楊源生那樣柔和羞聲氣對她說，她只斜過目光去看了一眼，不在意的吸着香烟，說：「隨你便吧。」

這種態度，反使楊源生不放心，又不敢過份囑囑。他匆匆地趕到鄉下，見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第三天即匆匆乘火車回上海，火車却在崑山附近出軌，雖沒傾覆車輪，乘客僅飽受虛驚，却誤了四小時的行程。楊源生打車站出來，已是午夜一時許，一輛三輪車趕到百貨店，上上下下的人都睡靜了，他不願驚動人，好在他身上有各重門戶上的鑰匙，付過車錢，就悄悄地開門進去，摸索着把電燈扭亮了，再往樓上來，當他用鑰匙開啓三層樓上吳太太的臥室房門時，只聽吳太太在喝問着：

「是誰在開門？」

楊源生已經很熟練地把房門開開了，興奮地應了聲「是我」，便想奔到床前去揭開帳門，與吳太太講話，以為吳太太會給他一個媚笑，或是更有一種不足為外人道的使出動作來表示歡迎他。誰知他的手還沒抓上帳子，吳太太却在裏面上一把下一把的把兩邊帳子抓緊了道：

「你別隨便揭帳子，今天我身上不舒服，不願意有人來打擾我。」

楊源生出於意料之外的怔住了，暗想這是在發脾氣嗎？大概又是在怪我沒有當天回上海，或是今天到得太遲，因即笑了笑道：

「昨天給鄉裏人強做留住了，今天特地為你買了些剛出水的活鱖魚，大蝦，沒趕上第一班車子，第二班車子又在崑山出軌，足足修理了三四個鐘頭，直弄到這個時候才到上海。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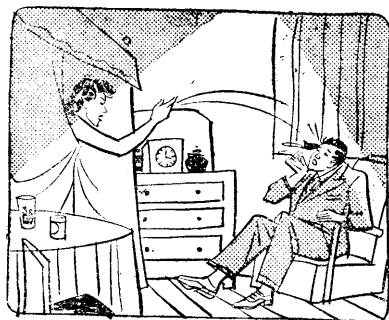
說時，又想去揭帳門。吳太太却在裏面尖銳地一聲叫：「對你說我身上不舒服，不願人來打擾我，你怎麼還不走開些？」

「不是打擾你，讓我看你是怎樣的，不舒服。兩天的腳是誰給你洗的？我給你洗慣了，突然換個人，確實會感到不舒服的。」

楊源生認為這幾句話講得甚為得體，吳太太一定會丟開手由他自己去揭開帳門的，不料吳太太在帳子裏面不耐煩地說：「去去，去，人家在不舒服，誰有精神來聽你這些廢話！」

楊源生聽了，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却又研究不出她為何要生這樣大的氣。本來精神抖擻站着的，給吳太太「兜頭一盆冷水」之後，不由低垂了頭，正想再說什麼的，却看到床前地上除了吳太太的一雙綉花拖鞋外，還有一雙男人皮拖鞋在邊上。他再想想看仔細是不是他自己的時，吳太太却突然在帳子裏伸出臂膊來下勁在楊源生當胸一推道：





「你給我出去，站在這裏累我不能好好的睡，究竟安着什麼心？」
楊源生幾乎栽了一交：「我不打擾你，給我在一邊睡着，這張床兩個人睡並不怎麼擠的，否則我睡在什麼地方去？」

「外面沙發上，誰教你在這種不尷不尬的時候到這裏的。沙發上嫌不好，去旅館裏開個房間。」
楊源生再對地上那雙拖鞋看了一眼，才輕輕地歎口氣，即在靠窗那隻單人沙發上一坐，還只剛坐下去，吳

太太蓬鬆着頭髮從帳子裏探出個腦袋來，瞪着眼睛道：

「教你到外面一間去，怎麼偏要供在那個地方，算是故意和我為難？」

「怕我擠在床上打擾你，在這沙發上坐到天亮，你只顧睡，我決不來驚動你，你睡吧，不要着了涼。」
吳太太發恨道：「你給我到外面去，外面也有沙發的，爲什麼一定要捱在這張沙發上，累我睡不着，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識相！」

「外面那張沙發已經壞了，坐在上面，下面一個彈簧頂住了屁股很難受的。」楊源生苦着臉道：「我在火車上站了五六個鐘頭，兩條腿既痠又痛，中上吃了兩隻茶葉蛋，到這時候連一口開水都沒喝過。」

「誰要你這樣趕了來的，在火車上站五六個鐘頭，是我請你去站的？無緣無故到我面上來做苦肉計，我不吃這一套。外面沙發壞了，拏一條毯子去攤個地鋪睡，不比泥菩薩一般供着舒服些？」吳太太指指道：「那邊有條毯子，快些拏了出去！」

楊源生心上說不出的難受，依性子，便要當場拆穿她的祕密，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鬧起來自己究竟不是她正式丈夫，一句話就能堵住我的嘴，弄得上上下下都知道後，面子上難看，不過究竟是氣人的事，只是三天兩晚的距離，這裏面就有偌大的變化，真是意料不到的。想着想着，鼻子裏

呼吸也加粗了，要答覆吳太太的話，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了好，兩眼發直地看在地，索性不開口。

「喂！你有耳朵沒有？還是故意假癡假呆！」

吳太太也生了氣，聲音愈講愈響，頭一低，便拾起她一隻綉花拖鞋對楊源生擲了過去，拍達一記，恰恰打在楊源生左頰上，不由火往上冒，站起來想奔過去揭帳門時，偏是他的兩條腿不聽他吩咐，軟軟地使不出一些勁來，仍是站在沙發邊上，最後却滴了幾點眼淚下來，搖了搖頭，不聲不響到外面沙發上坐下。

「死人跑出去不把房門帶上了！十三點，存心在和我搗蛋！好看是誰鬥得過誰！」吳太太在房裏嚷着。

楊源生又站起來過去把房門拉上，這時候却聽到裏面有輕微細碎的談話聲，夾着兩聲很耳熟的咳嗽聲。他腦子裏倏然給什麼東西撻了一下，眼前似乎一陣黑，馬上要栽下去，幸而他一手撫住了壁，沒有讓身子倒下。慢慢的摸到沙發上坐着，什麼事都湧上腦子裏來想着。

窗外吹進一陣寒風來，他腦子裏比較清涼一下，不由仰着臉笑道：「我這人爲什麼要這樣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楊源生當真要人當豬狗般養的哈哈！到今天才想明白，哈哈！到今天才想明白！」

裏面吳太太又在罵着：「十三點！不關了電燈睡，發什麼神經病！」

「不錯，我是發神經病哈哈！我是發神經病！」

楊源生這時候腦子裏非常清醒，心上反空空地一無罣礙，一倒頭便靠在沙發上熟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楊源生睡得非常甜蜜的時候，一個人打房裏閃出來，脚下沒留神，給楊源生伸出的兩條腿絆了一下，那人沒栽倒，楊源生却驚醒了，眼睜看時，只見那人的背影，忙喊道：

「張先生！你早！」

張春元不好意思當做沒聽見，只得扭轉他的麻臉來頷首笑道：「楊先生！你早……」下面的話就這樣含糊其詞的跟着他人往樓下去了。

楊源生到這時候才明白吳太太那天的主張把張春元薪水加多，原來這裏面另有關係。仔細想想，着實有些生氣，幾乎要將隔夜打好的主意推翻，趕上去將張春元一把拉回來，先打他幾下耳光再講。可是他生成是孺

弱的人，往往有謀無勇，吳太太的影子一映上他的腦子，背脊上便像潑了冷水，依然頹喪地坐在那張舊沙發上，攔住下頷在出神。

隔了好一回，吳太太才裹了晨衣在房門口出現，雲髮蓬鬆，玉容未整，只向沙發上的楊源生投了一眼，便提高嗓子嚷：

「錢媽！洗臉水拿來！」

楊源生的思潮給她這一喊，腦筋裏所想的一切，都消散無蹤，不由站起來道：

「剛才張春元打這裏出去的……」

一句話剛說完，第二句沒接上，吳太太圓瞪着眼睛道：「不錯，他在這裏出去的，你想干涉？」

楊源生給她開門見山的一講，反而楞住了，不必要的咳着嗽，看錢媽端了臉水走進去，他就跟在後面往裏走。他瞥眼看到床上被褥凌亂，心裏就覺有一種酸溜溜的東西在作祟，依性子，便要指着吳太太一聲喝：「好！你做的事！」但是他話到嘴邊就打消了。

吳太太明知他在邊上，却一句話不說，自顧洗臉漱口，塗脂抹粉，有時在鏡子裏瞪他一眼，楊源生卻沒覺得，做足了勢子，認為這話非講不可。

「你現在是一店之主，不能太隨便了，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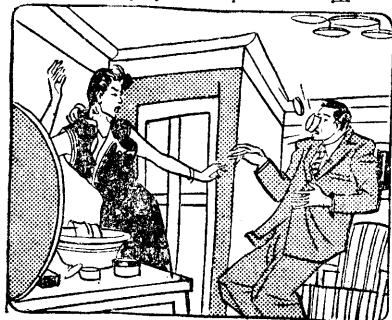
吳太太正抱着個粉盒在手上，劈面就扔過去：「人家只有十三點，你却

是廿六點，我是小孩子，要你指點我？沒認識你時，我就不做人了！」

粉盒子恰巧扔在楊源生臉上，白粉沾滿他半邊臉，很像戲劇裏面的小丑。粉盒子掉在地上，嵌在裏面的一面小鏡子碎成幾片。楊源生忙用手帕拭，輕輕說：

「用不着這樣冒火的！」

「你這廿六點，太不識相，不給點辣手你看看，以後還要壽頭壽腦做出



來呢！」

說着，自顧理妝。楊源生拭去臉上身上的白粉，又拾去粉盒子，悄悄地坐在沙發上去，想不開口的，又開口了：「凡事總要三思而行，不能錯到底，後悔時，就來不及了……」

吳太太扭轉臉來：「你還在放屁，我有什麼事做錯了，要你這老長輩來訓斥？」

楊源生輕輕吐了口氣，再也不敢多說什麼。眼看着吳太太在梳妝檯前換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由呆呆地望着背影出神。

吳太太忽然又轉臉問他道：「你又在講什麼？像老太婆唸佛那樣嘖咕着。」

「我要找張春元去辦交涉。」楊源生竟然大吼起來：「他一臉大麻子，他配的他配的？」

吳太太給他罵地一噏，吃了一驚，不由咬着牙一指道：「又發神經病了？你給我安份些！馬馬虎虎給你在這裏吃口安穩飯，如其惹我惱了，一刻兒也不留你的！」

「你在鏡子裏看看，你是什麼樣子一個人？他是什麼樣子一個人？」楊源生一手按住自己的臉，一手捏成個拳頭儘在自己頭上槌着：「我不相信天下有這種事！我不相信天下有這種事！」說着，竟然嘍啷大哭起來。

楊源生那樣哭着嚷着，真像在發神經病，吳太太憤會使性子的，這時候反而楞住了，不開口，她點上一枝香烟慢慢的吸着。楊源生大概沒什麼可講了，頹然地坐在沙發上，沉默着。吳太太吸了一回香烟，忽然側過臉去道：

「小楊你我是一種什麼關係，沒有忘記吧？」

「我沒忘記，只有你才忘記哩，張春元那個大麻子，他配你怎麼這樣糊塗？」

吳太太將腳在嘴唇上的香烟拏開了，哼了聲道：「我糊塗，你才糊塗哩，只要問你，我與你是怎樣一種關係？先給我弄明白了，再說廢話。哼！你有權力來干涉我，我真是個糊塗蟲，明白些告訴你吧，要不是看在你這份忠厚分上，馬上給我走路。現在你要識相，少發神經病，我不會待差你的，好好的給我照料這月店。」

楊源生道：「張春元那個傢伙馬上教他滾蛋，教我給你磕頭都情願的。」

「爲什麼要你這樣惱他？你配教他滾蛋的？惹我冒起火來，先教你滾蛋，話都與你講完了，聽就聽，不聽給我

走這些」

吳太太說時，白了他一眼，將香烟送上嘴，一口一口吸着。楊源生却哭喪着臉道：

「教我走遠些？教我走遠些？你你你講得出這種話的？當初你一次一次在我手上買襪子，一次一次打電話給我，約我出來看電影，已經忘記了？已經忘記了？」

吳太太突然把腳一躁，「不識時務的東西，倒不把你爺娘生你時候的情形講出來！」說着，將一大串鑰匙掣了一扭，轉身子自顧到樓下去了。

楊源生趕上去叫住她再談幾句，却又縮住了腳，悄悄地在原處苦思苦想，連飯都懶得去吃，漫却一個較好的主意想出來，真是痛苦萬分。下午的燕窩粥或銀耳羹，這天就沒人給他預備，無形中取消了似的，他也無暇計較。晚上吳太太並不徵求他同意，便吩咐錢媽給他在二層樓上安放了一張床，要他到那裏去睡。楊源生知道了，直跳到吳太太跟前：

「爲什麼要做得這樣顯明？這房間裏我沒分了？」

吳太太羞惱成怒，厲聲叱道：「沒有你分了，你有什麼辦法？只顧掣出來，有本事的，早識相走了，只有你，面皮像汽車胎，賴着不想走！」

楊源生聽了這話，氣得臉上變了色，手腳也發了冷，最後他迸出句話來，指指吳太太道：「你好！你好！馬上走！給你看！」

吳太太劈口接上一句：「哼！我還要挽留你不成！」

這話一講，楊源生更氣得堵住了喉嚨，只長長的歎口氣，一聲不響，看了吳太太一眼，扭轉身子就逕往樓下走。吳太太只當他在下面店裏生氣，等一回還要上來噲噲，便把房門關上，暗暗在計劃怎樣才能使楊源生脫離關係。

房門上在「篤篤篤」地響着，吳太太側耳一聽，便去把房門開了。門外那人故意堆滿了笑容，笑得麻臉上了多了重疙瘩。

「小楊氣鼓鼓的走了，這傢伙真有些不識相，壽頭碼子，嘿！」

「我當他不會走的，怎麼真的走了？」吳太太究竟有些舊情難忘似的。
張春元笑笑道：「你當他一走就不來的嗎？不會的，上海地方他有幾條路，我都明白，一時賭氣跑出去，明天不來，後天必定來的。」

「我太太把他罵狠了……」

「噯，假使不捨得他，待他來了時，你們是老交情，我沒關係！我沒關係！」

張春元本來麻臉上，珠光寶氣似的有翻頭，這時候却找不出半絲笑容來，下決心似的轉身就走。吳太太趕上，二步一把將他拉住道：

「我不過那樣講了句，你又生氣，小楊走了，店裏許多事情要你照應，不要你負責，我究竟是外行，又是女流，而且很怕麻煩，以前我過的日子真有意。整天閑着，現在弄得出去看次電影的工夫都沒有了，苦惱不苦惱？」

張春元並不馬上跟她到房裏去，做出很為難的樣子道：

「老闆娘，昨天我是一時糊塗，大概喝了酒的關係，後來想想，覺得太不應該，第一你是老闆娘，我是個普通職員，第二小楊這個人，外表看是忠厚人，骨子裏却有着一肚子的功夫，笑裏藏刀就是他，剛才他是假意，其實他如何捨得啊，日後有他又有我，俗語說，一條槽拴不了兩匹驢，我不敢惹他，他要打開我的頭，或是用別種方法來和我搗蛋，一個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與其日後鬧到那種程度，還不如現在客氣些丟丟開的好。老闆娘，你讓我睡到下面去吧。」

吳太太聽他講得一本正經，不由白了他一眼道：「昨天晚上與我講的話，已經忘記了？我不喜歡你這樣。」

「昨天的話，並沒忘記，那不過嘴上講講，你自己先辦不到，也不會那樣相信我，嘿！」

「誰說的！」吳太太啾啾嘴道：「走，裏面去講，站着腿痠。」
張春元抓抓頭皮，很勉強的與吳太太一起走進房去，他說：「我想想真難，你又待我這樣好。」



「倒不是嗎？以前小楊聽我支配的，現在却倒了個頭，要我遷就你。」

「不老闖娘！事情要弄弄明白，我是爽性子人，不像小楊，心上與嘴上不同，花言巧語哄人。」

吳太太忙笑道：「不過那樣說着玩，沒遇到你，只當小楊是好男人，一遇到你，小楊便成了個什麼東西了。這是我可以對天起誓的心上話。」

「我沒小楊漂亮啊！」

「誰說的！」吳太太把房門推上：「小楊不過漂亮一隻面孔，那裏及得上你。這是邊上沒人的話，以前我聽你不起，現在你是我心上的寶貝。」

她說着只是飄着眼吃吃地笑。

張春元不由也笑了笑：「這樣說來，你真的不嫌我什麼了？」

「當真要我起誓你聽嗎？老實說，我是個孀婦，這種與人不明不白的在一起過日子，既不是爲我要人養活我，又不是像那種沒開眼界的女人養小白臉，不要挑選挑選的你怕小楊會來和你過不去，給我放一千二百個心好了，別人不能說，這個人却三隻指頭捏田螺，父母生了他的人，沒生他的胆，他憑什麼理由來吵鬧，只要我不理睬他，他只有夾緊尾巴走遠些！」

吳太太說着，吸上兩枝香烟，遞一枝到張春元嘴邊，張春元啣住了自願吸，吸了二三口，說道：

「你知道這次小楊急急地趕到鄉下去做什麼的？」

「信上說是他父親在生重病，難道另外還有祕密，既然知道，就該早些告訴我。」

張春元吸了口香烟：「不必說了，免得煩惱，算了吧！」

吳太太見他不肯說，愈是要知道這件事，便捏了拳頭在張春元肩膀上槌了一下道：

「什麼叫做免得煩惱，這話講得我肚腸根都在發癢，再不說出來，我要擰你的嘴了！」

「告訴了你，你要生氣的事情已經成爲過去了，我們談談別的話吧！」

「不可以，一定要告訴我，小楊究竟回去做什麼的？」

「買五十畝田！五十畝！」張春元故意放重聲音說：「一個人有了鈔票，當然要去置產業，將來可以回去享享清福，小揚不比我，他做人是一向有計劃的。」

「不對，他那裏有許多款子買田？」

張春元哼了聲道：「怎麼沒有這許多款子？老實對你講，這月百貨店，你做老闆的沒有賺到錢，他袋子裏早裝滿了，不要說五十畝，一百畝也可買。」

「哦！」吳太太如夢初醒似的：「他袋子裏是怎麼裝滿的？每天收下來的鈔票都有賬目，由我點收，揩油也無從揩起，鈔票給我收在鐵箱裏，偷都偷不到。」

「呆子呆子！」張春元把吸剩的香烟丟掉道：「索性告訴了你，開始經手這裏的房子，一筆頂費，擺明了講，起碼二成回佣，隨後裝修房屋、水木作、傢具店，那一樣沒有外快？進貨方面更不用說了，裏面花樣多得了不得，告訴了你，只怕你要駭出一身汗來的。」

吳太太聽了，咬咬牙齒道：「這傢伙真沒有良心，將來看他去做癩三家裏天火燒，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也可讓我少損失些。」

吳太太愈講愈氣，梳妝檯上本有一張楊源生的半身肖像，嵌在白銅玻璃架裏，劈手拏過來往地上一扔，玻璃碎成無數片，照片躺在地上，又用腳去踹着，最後拾起來撕成四片往痰盂裏一丟。

「這個殺千刀的以後再到這裏來，立刻扭他到警察局去，營私舞弊，辦他吃官司！」

張春元在邊上看着，面上很冷靜，肚子裏却在暗好笑：「事情已過去了，犯不上生這大的氣，賬簿在什麼地方，拏來我給你查查，另外有花樣沒有？」

吳太太慌忙去開了鐵箱，把幾本重要賬簿拏給張春元道：「以前只怪我太相信他了，什麼都交給他辦，誰知他良心比煤炭都黑，看他將來有好日。」



子過！

張春元翻着賬簿笑道：「我也是個黑良心，罵人不要連我也帶在裏面。嘿嘿！」

「你是黑良心嗎？」吳太太推到他邊上去，嬌聲嬌氣的說：「只要我情願，由你黑良心也好，紅良心也好，本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了。只有一樁，你如背了我與第二三個女人不清不爽，我就與你拚命！」

「這話嫌遲了，外面早有四五處小房子借好了，命怎麼拚？大家還是早些各自離開的好，小楊還沒走遠，明天可以叫得回來的。」

吳太太聽了，一伸手即在他不平整的頰上摸了一下，笑聲從鼻孔裏發出來：

「你好，故意在嘔我，以後不許再提小楊，當他死掉了。我有胃氣病的，多受了刺激，胸口就會作痛。賬上有沒有別的弊端？不滿你說我雖識得字，寫得成，賬目上的進出，却一竅不通，誰要壞了良心作我的弊，我一輩子都不會弄明白的。」

「假癡假呆，是故意說給我聽的？」

「天在頭上，我把身體都交給你，還要有什麼在你面上假癡假呆。你這人什麼都比小楊好，獨有肚子裏疙瘡太多，人家說倭子肚裏疙瘡多，你不是倭子。」

張春元放下賬簿道：「一本賬簿已看得眼皮發癢，其餘的明天再看吧，擎枝香烟來吸吸。」

吳太太忙去吸着一枝香烟，塞在張春元嘴上：「今天早些睡吧，昨天給那個鬼跑來一陣攪，真把我恨死了。噯！忘記把小楊身上的鑰匙擎下來，倒是個後患。」

「沒有關係，明天去叫個銅匠來，把上上下下門上的鎖換掉了，他身上的鑰匙還有什麼用。我料他今天不會來的，彈簧鎖上保險機扳下，外面也開



不進來的。」

吳太太點點頭，推在張春元邊上坐了：「晚上愛吃什麼點心，早些對我說，教他們去預備。甜的還是鹹的？」

「我不在乎這些，睡到半夜再起來吃點心，麻煩不麻煩？小楊有那種架子，我是沒有的。」張春元正羞臉色說：「我有一句話非聲明不可以，以後店裏的事情如需要我經管的，要全權交給我，否則我仍是老樣子，樂得肩胛上輕些。」

「昨天在床上都講過了，再不相信，明天在報上刊一條聲明廣告，你想，我們已在一張床上同睡同起了，還分什麼彼此！」

「那麼小楊呢？連放個屁都得問着你。」

「他喜歡那樣麻煩，劉阿斗的坯子，幸而我也問問事，不是那樣，這月店遲早要蝕本關門，他在鄉下却可以買上幾百畝田了。」

那月百貨店外表沒有什麼變動，內部却逐步是改組了，開始是一切事權逐漸集中在張春元身上，連吳太太也作不了主，有什麼事，顛倒要請張春元去決定。隔了一陣，經濟權都在張春元手上了，開出去的支票，晚上下面交上來的鈔票，都須經過張春元蓋圖章點數，銀箱上的鑰匙，也在他身上，再隔一陣，下面的職員，只要抓到一點半點小錯處，立即停職，重新用進來的人，兩個是張春元的外甥，一個也姓張，面孔很像張春元，只是沒有麻子，有人說是張元春的胞弟，張春元却又不承認，也不正式否認，另外幾個，則是張春元的同鄉，以前楊源生因店事出去，路遠乘電車公共汽車，路近便苦著兩條腿跑來跑去，現在張春元特地備了一輛三輪車，即使到附近理髮店去修次臉，也得教車夫踏過去，上上下下的人都喊他張老闆，而不喊經理先生。

吳太太不像以前那樣火性子了，張春元在邊上總是小心翼翼地遞烟倒茶，伺候得非常週到，偶然提到一句楊源生，張春元便把眼睛一瞪道：

「你在想着他吧？我去給你找了來，給你們併併老碼頭，好不好？」

這話若在楊源生嘴裏出來，嚇雖不會天翻地覆，却也要家宅不安，現在就不同了，吳太太見張春元瞪着眼



珠說話，忙笑笑道：

「無意中講到他的，你又不高興了，我早就講的，當他死掉了，到你嘴上說得這樣好，聽什麼老碼頭新碼頭！」

「既是不想他，爲什麼常常要提他？」

「哎喲！自從他在那天走了，一直到今天才提一句，那裏在常常提他？」

吳太太着了慌似的加以聲明，忙遞塊毛巾給他擦臉。

張春元道：「想他不想他，這是你的自由，我不能干涉你，如有不滿意我的地方，只願說出來，我不像別人，要賴在這裏，老實說，這裏一份事情，精神差些的也應付不了……」

「好了，不要發牢騷了，你整天辛辛苦苦着，我很明白，以後我再提到姓楊的半句話，只願罵我打我，我不反抗的。」

吳太太這樣表示過，張春元麻臉上才有一些笑容。仰着臉吸了兩口香烟道：「聽說外面銀根很緊，不久物價又要大漲，特漲與去年八月裏一樣，我們最好在這幾天裏面進一票貨，貨價一漲，無形中就賺了一票。」

「你只願進好了，現在都是你的權，你要怎樣就怎樣，我是弄不明白的。」

「進貨要一筆款子才行，同行中都知道十天八天之後貨價要漲的，所以辦貨非要現鈔不可。」

「我們難道沒有現鈔了？每天門市賣下來的呢？」

張春元突然把面色一沉道：「不用你這樣來審查我，都有賬的，有現鈔沒現鈔給賬簿你看！」

說着，氣吼吼地走去，將一盞賬簿拿來往吳太太面前一丟。

吳太太沒料到這樣一個晴天霹靂，只是楞起眼睛，向張春元看着，張春元麻臉上非但沒有笑容，簡直有些殺氣騰騰的樣子。吳太太却笑笑道：

「難道我有什麼話講錯了，惹你冒火？」

「你在查點我的現鈔，看來是不相信我了，好在都有賬可查，你有了疑心，把賬簿翻翻看，我張春元做事，不是在吹牛，一向光明正大，硬碰硬的。」

張春元說到這裏，吳太太才明白過來，忙把張春元攆出來把賬簿一本本理齊整了放在原處，笑道：「你真會疑心啊！剛才你說要現款進貨，我說門市上，每天不是有現鈔收下來的？這不過一句普通話，那裏會有什麼疑心，我如常常疑心你，決不會把全權託付你了，睡在一床的人，就是有一二句容易引起誤會的話，也不要馬上發脾氣，給人家聽到了，大家面子上不好看。」

「不，就算你不疑料我，我也覺得責任太重，日後難免沒有人在背後批評，我是爽性子的人，如有難聽的話傳到耳朵裏來，無論如何耐不住的。這樣吧，以後我也像小楊在這裏一樣，只管進貨，銀根方面由你自己去處理。」講過丟過，這月店是我們兩個人的，不分彼此，又沒另外的股東，有誰來說廢話呢？以前我要管理銀錢進出，是不相信小楊，現在我不是不相信你，你辛辛苦苦是真的，如有可以託付的人，找個人來幫助你。」

到這時候張春元面上才露出些微笑容來，「辛辛苦苦二字談不到，只要你明白就是了。廢話講了許多，正事反而攔起來，貨價看來漲的分數多，所以我這幾天把門市上下來的現鈔都立刻辦了貨，因為現鈔放在銀行裏，博一點利息沒有意思，辦了貨一漲就是四成五成……」

吳太太不讓他說完，就搶着笑道：

「你這計劃很不錯的，只願做下去，今年做到年，想辦法把隔壁西裝店兩間門面頂過來擴充營業。」

「對了，我心上也這樣打算，所以現在要想在物價上翻身，只是力不從心，銀行錢莊又沒透支，弄得張天師有法無使處。」

張春元說着，只是抓頭摸耳，一副沒奈何的樣子。吳太太道：「可是爲着要辦貨缺少一筆現款？還是另有別的原因？」

「現在有貨在手上的，非常吃香，預備好款子，還要講交情，我與他們都是要好的朋友，交情够得到，就是手上沒有一筆頭寸，真是萬事皆齊，獨缺東風，剛才發的牢騷也就是這個緣故。」

說着，把目光飄在吳太太面上，吳太太道：

「假使一定爲了頭寸，我還有點小辦法，只是不知合算不合算？」

「哦！大概你有私房錢藏着？」張春元忙問上這一句。

吳太太笑道：「我還藏私房錢嗎？讓我給你看。」她把一隻首飾箱搬出來，告訴張春元這裏面還值幾個錢。

張春元似乎不經意的看了一眼：「這裏面東西變成現款嗎？只怕還辦不成十打汗衫。」

「且慢這樣說，打開給你估計估計，能值多少。」

吳太太用鑰匙把首飾箱開了，裏面計有大鑽戒三隻，珠花兩對，鑽石別

針兩枚，金鎖片大小六隻，金鍊條粗細共八條，一兩重金元寶十二隻，鬧龍鐲

四對，金腳鐲二對，十兩重大條六根，還有紅金白金鑲嵌的飾物很多，看得張

春元眼花撩亂，伸手把蓋子蓋上，道：

「收起來吧。」

「不能派派用場嗎？只要合算，一起兌掉它去辦貨，將來貨物上賺了錢再去置起來這些首飾，還是五六年前的，樣子都已過時了，日後都要換新式的了。」

張春元點上枝香烟，吸着道：「辦法是好的，不過這是你私房東西，女人家的脾氣我知道的，情願乾攔着沒有生產，不肯拿出來生利。」

「二三年前這是私房東西，現在可用不着私房二字了，我要瞞什麼人呢？你只顧拿去兌成現款，趕速去辦

貨，呆的變成活的，確比乾攔着好，現在又不去應酬，手上有這幾樣東西戴戴也就算了。」

張春元拿起一條金子店，又拿一隻鑽戒，在陽光裏看看，然後嘿嘿地笑着道：

「鑽戒的鑲工很好，如去兌掉了，未免可惜，這樣吧，拿到銀行裏去做押款吧，我約換計算過了，大概二個月

張春元拿起一條金子店，又拿一隻鑽戒，在陽光裏看看，然後嘿嘿地笑着道：

「鑽戒的鑲工很好，如去兌掉了，未免可惜，這樣吧，拿到銀行裏去做押款吧，我約換計算過了，大概二個月



到三個月，自己就有頭寸，這些東西就可以拏回來了，這一個時期裏，貨價起碼加倍，或許一個要變兩個。」
吳太太聽了，又是一迭聲的說好。張春元要她把裏面的東西查點一下，幾樣東西，開一筆細賬下來，吳太太毫無考慮，飄了一眼道：

「是你經手的事情，還怕出什麼毛病不成？只顧拏去好了，不要給我找麻煩了。」

「不，親兄弟明算賬，我做事情喜歡清清楚楚。」

張春元說着，便找了一張紙，將首飾箱裏東西一樣一樣記下來，又一樣一樣唸給吳太太聽。手續道地，不能再道地。吳太太不由伸着指尖在他額角上點了一下：

「你臉上有十樣景，心上也有十樣景，手續要辦得這樣清楚，還像自己人？」

「這是我本性如此，習慣成自然。」張春元把首飾箱蓋上道：「明天你也到銀行裏去，當面點交給他們。」
「好了，好了，你這種道地手續，我覺得瑣碎了。」

張春元便不再堅持要她去，只嘿嘿地笑了一陣。

第二天張春元即將首飾箱用包袱裹了，送到銀行裏去做押款，辦貨，忙了一個整天。他回來告訴吳太太，銀行裏因為這一陣銀根緊，不是老朋友不肯做押款的，利息與手續費，一共只有一角一分，像今天外面的風頭，就是出了二角五分還沒借處。

吳太太聽了，也覺眉飛色舞，趕着捧熱毛巾給他擦臉，倒茶，遞烟。想問一句進些什麼貨的，却怕張春元多心不高興，只是問道：

「今天貨價比昨天怎樣高些沒有？」

「怎麼不高，漲二成，但是我們沒有給他漲上去，仍照昨天的盤子，做成蜜蜂牌絨線，四百磅飛龍牌衛生衫，一百打，汽球牌麻沙汗衫二百打，藍菊牌絲襪五百打，各種牌子的毛巾一千打，還有黑熊牌棉毛衫褲二百打……」





吳太太見他很費腦筋的講着，忙說：「累了一天了，別報細賬了，歇一回吧，今天特地給你預備兩樣合胃口的下酒菜，喝兩杯酒談談。」

「那些貨都是棧單，日後如有錢賺，即把棧單拋出去，簡便多了。」

「這裏地方小，天氣又逐漸熱起來，那許多貨物搬來，下面也堆積不開，棧單好，你的主意真不錯！」吳太太高興得只是格格地笑。

吳太太推心置腹的愛着張春元，她確比以前閑散多了，楊源生未離開時，白天要在下面店裏幫着照料，晚上則與楊源生談談營業情形，軋軋賬上的收支數目，也就夠忙了。現在張春元先不許她到下面去，並且特別警告她道：

「下面店堂裏都是毛頭小伙子，不用你去擠在裏面，弄得不好，給頂綠帽子我戴戴。」
吳太太給他這句話講得面孔紅起來：「我就是那種見一個要一個的人？」

「事情也說不定的，小楊與你是怎樣的，我與你是怎樣的，當初我只嘴上敷衍幾句，不料你會自己把船搖擺來的，所以不放心你再到下面去，下面許多職員都很忠實，也用不着你下去。」

張春元像訓話似的一陣來，吳太太既羞且憤，若照以前的性子，耳光也會打過來的，現在非但不敢打耳光，連違抗一句都沒勇氣，反而笑了笑。

「要我整天在樓上，默着不要鬧出病來？」

「收音機聽聽，幫娘姨做做家務事情，怎麼會鬧出病來？坐牢監的女人也沒個個悶死的！」

吳太太聽他聲氣重濁，便格外留神，又笑笑道：

「何必說成這樣子，我不到下面去就是了，不信你可以問娘姨，你不在家，輕易不下樓的下面的人，從沒與他們講過半句笑話。」

張春元臉色才好看些：「這樣才像規規矩矩的做人，老實說，你如有什麼漏在我眼裏，哼！刀都要動的，犯了人命再講。」

「不必講得這樣血淋淋的，我不會那樣做出來，你放心好了。」吳太太仍是低聲下氣的說：「真的，你知道吧，離這裏不遠，轉角上也在開百貨店了，規模比這邊大，三開間門面，泥水木匠都在夢瑣，日後我們這裏不知會受影響吧？」

張春元聽了，怔了怔：「你怎麼知道的？」

「昨天劉媽在小菜場回來告訴我，我就趕到那裏去看了看，場面確實比這裏大，地段也好……」

張春元不讓她再說下去，不耐煩地把手一揮道：「你知道些什麼，生意各做各的，你又沒有辦法教人家不要開！」

「我不過告訴你一個消息，讓你心上有個數兒，雖然生意各人各做，在距離不遠的地方多出一家同行來，多少要搶掉一點生意的。我想。」

「你路道粗，想辦法去封他的門！」張春元拍着桌子說：「自己不懂什麼，偏喜歡多講廢話！」

吳太太慌忙笑着道：「不說不說，我明天要去翦幾件衣料，給一點鈔票我，一百萬够了。」

「那裏來的一百萬你不知道這一陣生意不好，頭寸緊，應付的貨款還沒付清，身上有衣服穿着，又要翦什麼衣料，打扮起來預備去軋男朋友？還是另外打什麼主意？」張春元把眼珠子突出像銅鈴，吳太太不敢對他臉上多看。

房間裏暫時寂靜起來，因為吳太太不敢再說什麼，張春元却也站起來往樓下去。吳太太聽他的脚步聲下了樓梯，實在耐不住了，便躺到床上去抽抽啼啼的哭，一面却又留神樓梯上的脚步聲，聽到是張春元的脚步時，連忙用手帕把眼淚擦乾了，裝做沒事人似的，連忙倒茶遞烟，惟恐張春元會冒火似的。她有時很迴憶到楊源生待她的好處，深悔當時自己爲什麼會那樣冒失，爲什麼不多加考慮就給張春元踏進房來，雖然他身體比楊源生結實，可是鬼神似的性子使人太難伺候了。



易引起誤會的。」

吳太太講一句，笑一笑，並看着他的臉色，慎防他的反應。誰知張春元先是陰沉沉看着，待吳太太講完最後一句話，猛的把眼睛一瞪，將桌子砰的拍了一下道：

「你到今天才知道我的脾氣我問你，爲什麼要把揩面毛巾當抹桌子布自己做錯了事，還說我火性暴躁，這話放到茶館裏去講，究竟是誰的不是！」

張春元講完話，又連連拍着桌子，香烟缸在桌子上直跳，吳太太的心也跟着跳，她連大氣都不敢出一口，只是偷覷着他的動靜，眼眶裏滿含着淚珠，有沒有跌下來，她竟沒有知道。張春元又直指到她鼻子邊：

「噢！你一張嘴很能幹，爲什麼不開口了？」

吳太太只當他要打耳光了，慌忙閃過一邊，「好了，是我錯的，你算賬吧。」

「交代你，以後講話給我留神些，當真惹我冒起火來，攔了耳光可不要怨我！」

她想到這裏，禁不住拍拍自己的額角道：「我怎麼會那樣糊塗的？」

「這話是什麼意思？」張春元正抓住一把算盤，在滴篤滴篤算賬，即把算盤一推道：「我看你有些神經病吧，怎麼會平空自言自語的？」

吳太太忙笑笑道：「我把揩面毛巾當做揩檯布了，所以在說我怎麼會那樣糊塗的。」

「這不是有神經病好好的？人會這樣沒腦子的？我看你近來真有些魂不在身的樣子，揩面毛巾怎麼能當揩檯布？不是神經病，即是給鬼摸了頭！」

吳太太本來是扯謊的，想不到反而挨到一頓罵，心上不由也生了氣，但又不敢隨便發作，仍笑笑道：

「偶然做錯一樁事，就給你罵到這個地步，你近來也變得火性暴躁的，芝麻大小的一點子事，就要發脾氣，大家都是慣了的，若是略爲陌生些，很容

張春元說着，呼嚕一口痰吐在地上，搖搖晃晃的往樓下去了。

此後，張春元愈來愈暴躁，只要有一句半句惹動了他，立刻拍桌槌凳，指判臉上來，罵得吳太太只有將眼淚往肚子裏嚥，有時背着張春元哭紅了眼睛，張春元見了問時，忙又扯着謊掩飾，爲什麼要如此，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吳太太變了一個很純善聽話的女人了，張春元禁止她到下面去，她當真不到下面去走動，有些日子到小菜場去，都由後門進出，至多只側過臉去，向店堂裏看一眼就算。這天他在小菜場回來，跨進後門，就聽到店堂裏有人在爭吵：

「你們這片店可以關門了，這種普通的襪子都掣不出，真是現世！」

職員的聲音：「你嘴裏清爽些，這裏靠你一個買客，早倒了楣了！」

「照你這種做生意派頭，冬至不出年夜，一定要關門的，你不要神氣，這裏關了門，只好到馬路上去做黨三，做路倒屍，看煞你！」

吳太太禁不住探過身子去看時，那個職員却要衝出去扭住那個買客，邊上兩個職員勸住了，那個買客一路罵出去，門外却擁起許多人來，瞧熱鬧。吳太太雖然不很懂得做生意規矩，這種情形却覺得不怎麼好，是以前楊源生所最忌的一件事。若在往日，她要出去將那個職員抱怨幾句，以後不能再有這類事情發生，現在只好悶聲不響，聽其自然。她這時候順便在店堂裏巡視了一下，不由暗暗皺眉，覺得幾隻玻璃櫃檯，都是灰塵污漬，好覺很多日子沒揩拭過，裏面的貨物也不怎麼整齊。她想這種樣子，簡直沒有精神前途，不要失敗的？

她到樓上悶坐了好一回，張春元却匆匆的回來了。她想對他說，又怕碰釘子，不說，心上又覺攔不住，臉上不覺顯出尷尬神情來，張春元對她看了看，把手指指道：

「人家在外面辛辛苦苦回來，看不到一隻好面孔，難道天下真有生成了孤孀樣子的？說羞，低了頭直搖，好像不勝遺憾的樣子。吳太太想不到會給他直截了當罵成這個地步的，她最恨人家講





她孤孀一類的話，要冒火又沒勇氣，心上難受之下，掉眼淚是女人的本能，張春元偏是細心不過，他通的一蹶腳：「難道我的話又講錯了？我回來到這個時候，足足半小時了，你面孔上可曾有過半絲笑容吧？算它房子裏沒有鏡子，自己到後門口撒一泡尿照照，究竟是一隻什麼面孔！」

吳太太已經在忍不住掉眼淚，經他這一來，更是委屈上加委屈，但不敢當面有什麼表示，一扭身子就往邊上一間屋子裏去，張春元却趕上去一聲喝：「你到那裏去？我講了這許多話，沒聽到你回答一句，可是故意和我在鬥氣，還是有什麼事不滿意我，你倒說句話來聽聽，難道是不能開口的啞子？」

這一逼，吳太太却忍不住哭了出來，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張春元噴了聲道：「今天這裏死了人嗎？要你這樣哭！」

吳太太直聳動着肩膊，抽噎着道：

「我好好的……時候你一些不為……什麼……把我罵到這個地步……」

「我與你講話，為什麼沉着臉不理睬我？你是什麼大亨，搭架子給我看，天王老子都不買賬，不要說你有顏色，只顧舉出來看！」

張春元手一揮一揮的講，吳太太只怕他會攔她的耳光，什麼話都不敢再說。張春元見她不敢開口，也就收住威風，吸着一枝香煙，很匆忙的走了。

吳太太痛定思痛，門上房門足足哭了一個鐘頭，雖然在傷心到極點的哭，却仍舊提防着張春元會在這個時候撞了回來，所以房門上一有聲響，連忙拭乾眼淚痕，走去開門，門外站着的劉媽，是她新雇來的娘姨，她手上擎着一條剛擰了來的熱毛巾，忙抖開遞給吳太太道：

「師母！自己身體保重，不要多哭，先生是那種性子，只好耐住些性子隨和他，認不得真的。」

這幾句極普通的話，但聽在吳太太耳朵裏，却覺得非常溫暖，接過毛巾

按在臉上，「啣啣嘴」益發哭得厲害。劉媽禁不住拉起衣襟來，擦了擦眼角，似乎很同情吳太太，却又不知該講些什麼話安慰她。吳太太放下毛巾，哽咽着道：

「劉媽！像我這樣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倒不如……」

「哎喲……師母！再不能打這種主意，夫妻究屬是夫妻，夫妻絆嘴舌是家常便飯，早上打相打，晚上養兒子，這是我們鄉下的老古話，生氣的日子就要想想好的日子，絆嘴舌究竟不是天天有的。」

吳太太恨不得把一肚子的委屈搬出來與劉媽講講，胸口可以舒散舒散，可是她似乎有着顧忌，不要因此更惹出另外的麻煩來，只說：

「絆嘴舌也是免不了的，像他那樣動不動就要發脾氣，也是少有的，別人不知道，你劉媽總有些明白，有時一些沒有什麼，就要指指點點罵到人面上來，剛才我連半句話沒說，也會把我罵得那副樣子，做他的女人，豈不難煞了！」

「師母！做女人的人，本來是吃苦吃定了的，要是我的男人好，我也不會出來幫人家了。」劉媽歎了口氣道：「這裏的先生，算是好的了，整天的兩邊忙，難得發發脾氣，還不管他，我的那個爛浮屍，才要氣死人哩！一天三頓酒，還要在茶館裏八圈麻將，都要在我身上出產，師母請你想想吧！」

吳太太道：「你剛才說這裏的先生兩邊忙着，還有一邊在什麼地方？」

「師母！你還不知道？奇怪！先生瞞着你呢？那邊轉角上的新開店，先生也常常在裏面，今天我去舀醬油，在那邊門前經過也看到先生在那裏指點人家擺欄窗，怪起勁的。那邊裝修得比這邊神氣，晚上電燈也開得亮，買東西的人一批進一批出，很熱鬧啊！」

「先生是去白相的吧？」

「不知道啊！不過我總看到先生在裏面白相的。師母！要是先生故意瞞過你的，千萬不要說我告訴你。」

「你放心，決不說你講的。」

劉媽走後，吳太太滿腹狐疑起來，暗想：張春元會瞞着自己在那邊另外去開店的，我待他可說至矣盡矣了。

還不拿出良心來對我！他存了那種心腸，怪不道下面弄得很腐敗。唉！祇怪自己太沒主意，當時聽了他的話，硬把我楊源生逼走，太糊塗了！太糊塗了！要是他在這裏，非但下面店裏不會弄成這副局面，閑氣也可少受不少。

吳太太愈想愈覺自己不對，愈想愈覺張春元近來行爲太可疑，眼前他的主權比自己大，吳太太想假使現在和他破臉鬧翻，必定一怒而去，這月店丟下來，一切事情是隔膜的，勢必不可收拾，再看自己花掉不少心血積蓄的那些首飾，給他拿去到銀行裏做押款，雖說是當時賈許多貨物的棧單，究竟是怎樣一種棧單，是不是真有這回事，自己完全不明白。他如一怒而走，豈不是都落了空？唉！我爲什麼要這樣相信他？

女人家到了想不開時，只有哭，吳太太又用手帕擦了一陣眼睛，但她有個希望，認爲今天祇憑劉媽一句話，就對張春元起了疑心，事實上究竟怎樣，還沒親自看到，就此與他鬧翻，豈非太冒失了。張春元雖然性子暴躁，動不動發脾氣，他的好處也不是沒有，本來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情是少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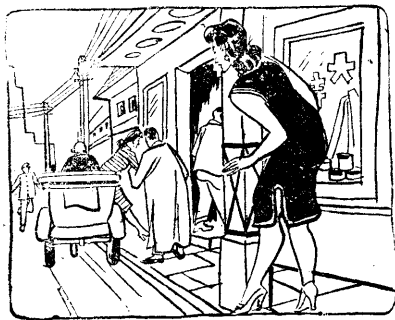
想到這裏，腦子裏油然而起的張春元的壞印象又逐漸沖淡了，並且她認爲自己挖出心來似的待他，他會對自己壞良心的，即使他不懷好意，現在不能打草驚蛇，要慢慢的想辦法，先將那起首飾收回來，然後和他算別的賬。

劉媽第二次到房間裏來，吳太太問道：「你真的看見先生常常在那邊新開店裏的？」

「師母！我要扯謊做什麼？沒有那回事，硬說有的，師母會重重賞我不成？」

「劉媽！我出去有點事，至多一刻鐘就要回來的，不論先生什麼時候回來，不能說我出去，就講我到烟紙店裏去買香烟的。」

吳太太交代過劉媽，便悄悄的跑到那邊新開店門前偷偷地往裏瞧着，裏面鬧鬧闐闐的，站滿了買客，與自己那邊冷冷清清的情形大不相同，却又看不到張春元的人，因想不要劉媽看錯了人，或是張春元偶然到這裏玩一回心



事便丟開一半。正想回去時，突然聽到很耳熟的鈴聲，一輛三輪車上坐着兩個人在轉灣地方停下來，吳太太忙閃在一邊看時，兩個人之中一個就是張春元，一個是二十多歲裝飾十分入時的少婦。他們一起下車，肩並肩的一起往那月新開百貨店裏走進去。吳太太睜大眼睛看着，待他們人影子消失在裏面時，她睜大的眼，睜裏却已孕滿了眼淚，接連幾滴掉在衣襟上，她都沒知道。昏昏沉沉地楞着一雙眼睛像個泥塑木雕的半嚮不動。

新開百貨店門前擴聲機裏在播着「郎呀……我愛你的心……」吳太太陸的一個驚覺，雙手按了臉嘴，噙噙哭着回去，路上人以爲她是個瘋子。

劉媽見她忽然哭着回來，忙說：「師母！你爲什麼哭？難道又與先生絆過嘴舌？」

「劉媽！我不要再做了……人了……」吳太太勉強說了句，接上又是嚎淘痛哭起來。劉媽笑笑道：「師母究竟爲了什麼事？看你很高興出去的，怎麼一會兒哭回來了？是椿什麼事也要使你傷心到這個地步，連人都不要做了？師母！不論什麼事，都要看開些，一個人吃虧就是便宜，像你師母，可以說是福氣人了，老闆娘做着，雖然也幫着做家務事情，究竟日子過得很舒服，先生的脾氣，那是他天生的，既然做了夫妻了，這是緣份，做女人的只好退步些讓讓男人，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先生與你我知道的相罵時候相罵，要好時候要好，半夜裏醒來，常常聽到你們在床上，噉噉噉談不完的話，不要好就有這些談的，像我與那個爛浮屍，才真是死冤家活對頭哩，睡在床上，背脊對背脊，下了床，大家都像不認識的，千年難遇講句話，若行你與先生這樣子，我笑都笑死了，還會出來做娘姨師母！快不要哭，擦個臉，一回兒要吃夜飯了。」

吳太太這時期宛如舉目無親的樣子，劉媽雖然隔靴搔痒的講了一大堆，胸口也像得到些溫暖，因爲眼前只有個劉媽可以談談。

「劉媽！你不知道我們骨子裏的事情……」她不好意思直說。

劉媽笑道：「師母！你不用講了，我早就聽到人講過，你與先生不是花燭，師母！我講話很直的，請不要生氣，上海地方不稀奇，無媒無證住在一起小孩子生下許多的，單是我眼睛裏已經看到不少了，你不要因爲這一點事情先生與你一絆嘴舌就生心，人家憑了三媒六證，紅燈花轎拜天拜地的夫妻一樣會不和睦，一樣會打開頭抓



破險的，那年十三刀砍死丈夫的詹周氏，他們不是紅燈花驕拜過堂的？師母！不要在這種地方生心，沒關係。」

「你還沒知道呢，殺千刀的現在另外有了一個人了！」吳太太眼睛又是一紅。

「嗯！先生在外面另外弄上一個了？怎麼知道的？師母！不要輕易信人家的話，我看先生一本正經在忙着做生意，還有工夫去攬女人的！」

「剛才我親眼看見的，還會假嗎？兩個人一起坐在三輪車上有說有笑，看得我眼睛裏要冒火了，劉媽！女人家什麼事都可以讓人，都可以氣量，獨有這樁事讓不得人，量氣也大不出的！」

吳太太又道：「劉媽！他帶着女人那樣親親熱熱坐在一車子上，教我不要生氣的！」

吳太太也只說了個大概情形，氣却氣得實實足足。劉媽正羞臉色道：

「師母！既是你親眼看到的，爲什麼不當場戳穿他？哎！師母！捉賊捉賊，捉姦捉姦，你不當場抓住那個女人，以後口說無憑，男人家一張嘴，你講他不過的，當場捉住，嚇先生不但不會放半個屁，將來反而會見你怕，不敢再對你狠天狠地。師母！我真要怪你太忠厚了，當場不發作發作，却氣得哭回來，若換了我，先跑上去兩記耳光，打了再講別的，不能先氣苦了自己，男人家有了那種花花草草的事情，你氣死了也是白死啊！」

吳太太抹抹眼睛道：「當時我也想到的，只是氣惱過了份，腦子裏就像攪暈了，只顧自己傷心流眼淚，看他們一對兒往新開店裏走進去了。」

「師母！這樣說來，先生是有計劃的，開一月店，弄一個女人，日後如其開十月店，就得弄十個女人了。」劉媽想了想道：「先進山門爲大師母！你當然是大太太，那邊的是老二，這個不容客氣的。」

「我是和他們計較大和小的劉媽，我沒別的當真惹我惱起來，只有去拚命，弄得大家做不成人！」

劉媽笑道：「師母！我不是說你沒用，看看你是很聰明能幹的人，想出來的主意可不對！我的辦法，這樁事情不是和，就是打，怕事的就和，先生那樣，瞞着你做，你只當不知道，氣量大些，假癡假呆倒底，即使講明了，輩份要挨一挨，不能讓人的，先生跟前一味用些軟功夫，使他時刻想着你，這是和。如其眼睛裏容不得這粒砂子的，那就不必客氣，明天就去打掉那邊的房間，把人轟走完結，那時候你師母要仔細忖忖，翻得下那個臉吧，不要一見先生瞪了瞪眼，便嚇得大氣都不敢出一口，鞋子穿不到，落個鞋樣，那才糟透哩！師母！你倒研究研究看。」

「要我再和他用軟功夫，氣量大，辦不到，他沒良心，我再用良心對他？橫字當頭，廚房裏那把菜刀很好，明天給我帶去，先砍倒他們，自己也是一刀，照我這樣做人，根本沒有趣味了，不如早些死了的好。」吳太太像已下了決心，劉媽聽了，對她臉上，看看，笑笑道：

「師母！你在先生跟前，高些聲音的話都不敢講，還敢用刀砍，不要輕看了那個連砍十三刀謀殺親夫的詹周氏，人家說她不是殺豬的屠夫轉世，就是劊子手投胎，才有那點胆力手勁。師母！事情已經在這裏了，仔細想想，週到才好。」

吳太太道：「你就看成我這樣沒用，一個人到了絕路上，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你別給我走漏消息，看我明天去鬧樁血案出來給你看看！」

「嘿！嘿！殺雞都怕的人，還想殺人，師母！我勸你把這個念頭收拾起來再說，吃夜飯吧，不知先生回來不回來，等一回呢，還是讓他去？」

「由他去，沒良心的東西，我望他在馬路……」

吳太太還沒說完，劉媽搖搖手低聲道：「不要說下去了，你聽腳步聲，這不是先生回來了？」





說着，吐吐舌尖，蹣足蹣手的走到廚房裏去了。到樓上來的果真是張春元，他與平時一樣的神情，走進來即往沙發上一坐，準備由吳太太倒茶遞香煙的，誰知吳太太只做沒見他的人，便突出眼珠子發怒道：「香煙也沒有看你這樣子，打算和誰生氣不成？這幾天你老大的在變相了，究竟什麼事情使你不耐煩的你說！」

「問你自己……」

吳太太說了這四個字，不知是胆怯，抑是氣過了份？下面的話便接不上來。張春元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一副暴躁樣子，指着自己鼻尖道：

「問我我惹你變成這種死樣怪氣的？」

吳太太的忍耐究竟有也限度的，張春元一味兇神似的迫着她，她本能地要起而反抗了，也來不及拭眼淚，拍着手向他一指道：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不要一味神氣活現專門欺負人，我是有兩個鼻子管，否則早就氣死了……」

吳太太心上所要講的，並不止這幾句話，性質也不這樣平淡，可是竟沒勇氣照樣說出來。張春元想不到她會公然與自己挺撞的，這還了得不平整的臉上，便起了重大變化，眼珠子突得格外出一聲喝道：

「喂！我壞了什麼良心？在什麼地方欺負過你？你說！你不說出一個原由來，我張春元豈是好惹的！」

「你當我不知道，我全部都明白了，挖出心肝來待你，你倒瞞着我，去另外開店，另外弄女人，把這裏的事情丟在腦後，下面店堂裏還成什麼樣子，教我外行人看看，也不成個局面了。」吳太太講得很傷心，禁不住又嚙嚙地哭。

「什麼話，我在外面開店還有女人？」張春元一跳三尺高，臉上許多缺陷裏都在冒着油汗。「這話是誰說的？你把這個人找來，讓我問他，另外開的店在什麼地方？女人在什麼地方？教他講出來，講不出，看我打他的耳光，什麼

謠言都能造，却來造我這種謠言。」

吳太太想不到張春元會這樣圖賴，指指道：「那邊轉角上的新開店不是的？」

張春元直湊過臉去，指着自己鼻尖道：

「那邊新開店是我開的，你借給我的資本？」

「不是你開的，爲什麼常常要在那邊去走動？」

「你這十三點，真是世間少有，大家都是同行，經過門口順便進去談談，這樣一來，這井店就是我開的了，照你這種看法，我在外面開的店多着哩！」張春元捋捋袖子道：「沒有關係，你如和我有什麼意見，只顧明白講出來，不要硬裝斧頭柄，造出些謠言來使我嘔氣，天下無不散之筵，大家走走開，也是一句閒話！」

吳太太聽到末後一句，不由格外傷了心。

「你自己做的好事，還說我硬裝斧頭柄，當真一個人不講良心了！噹噹噹……！」

「你橫一個良心，豎一個良心，我究竟在你面上壞過什麼良心的鼓，不打不響，話不講不明，你倒講出個理由來，一味胡說八道，我却不要這本賬的問良心，我張春元沒待錯什麼人，你說呀！」

張春元說時，劈手將吳太太肩胛一推，吳太太沒提防到，幾乎栽了個筋斗，只當張春元在動手打她，便也顧不得一切，猛虎出柙似的直撲向張春元身上來，哭道：

「你打好了！我預備給你打死算了！噹噹噹……！」

吳太太是用足全身氣力打算與張春元搏鬥一下的，可是張春元只抬起臂膊輕輕一擋，一送，吳太太再也立不住腳頭，一個踉蹌直跌在床前地上，便嚎啕大哭起來，嘴裏還在訴說着。張春元將桌子重重一拍，再指指吳太太喝道：

「你這賤東西，我知道的，你自己想換新鮮，另外有了戶頭，顛倒來咬我一口，沒有關係，擺句閒話出來，馬上脫離，若把我當楊源生辦理，哼，辦不到的辦不到！」

吳太太住了哭，瞪着淚眼向張春元看着。

「我想換新鮮了。這種喪良心的話該由你講的？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張春元不屑地把兩片嘴唇扁扁，「不錯，我將你看低了，你是一位三貞九烈的好女人，上海市長會給你在跑馬廳裏建造貞節牌坊，以後大有希望，我張春元喪盡良心，將來沒有好結果。」

「你不要冷言冷語，我總是上你的當，沒有你的鬼話一連串，我也……」吳太太又傷心得說不下去。張春元又怒氣勃勃地指着吳太太道：「你在放什麼屁！我的當？我在你跟前講過一連串鬼話的？你是三歲還是兩歲？我跑進房來強姦你的？還是你自己先鬆的褲帶去蘸點冷水拍拍額角頭，腦筋清醒一下，仔細給我想想再放臭屁！」

「跪在我跟前講許多肉麻話的是誰？」吳太太急得連連拍掌道：「你這張翻轉石榴皮的面孔，不是蜜糖一張嘴，有誰要你，自己去照照鏡子！我是一念之錯，一直錯到現在，有苦說不出！」

張春元最惱人涉及他臉上的事，現在吳太太竟把翻轉石榴皮在形容他，宛如火上加油，轟的一聲，隨手將一張桌子推翻，茶杯香煙缸，碎的碎，破的破，地上一團糟。張春元還不足以爲洩憤，劈手去抓到一隻玻璃花瓶對準吳太太，擲了過去，只因匆忙了一點，吳太太沒擊中，却擊中了床沿，花瓶碎成十多片，褥子上地上都是水，罵道：

「自己在作賤，死活不讓我走，那天你講些什麼好在還沒斷氣，不能再想想的？」

說着，奔過去一把抓住吳太太的臂膊往上一拉，吳太太跟着站起來，說是要拉她到外面去講理，吳太太只有掙扎着哭。劉媽早就站在房門外面，打算進來解勸的，因爲他們在講強姦鬆褲帶一類的話，有些不好意思進去。

劉媽這時候看到他們在動手拉扯着，將要扭打起來，便搶步奔進，將半邊身子隔在中間道：

「先生師母好了！好了！歇歇手吧，大家省一句，鬧到外面去難爲情的，有





話還是在家裏講。」

「你給我走開些，今天非要拉她出去評理不可，自己作的賤，倒夾反咬我一口，讓我拉她到馬路上去，講點給眾人聽聽！」張春元仍不放手。

吳太太到這個時候，也就橫字當頭：「好的，我們到馬路上去講給人家聽聽，看是誰的不是！」

「師母好了，你就省兩句吧，鬧到馬路上去打打罵罵，人家當把戲看的，大家省一句，也就沒事了。」劉媽向張春元嘿嘿地笑了笑道：「先生還是氣量大些，先丟手吧，你丟了手，師母也會丟手的。」

「爛污貨！真不是東西，把我當做什麼人？今天不給她一點厲害，以後我還能做人劉媽？你讓開！」

張春元說着，也不待劉媽讓開，舉起手就攔過來，吳太太眼快，頭一閃，一掌恰巧落在劉媽臉上，刷的一聲，非常響脆，劉媽痛得眼淚也流下來。

「喔唷！先生怎麼打起我來呢？」

張春元本待接二連三的攔上幾下的，這樣一來，也就住了手。吳太太想用指爪破壞他的麻臉，却給劉媽擋開了，一面再使勁將張春元一推，兩下就脫離聯繫。張春元氣吼吼地指指吳太太道：

「爛污貨！老子白相膩了！你去換新鮮吧！」

說時，怒匆匆的走了。吳太太不知捨不得這樣一個人呢，還是餘怒未休，搶着要追上去，劉媽只怕兩個人再扭起來，趕着把吳太太拉住了。

「師母！不要追上去，夫妻相罵，那有一直不收梢的，當真打起來，你是打不過先生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大家都在火頭上，省些事的好，一床一被睡的人，你讓些他，他讓些你，不算丟臉啊！我剛才給先生攔了一個耳光，那才冤枉哩！」

吳太太又是嗚嗚地哭：「劉媽！他的話你聽到沒有？自己在外面做的鬼事，倒說我要換新鮮了，還要罵我爛污貨，劉媽！你在這裏日子也不短了，我有什麼錯處漏在你眼裏？」

「天地良心的話，這是沒有的，賽過三層樓上的千金小姐，不要說上海地方，就是在我們鄉下，也找不出這種規矩人來。」劉媽擰了毛巾給吳太太擦臉道：「師母！男人家都是蠟燭脾氣，十三點要好的時候，你罵他幾聲，殺千刀爛浮屍，他却會笑着喊你好妹妹，心肝寶貝，你再擰他幾下，他也不會痛，男人家的下作脾氣，想想又好氣又好笑。現在先生這副強盜性子，人也殺得下似的，可是一到了半夜三更的當兒，千萬不要先理他，壓壓他的性子，他自會嘻皮笑臉的求着你，那時候你只管擰一把塞開他一句好了。嘿嘿！」

吳太太放下毛巾道：「這個賊麻皮那像是個人，完全畜牲脾氣，只知道人家奉承他……傷心呀！我是給什麼鬼摸了頭去的呀……會上這種人當呀……我當他良心怎樣的好呀……誰知……豺狼都不如呀！這種良心，不會有好收梢呀！」

她講着嚷着，又呼天搶地的哭起來。劉媽總算是熱心人，橫說豎勸的費了不少唇舌，不少時間，才把她勸住了。因為氣透了心肺，夜飯都沒吃，一直躺在床上長吁短嘆，思前想後，不知如何是好。

這一夜，張春元便沒回來，吳太太下半夜一直在哭着。

張春元非但這一夜沒回來，第二天第三天都沒見他人影。吳太太也接連哭了三天，他不是傷心着張春元的絕裾而去，而是覺得將來的沒辦法，可以商量商量的只有劉媽，劉媽也像義不容辭似的在邊上貢獻着意見。——「師母！你不能老是哭啊！一月店一個家，不能沒有個主兒的。先生賭氣不回來，你要到下面去照顧照顧的，櫃檯上揩揩油的事情，不能說沒有吧。先時，我還不相信先生是那種硬心腸的人，爭吵幾句，氣上一天半天，也就算了，誰知他竟是三天不見面，這還不用去講，今天我打小菜場回來，確實看見先生與一個年輕女人坐在三輪車上的，我故意走近去叫他一聲先生，他只看了我一眼，唔都沒唔一聲，看樣子，鬥氣要鬥到底了。」那女人打扮得真時髦啊！

這話像尖刀蘸着鎮江醋在吳太太心坎上劃了一下，又痛又酸，擦着眼睛道：

「劉媽！那天我告訴你，你還有些不相信，今天你親眼見了，我造他的謠言沒有算我瞎了眼睛，鬼摸了頭上他的當，難道還有瞎了眼睛的把他當做寶貨的？」

「師母！你不要生氣，以前他是在你身上弄幾個錢去，現在他開店，有了鈔票，上海地方，女人要一千個都有，我的一個老東家，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他還弄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做姨太太哩，世界上的事情，有錢使得鬼推磨，師母！不是我講你，以前太癡心了，我只知道女人要靠男人的，只有這位先生顛倒要花你的錢，面孔都不要！」劉媽代她決了主意道：「師母！你譬如做了一場惡夢吧，快把他丟丟開另外打主意，那種人再與他在一起，說不定還要鬧出人命來呢！」

吳太太急得拍拍手掌道：「劉媽！你還不知道哩，一個月前，有一隻首飾箱交給他，拿到銀行裏去做押款，單是大鑽戒有兩隻，金條有八條，鎖片，鍊條，珠花，零零碎碎我也記不清楚了，你想想看，要值多少錢，不能不向他要回來。」

「有那許多值錢東西交給他的嗎？師母！你太老實了，女人家有一點首飾，就當性命似的藏着，誰肯輕易交給男人拏出去的？」

「這就是我自己昏了頭，當時沒有仔細想想，現在後悔來不及了！」

劉媽道：「師母！這不用客氣，去向他要回來，那樣神氣一升店開着，還怕他賴掉。」

「劉媽！你給我想，他還會到這裏來吧？」

「師母！這要問你自己了，你們還有骨子裏的事情我劉媽可就知道了。師母！你還望他再到這裏來？」

「……」吳太太撐着頭在沉思着。

「師母！你心上在望他再到這裏來？」

「劉媽！我不是再希望他來，苦頭還嫌沒吃够？只是下面店裏的事，拏去做押款的首飾，不要問他拏回來的？」

吳太太道：「現在這裏的事情，真是一把亂頭髮，教我怎麼下手！」

說着，又是一把眼淚。劉媽道：「師母！不是我嘴快，現在你還在念着他，他是早把你忘記了。夫妻爭吵打架，不

作為奇，我也是過來人，早上吵過打過，晚上一樣到床上睡，第二天起來，大家都把隔天的事情忘記了，那有這些日子人面不見的？再加另外有了女人，就是把他的心請回來，他的心不會在你身上了，我知道的，女人家癡心的多，打架的時候打架，過後總覺得捨不得的。」

「你還說我捨不得現在想起來，恨不得咬他幾口肉，我是要他來把這裏的手續了了清楚，以後大家一刀兩斷，就是馬上蹺辮子也不在我心上，女人當真少不得男人的？」

「這話一些不錯，男人好的不必說，弄到個沒良心的，不如沒有的好。」

吳太太有些回頭是岸似的：「劉媽以後我不再做冒失事情了，你給我想想，賊麻皮如其一直不來，怎麼辦？我的損失也太大了。」

「這個很容易，他一直不來，可以到那邊去找他，一次找不到，二次，二次找不到，三次，好在只隔開十幾家門面，一天去找上五六次，還怕找不到他的人。」劉媽道：「事情雖不關到我，可是有些看不慣，女人總是幫女人的，現在先由我去請他來的最好，不來，就要你自己去了。」

吳太太道：「這個主意很好，劉媽，賊麻皮是那種強盜脾氣，你仍要像往日那樣客客氣氣的，把他哄來再說。」

劉媽笑道：「師母！你真好，那天把你罵到那個地步，現在又牽心掛腸的捨不得了。師母！你放心，憑我一張嘴，總會把他哄來的。」

「劉媽也變成油嘴滑舌的了！再要說到捨不得，我真是在作賤了。」劉媽笑着去了，約摸二十分鐘，却鼓起嘴回來了，手掌一拍道：「師母！我要不是有兩個鼻子管，馬上會氣死在那裏的！」

「沒見他的人，還是講了些什麼話，把你氣成這個樣子，是我與他的事情，要罵只會罵我不會罵到你頭上去的。」

「哼！」劉媽又把手掌一拍：「本來我是生的隔壁氣，他敢罵到我頭上，」



馬上賞他三個戴耳光！」

「這樣說起來，他是在罵我了，罵些什麼話？」

劉媽長長的嘆口氣道：「師母！你不用問了。總說一句，下作極了，連我都氣成這個樣子，還用告訴你，那些話在小流氓嘴裏出來還可說，做老闆的人也講得出的。」

吳太太也不用再細問，氣得幾乎又要流下眼淚來：

「他的人在那邊店裏？」

「在賬檯上坐着，神氣活現的。」

「讓我去和他拚命！」吳太太說去就去，一口氣趕到那邊新開店門口。

她是鼓足勇氣趕到那裏去的，可是當她由三層樓到下面，再走到新開店門口，便打了折扣，就停住在玲瓏欄窗跟前，一股勇氣却像走洩完了，非但想不到拚命二個字，連預備在肚子裏幾句對罵的話都記不起了。

這時她腦子裏却浮起個長方型的麻臉，似乎瞪着眼在罵她，同時又像有粗壯結實的拳頭在揚起着，禁不住打着寒噤，兩條腿軟軟的，若不是扶住了牆壁，也許會栽倒的。

劉媽只怕她會吃虧，早就悄悄的跟過來，見她在玻璃欄窗外面站住不進去，只當她準備一下，後來看她在擦眼睛，便趕上去輕輕喊道：

「師母！不要在這裏哭，如其不與他去吵鬧，還是回去慢慢的商量，這副樣子漏在他眼裏，益發使他瞧不起了。回去吧，師母！」

吳太太認為她的話很對，悽然道：「劉媽，這個人的良心壞透了，你看這邊店裏佈置得多麼好，我們那邊成什麼樣子？」

劉媽對新開店門面上掃視一下道：

「哼！一個人當真壞了良心會發財的，這店裏早要遭天火燒，紙皮不



給電車撞煞，也要發急痧送命！

吳太太回到家裏，又是一陣傷心，一陣哭。劉媽問她爲什麼不衝進店裏去當着衆人坍塌他的台也是好的。她也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說：

「劉媽！我這個人現在變成沒有主意的獸子了。你年紀比我大些，倒給我想辦法看。」

劉媽一個苦笑道：「師母！我是沒有什麼見識的人，相罵打架可以在邊上幫幫忙，這樣一开店，真是木棒吹火，一竅不通了。不過就這樣饒過他，連我也不服這口氣的。師母自己又這樣懦弱，沒有個好好的幫手，只好自認吃虧，算他額角頭亮！」

「不瞞你說，若在一年前，我只要露句口風出來，立刻可以開兩三車帶槍的弟兄來，將麻皮打成個肉餅子，都不成問題，現在却辦不到了。」

「師母！你別心急，我想到一個人了。」劉媽很費腦筋似的在想着：「師母！我有個姓關的老東家，六十多歲，手下徒弟有一千多，寄女兒也很多，我在幫他做的時候，那些徒弟寄女兒們在外面吃了人家的虧，那個關老頭子便會拍拍胸脯站出去，反轉本來，後來他的名氣一大，人家只要一聽到是關老頭子的徒弟寄女兒，便不敢欺負了。師母倒不如你也去認他做過房爺，由他出來和麻皮算賬，不怕麻皮再兇。師母！那個關老頭子，外面看看並不兇，如與他講翻了臉，嚇褲帶上，就插着一把手槍，聽人說，他會打死過人的。請他來跟麻皮講話，就不怕麻皮不服貼，他肯幫忙的話，看麻皮敢多放半個屁。師母！你自己想想看，要不要這樣去做？」

一個人到了束手無策的當兒，如其邊上有人貢獻他一個意見，或是指引她走一條什麼路，那就像黑夜明燈似的，覺得這個幫助很不小。當時吳太太就覺得劉媽的話很對，忙說：

「劉媽！那個關老頭子真有這副手面的？」

「嚶！我還扯謊哄你師母不成？眼前他的名聲很大，在外面提到他的名字，沒有人不知道，連官府都買他賬的，他徒弟闖了禍，抓到警察局去，只要他一個電話過去，馬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前年一個徒弟砍死他一個姘頭，這不是鬧了人命，關老頭子教他不用慌，只顧在他家裏住着不出去，也就沒有人敢去抓兇手，後來日子



「久，那個徒弟便也逍遙自在外面走動了。」劉媽又加重聲氣道：「師母！你只要看在這樁事上，就可以知道關老頭子的力量了。」

「我只要他出來給我收拾一下賊麻皮，教他把店裏的賬交出來，首飾還給我，也就算了。」

劉媽道：「只要關老頭子派幾個徒弟來，麻皮就不敢兇了。師母！我們在這裏關老頭子關老頭子的嚷，人家都喊他關老爺哩！」

「不管他關老爺關少爺，我怎麼去認他做過房爺，可是自己找到他門上去？」

劉媽笑道：「奶奶！你太把事情看輕了，拜他做過房爺的都要請有面子的人去講，關老頭子還要仔細打聽過，差不多的人就是跪在他跟前，也不會理睬你。」

「這樣說起來，事情透着難了，除掉你，我沒人認識他的……」

「師母！不用着急，我在關家做過兩年，關老頭子跟前可以講得上話的，他的三姨太更與我講得投機，等一回讓我先到他三姨太那裏去一次，保險可以成功，像你師母是閉店的老閩娘，他會不收你做乾女兒的。」

「關老頭子也有姨太太的？」

「一共七個女人，一天住一處，七天轉回頭，倒也太太平平的。」劉媽笑道：「這個老頭子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女人。」

吳太太歎了口氣道：「男人喜歡女人，不與我們女人喜歡男人一樣？」

「師母！這個老頭子有些古怪哩，六十五歲了，每夜少不了人陪伴，精神比年輕小伙子好，挺腰直背的，天一亮就起床了，面孔上紅噴噴的，像搽了胭脂，要不是他每年在做生日吃麵，誰能知道他是六十多歲的人。」

「今天就給我去，成功的，我也安心了，不成功，還得另外想辦法，就這樣便宜麻皮，死了也閉不攏眼睛。」

「不說你師母了，就是我在邊上看熱鬧的人，也不服這口氣。」
 吳太太歎了口氣，便掏出一一些鈔票來給劉媽：「這是做車錢的，家裏的事情攔一攔，馬上到關家去一趟，日子多，事情更不好辦。」

關老頭子在上海確實有些名氣，他在二十多歲時，在法租界當巡捕的，那時法國人治理法租界，自有他們『法蘭西政策』，所有巡捕餉款，大部份出產在人力車照會上，每個巡捕每天至少要攔兩張人力車照會繳進巡捕房去旁的事，倒沒這樣認真。關老頭子當時擅於攔照會，別的巡捕還兩張銷差算了，他却非常賣力，起碼四五張。他站在馬路上值差時，拉車子的遠遠見到他的影子，寧願繞道而行。知道他的車夫們，便公送他一個綽號，叫做『閻王手』。並且詛咒他必定死在槍彈下，或是要給電車輾死的。可是關老頭子因為他攔照會的成績，常居冠軍，法國人『頭腦』非常看重他，逐漸由小巡捕擢陞為『三道頭』、『包打聽』。地位高了起來，他的市面也就愈撐愈大了，幾家賭台上有俸祿吃『黑貨公司』也得軋一腳。黑長衫，呢帽斜戴著，右腕上一隻五六分闊的玉鐲，翹起一隻大姆指，坐在包車上拉過時，相識的人，都指着說：

「關閻王升梢得多快，去年下半年還看見他抓根棒站馬路的。」

一個人有了地位，便顧到名譽，關老頭子常常聽到人家背後喊他『閻王』，很不高興，當時恨不得要找人打架，又想把公事手槍掏出來把喊他『閻王』的人打上幾槍，俾收殺一做百之效。後來一想，弄出人命來說不定會影響到自己的前程。他福至心靈，與其動槍動刀，不如利用口頭宣傳。於是他又開治錄收『小腳色』而錄收小腳色時，並不嚴格甄別，攤大餅攤的也收，開菜館的老板亦能入門，八仙橋一帶『韓莊』主人一樣可以認他做『老頭子』。三教九流，來者不拒，情形髣髴像『封神榜』上的通天教主，妖魔鬼怪都收做入門弟子的。可是雖然人頭蕪雜，一部份的潛勢力却也不小。『關閻王』也就成爲『關老爺』。在巡捕房的地位已由『包打聽』陞做督察長。原來住的一間前樓面房，門口煨行灶，現在却是兩上兩下稱做公館了。原籍跟出來山東小腳女人，已不能饜其慾，早在不明不白之中與一個蘇州娘姨勾搭上了，小腳女人大哭大鬧，敵不過關老頭子把手往桌子上一拍，總算爭得一個『大太太』的名義，徒弟們趕着喊『大師娘』，也就相安無事，後來給人家『

講斤頭。』男女脫離關係，斤頭講好，女的竟做了他的三姨太，非但得了人，還有一部份財。以前關老頭只開一升老虎灶，後來東一升茶樓，更有幾處酒菜館，戲館，人家靠他牌頭開店，送他乾股的，不知有多少。聲勢喧嘩，不但是上海人知道有個『關老爺』，京滬線滬杭線一帶，也耳聞其大名。法國駐滬領事也不時請他去談談，喝喝香檳酒。包車不夠迅速，已是汽車代步。兩上兩下房子，改辦老公館，新公館是洋房，這洋房從何而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

關老頭子也做過一些驚人事件，在沒有享受到賭台上『俸祿』時，曾派他手下的『小腳色』到一家賭台上『給顏色』。他們看用『小插子』把腿上的肉割下一塊來下注，賭台老板連忙派人出來打招呼『講開』。每月派一份『俸祿』。另外一家賭台是用手溜彈去下注的，老板照樣『服貼』。其餘別家賭台，望風披靡，不待關老頭子的『顏色』擺過去，便派人到他家裏去『落門落檻』。談好以後，開新賭台的，非但把關老頭子的『俸祿』列入預算，並且請他加入股款，『毆他的牌頭』。

『黑貨公司軋一腳』的事情更轟動了，那時候包運『黑貨』的，也是上海一個狠客，四面兜得轉，運『黑貨』是公開秘密，利益好得嚇壞人，關老頭子名下沒有沾到些微油水，非但面子沒有，心上生氣，連眼睛裏都在冒火，手下幾個親信徒弟說：

「老頭子！現在外面沒有一處地方不賞你的賬，獨有這『黑佬』不給你一點面子，真是豈有此理！」

「你們不要心急，我正在動腦筋，我們先禮後兵，請與他們對式的朋友談一談，他們落檻的，也就算了，要是他們不識相的話，再給他顏色看，這樁事不攪點面子來，關某人也不用在上海混了！」

「老頭子！那邊做事情非常洋盤，連蹩腳柄根都有名字在裏面，你老頭子面上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不是看不起你老頭子，是當你老頭子起碼人。現在派人去講，求出來的雨不會大的，而且先失自己的面子，給人家看。」





不起。」

關老頭子道：「這樣說來，先禮後兵不好，馬上給顏色他們看！」

「對的！他們都是蠟燭，先兵後禮，讓他們看見顏色，不怕他們不服貼，不怕他們不派人出來講。」

「好！」關老頭子便答應他們先兵後禮。

「老頭子！你放心，事情我們去辦，保險有面子，不過他們派人來講開時，不能太便宜他們。」

「這個我明白。」關老頭子低聲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他們那邊不是好欺負的人，我們也得自己量量自己的力量，辦得不好，失面子還在其次，以後我們在上海就站不住腳了。」

「放心，放心，老頭子！做徒弟的根子都摸清了，最近他們有票貨從漢口下來，三天裏面到上海，我們那時候預備五十個人，三十枝傢伙，分兩條路候着，還怕攪不成功。」

關老頭子不放心道：「他們也帶了傢伙押車的，你們不要太冒失了。」

「不會失事的，保險不會有人掛一點彩，那邊太平日子過得太久了，一個個養得白白胖胖的，他們的傢伙，只好嚇嚇洋盤，我們給他個冷不防，還會誤事嗎？這一次事情辦好，以後不論什麼事，沒有人敢不賞賚。」幾個親信徒弟擦掌磨拳的說。

果然不出那些徒弟所料，五十個人，三十枝傢伙，在軍工路上將一大卡車的『黑貨』截住，架到一個地方放下，半小時後即有人找到關老頭子家裏去開談判，『斤頭』講下來，當然又是關老頭子勝利，嗣後每月由『黑貨公司』致送紅利一份，關老頭子並介紹若干『小腳色』進去當職員，事情就這樣圓滿解決了。

這樣一來，關老頭子的大名，在上海可謂婦孺皆知了。有許多公益事業，慈善機關，發起人裏面，都有他的名字列入，非但關老頭子自己，連他名下幾

個親信徒弟，也大紅大紫起來。

上述都是關老頭子過去的光榮史，抗戰期內，關老頭子腦子簡單，沒有國家思想，又捨不得丟開繁華的上海去到大後方，一直在上海待着。東洋人知道他在社會上有一部份潛勢力，便威脅利誘的來拉攏他。要他出去做官，關老頭子頗為心動，認定做官是件榮宗耀祖的事情，很想試上一試，旋見幾個與東洋鬼子接近的人，會糊裏糊塗給人暗殺送命，他就胆寒了，覺得自己已有這點年紀，還是知足常樂，不必冒了大危險去做什麼官了，說起來是漢奸，這奸字多難聽。

那時候東洋人仍牛皮糖似的膩着他，開什麼會，發表什麼宣言，都將他的名字寫進去，並且車馬費什麼費，每月送到關老頭子家裏，起初關老頭子有些收了不是，不收也不是的感覺，後來看見收了也沒什麼災難降到自己頭上來，也就悄悄地收下了。

勝利後，他的麻煩就來了，有人說他是漢奸，但又抓不到什麼證據，說他不是漢奸，却又人言可畏，附近鄰舍會看見東洋人常常在他家裏進出，不無蛛絲馬迹，可是終以沒有確實證據而將他擱在旁邊。這一擱，關老頭子的聲望便江河日下，再也沒有往日那樣炙手可熱的樣子了。

世態炎涼，不會因人而施的，以前關老頭子在風頭上，能够一張門人帖子投進去給他收下來，似乎面子上翻了金的光榮，請吃飯而有關老頭子在座，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現在可不同了，什麼地方都不給關老頭子擠進去，那些門牆桃李，對他更有些假癡假呆，對人家說「以前拜他做老頭子不過吃吃豆腐罷了。」

佛是一枝香，人是一口氣，關老頭子沒有蝦兵蟹將附和他，等於少了一口氣，什麼都呆住了，一個人也就靈頭靈腦，不怎樣新鮮了，上門請他「講斤頭」的事情，簡直絕無僅有，拜他做「老頭子」的更沒有這回事了。現在劉



媽只知道他的一筆隔年陳賬，吳太太又是但求有人為她收拾那個麻皮張春元，聽得有這一位神通廣大的關老頭子，便一心一意的願去做他的乾女兒，所以連連催着劉媽到關老頭子家裏去。

關老頭子做夢也沒想到這時候有人來作成他『生意』，當然十分歡迎，再不像從前，不論來拜老子認乾爺，介紹人必須是大面子，還得再三央求，始肯錄收。現在吳太太只經劉媽在三姨太太跟前幾句話，三姨太太馬上去與關老頭子一講，關老頭子一口允諾，把劉媽叫來開了個仔細。關老頭子在嘴面上還不肯自貶身價：

「劉媽！這幾年來我是不喜歡管閒事了，人家來要我怎樣怎樣，一概謝絕，面子再大些，也不理他們。今天是你劉媽來了，從前你在我這裏做事勤力，很是忠心，難得來託我一件事，不好意思回掉你的。嘿！」

「老爺我們那位師母，人挺好的，現在給男人欺負得無路可走，沒人幫她的忙，真可憐相！我在邊上看不過去，便把你老爺的威風講一點，她聽聽，她就要我馬上來懇求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幫幫忙，給她出出氣，將她男人吃沒她的，一隻首飾箱拿回來。」

關老頭子一摸下頷上的鬍鬚，呵呵地笑道：

「這是一樁起碼小事，只要他男人不是窮得像蠶，或是避風頭不在上海，總有辦法的，姓關的在上海，這些日子了，經手辦的大大小小的尷尬事情，不知有多少，從來沒有失過面子，只要把我姓關的名字喊出去，他就吃了犯着走！」

「是啊！你老爺三個字擲出去，嚇也把他们嚇倒了。」劉媽笑道：「那個男人我看他只會欺負欺負女人，別的路道沒有的，一开店倒開得很大的，都是在女的身上刮去的本錢啊！」

「好這混蛋東西，胆子真不小，不給他看看顏色，還要無法無天哩……」

劉媽笑道：「老爺！我到他們家裏做事，還只一個月，當初只知道那個男



人性子暴躁，直到前幾天才見他們大吵大鬧的把西洋鏡拆穿，我才明白他們是怎麼回事。男人待她真兇啊！一句話不對，馬上罵得狗血噴頭，其實他沒那個女人，那裏能去開店坐三輪車，看來良心給狗吃掉了。」

關老頭子聽着，把眼珠子骨落骨落直轉，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的，你回去告訴你師母，我一定幫她的忙，教她放心，不過要她親自來把經過情形告訴我，我才能把事情安排好，一記生活過去，不怕那邊不服貼。」

「不錯，要她親自來向老爺當面講仔細的。」劉媽道：「請老爺去翻翻歷本，這幾天之中有好日子吧，拜過房爺要挑好日子的。」

「這也不一定，我是不迷信的，因為事情拖延久了，就要難辦的，辦得不好，我的面子攔到什麼地方去。」

三四天後，吳太太已經是關老頭子的乾女兒了。「過房大典」簡單隆重，吳太太特地把手上一枚一克拉的鑽戒兌掉，才能湊付過去。關老頭子對這位乾女兒很喜歡的。

吳太太把經過情形仔細講了一遍後，他把桌子一拍道：「那個張春元倒是可惡的，我不做得他服服貼貼不姓關，欺負你乾女兒就是欺負我姑娘，你放心，所有損失，我都給你追回來。」

「過房爺謝謝你！」

關老頭子笑道：「以後別與我客氣，我是當你親生女兒看待，沒事，可以常常到這裏來玩玩，你三姨娘她們都很歡喜你。」

吳太太非常感激，認為這位義父確是熱心人，自己在七八歲就置身於北里花叢中，親生父母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早就模糊不清，父母慈愛的情味，一直沒領略過，這時候關老頭子用親切的口吻對她說，心頭不由感到一陣溫暖，忙笑着說：

「過房爺！只要你嫌我常常來麻煩你，我是可以每天來的。」

「每天來呀！與你乾媽她們談談，打打小牌，自己人啊！怎能嫌你麻煩呢？嘿！」

「過房爺！那個張春元很壞的，這筆賬如不早些和他解決，只怕在裏面多做手腳，我吃虧更大了。」

「姑娘！你放心，我生平做事沒一樁失敗過，紅肩毛綠眼睛不知見過多少，這種生意人真不用放在心上，三



向三姨太太打聽，據說前天夜車到南京去了。三姨太太笑道：「大概老頭子要做官了，前天南京有電報來的，要他去當面談談。」

吳太太聽了，嘴上熱鬧着給他喜歡，心上却十分納悶，怎麼忽然間竟會忙成這個樣子。耐不住時，只好問了：「三姨娘過房爺那一天回上海來？」

「今天夜車要回來的，他還要給你解決那樁事情哩，不能多在那邊耽擱啊。他臨走時，教我告訴你，不要心急，南京一回來，馬上可以辦好，再等二三天吧，多的日子也就擱了，也不在乎這幾天工夫。」

吳太太不能再說什麼，祇好回來，一個人在房裏悶坐着，暗想我的命運怎麼如此不好，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出頭人，偏又忙着到南京去了，禁不住一陣傷心，流下淚來。

劉媽進房來見了，納罕道：「師母！你怎麼又在流眼淚？高高興興到關家去的，難道老頭子有什麼難聽話了？還是他攪不過那個麻皮？」

個指頭捏隻田螺，不怕他倔強的。」關老頭子腦袋一晃道：「姑娘！明天你去辦這樁事，辦到怎樣一種程度，我自會派人通知你的。」

吳太太滿心喜歡，回去待了兩天，第三天上午她打扮打扮又到關老頭子家裏聽消息。關老頭子先講在前面，告訴她這二三天裏恰巧市長請他吃飯，警備司令請他赴宴，忙得脫不開身，大概明天就能給你辦那樁事情了。你放心，張春元用掉你十塊錢，我有顏色教他拿出百塊錢還你。

吳太太只有急在心裏，嘴上只好笑着說：「過房爺費你心了，這兩天那個賊麻皮神氣來，與一隻妖怪坐着三輪車，一起出一起進，過房爺三輪車也是我這邊買給他坐的，要他還我。」

「當然要他還你，還要他對你叩頭賠不是呢，嘿嘿！」

吳太太回去又待了三天，再到關老頭子那邊去，却沒見關老頭子的人。

「都不是的。」吳太太將關老頭子到南京去的話告訴了劉媽，末後她又嘆了口氣：「一個人倒起楣來真難說，老頭子偏在這個時候忙起來！」劉媽想了想道：「老頭子到南京去了？那一天去的？早上我去舀醬油，還見他坐車子在醬園門口經過，我因離他遠了些，沒來得及叫應他，大概今天吃過飯動身的。」

「不三姨太講的，過房爺昨天夜車到南京，大約兩三天才能回來，你早上看見的，大概認錯人了。」

「師母！我不會認錯人，老頭子兩撮鬍子就是個商標。」

吳太太道：「他又何必在我面上掉槍花，人在上海，却推說到南京去了。劉媽！他不要攪不過麻皮，不好意思對我說明，便一味推三推四的延宕着。」

「不會不會，師母！老頭子這點本事都沒有，他以前怎麼做人的？這裏面或許另有講究，待我到三姨太那邊探一下，就能明白了。」

吳太太道：「另有什麼講究呢？我從根到梢詳細對他講過，他熱心得什麼似的，還說乾女兒的事情就是乾爺的事情，欺負你，就是欺負我，有什麼講究，早該當面講了。」

「師母別的不說，老頭子明明在上海，對你却說到南京去了，這裏面怎麼沒有講究，等一回我去問三姨太，老頭子爽氣的時候，爽氣，難說話時比誰都疙瘩。」

「好的，你去問問明白吧，我肚子裏快要悶出病來了。」

劉媽從闖家回來，對着吳太太雙手拍拍道：

「師母！我雖不是仙人，却也有三分仙氣，老頭子的魂靈才到南京去的，我到那邊去，他在三姨太房裏吃蓮子羹，難道又是看錯了人？」

說着，呵呵哈哈笑得一個前仰後合。吳太太急於要知道是什麼講究：「劉媽！不要多笑了，老頭子究竟在玩



的什麼把戲，一味在我跟前繞圈子，就誤這些日子。」

「師母！並沒多大的講究，他們做事情，喜歡講明在前，乾女兒雖然自己人，可是皇帝不差餓兵，這樁事情辦下來，老頭子那邊怎樣一個說法？」

「什麼叫怎樣一個說法？劉媽！這是老頭子對你講的？」

劉媽笑道：「不，三姨太在邊上悄悄地告訴我，辦這種事情，比較麻煩，不是三天五天即能了的，一筆開銷也很大……」

吳太太搶着說：「劉媽！不用講了，他要我再送筆錢他。我這次認過房爺花掉四五百萬哩！」

「師母！橋管橋，路管路，認過房爺花費掉的不能攪到這筆上賬去啊！」

吳太太很不高興，「就是爲了這樁事情才認過房爺的，現在事情沒做，又要先花錢，花了錢也不知辦不辦得好。早知道這樣不爽氣，另想別的辦法了。」

劉媽忙說道：「師母！你別這樣說，他們那起人一向喜歡講明在前的，講好後，大家沒有後悔，三姨太說的，現在開銷大，外面講事情，至少脫兩頂帽子，我說我們師母知道好歹的，就是沒有這種事情，過年過節買兩頂帽子鞋子送給寄爺寄媽也是該的，哈哈！師母！我這話一講，三姨太把肚子都笑痛了，那知她所講的說兩頂帽子並不是人家頭上戴的緞帽呢帽是另外一種說法，經她一講明，連我的肚子也笑痛了。」

吳太太道：「究竟是什麼帽子，你們要這樣好笑？大概又不是什麼正經話。」

「的的刮刮正經話。」劉媽笑道：「譬如說，在麻皮那邊講回來十萬塊錢的，老頭子要拿兩萬，二十萬的要四萬，這就是脫兩頂帽子，師母！這辦法也不錯，就是請別人去辦，也得酬謝人家的，現在過房爺給過房女兒辦事，特別盡心出力是真的，這裏進出很大，馬馬虎虎談，與盡心出力談，差得遠哩。」

吳太太見事已如此，除掉關老頭子又沒第二個人給他辦理這樁事，便教劉媽過去說，准照三姨太的話辦理。其實事實並不如此，因爲關老頭子有自知之明，他已不是五六年前的風頭，凡經手一樁事情，不能不仔細考慮，不能不事前摸摸人家的根底，背後有沒有人給他撐腰，若是冒冒失失站出去講話，丟一個面子事小，以後姓

關的還能給人講事情，所以他悄悄地在打聽張春元的底子，有沒有老頭子，有沒有腿膀硬的先生。幾個圈子兜下來，五六天日子就耽誤下來，吳太太去催他，只好捏造些話搪塞她。『脫兩頂帽子』的話，也不過三姨太隨嘴胡扯，三姨太也不明白關老頭子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偶然在邊上催他一句，關老頭子把指尖直點過去道：

「你懂隻卵！不用你心急，現在還像以前！」

三姨太碰了個大釘子，縮在一邊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待看見關老頭子面色略為和緩了一些，便裝着笑臉說：

「你乾女兒來過三五次了，昨天劉媽又來過，我沒的講了，只好說因為沒把派分頭的話講明，至少要脫兩頂帽子……！」

三姨太的話沒完，關老頭子陡然把桌子一拍，跳腳道：「你就這樣能幹，這話講在她面上，我的臉不是丟盡了，真弄不懂，有時候要你敷衍敷衍人家，偏是泥塑木雕的不開口，現在一隻櫻桃（註）竟這樣靈翻起來，這不是幫忙，是存心在坍我的台，世界上那有過房爺給過房女兒講事情要

先講好處再做事情的依我性子，辣辣兩記耳光！（註）『櫻桃』者，上海『白相人』口中之普通黑語，『嘴』也。

三姨太不服道：「那麼你為什麼常常說皇帝不差餓兵，我一件灰背大衣到今天還不給我拿出來，這個乾女兒生得漂亮，存心討討她好，是不是？」

「豬獯！豬獯！操那起來，在外面賺鈔票，有明有暗，你懂隻卵！」

待關老頭子把張春元根底摸清後，不由哈哈地一笑道：「早知這癩三是空子（註），操那起來還等到今天」（註）『空子』即指人未入幫會無『老頭子』或『先生』做靠山。

他略為部署一下，即用自己的名字寫了一張席設舍間的帖子派人送給張春元，請他去吃午飯。



張春元這時候已是趾高氣揚，那引百貨店的生意又特別好，三朋四友請他赴宴吃便飯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二起，他看到關老頭子送給他的帖子，先是一楞，旋即想到這個人以前是很有名的上等白相人，平空發張帖子來請吃飯，是什麼用意？假使是『打秋風』，帖子上就該印出『鄙人三十大慶』或是『先嚴七十冥壽』，『小兒彌月之喜』等字樣，送一份禮去算了。哦！一定是來合我的『單刀會』了，我與他素不相識，憑什麼理由來看中我？地保做壽，家家有份，現在還有這種事情的？我是正當商人，又不在開賭台販嗎啡，要買他的賬。張春元隨手將帖子往邊上一丟，打算給他一個不理睬。後來給一個朋友看見了，教他只管放心去，姓關的過去也不是普通白相人，現在雖然不怎樣新鮮，也不至於要合人的『單刀會』，即使要合，你能應酬他一些，也是傷皮不傷骨的事情，這種人多認識兩個，有時候也有用處的。

給這個人一加分析，張春元認為很有理由，笑道：

「自古道，會無好會，宴無好宴，他平空送這張請帖來，我想上去不會沒有事的。」

「不用這樣胆小，你是一家百貨店的老闆，不是什麼軍政界要人，怕他在酒席邊上設下埋伏，飲至半酣，一聲暗號，伏兵齊出，將你結果性命，哈哈！你有這種資格，就是遇到這種事情，明天報上給你用大字做着標題刊出來，你張春元也够威風了！」

「不要開玩笑，我是怕這些人沾惹不得，多少花掉一些鈔票，也無所謂的，只是引鬼上了門，以後的麻煩就多了，一個月裏來上三五張帖子，你去應酬吧，生意人終究與他們軋不攏的。」

「老兄！這是在講保身價的話，舊腦筋，現在社會上做人，九流三教，都要兜得轉，朋友多一個好一個，姓關的究竟不在做綁票，會把你的人隱匿起來，再寫恐嚇信到你家裏來。老兄！與白相人軋朋友，倒是很義氣的，不論什麼事，都講『落門落監』，他給你面子，你不給他面子，這樁事情就大了。」



張春元道：「他有什麼面子給我的？」

「噢！這張請你去吃飯的帖子就是面子啊！你如不去吃他這頓飯，就是不給他面子，他心上一惱，就會常常在你這邊動腦筋，只要派幾個『小腳色』三天二天來與你攪攪，你就夠頭痛，再進一步放一罐頭火藥在你櫃檯腳邊，便能說你私藏軍火，那你這一月店起碼送掉半月。事情是你的，你去仔細想想，去吃這頓飯，還是不吃這頓飯？」

張春元給那個朋友一講，覺得沒有理由不能不去赴宴，再想到自己是個正當商人，怕什麼。到了那天中午，穿着好了，便坐了三輪車一直到關家來。關老頭子雖擺下酒席，却料他有幾分不會來的，想不到竟然來了，便拱手笑道：

「好極！好極！張先生竟肯給我面子，兄弟感激得很！嘿！裏面請坐！裏面請坐！」

張春元從沒見過關老頭子，這時候留神看時，只見他魁梧的身材，寬博的長衫，袖子捲起二三寸，右手揀了大半截雪茄，圓腦袋雖帶着笑容，神情上却有幾分不好說話的樣子，尤其是濃眉毛下一對眼睛，跟珠子常常移在眼角上瞧人，笑起來的聲音也像有相當分量似的。張春元不由深具戒心，深悔趕來吃他一頓飯。

客堂裏先有四五個人在那裏談笑着，有穿西裝的，有穿中裝的，有二三個人腰間拴了個黃皮小袋，不容細看，袋子裏裝的是手鎗，講起話來，每間二句必帶到個『操』字，大拇指跟着直翹直翹的，外表一看就知道這種人是上海地方的特殊人物。張春元心上又是個疙瘩。

關老頭子一個個給他介紹，他一時也記不清那些人的尊姓大名，只好胡亂敷衍着。聽他們在所談的，又是些外面市面上所不容易聽到而帶些血腥的祕聞，又覺不虛此行。

關老頭子呵呵地笑着，指指那起人對張春元道：

「張先生這幾位是我要好弟兄，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氣，談談！」

「好的，好的。」張春元連忙把背脊彎着說。

關老頭子又指指張春元對眾人說：「這位張先生在市面上，很叫得響，够朋友，我只當今天請他不到的，可



是張先生竟肯買我這點老面子，到小地方來坐坐，不容易！不容易！嘿嘿！

「你老人家叫我來，怎能不來的。」張春元只好隨口敷衍着。

關老頭子忙將腳在嘴上的一截雪茄取下來，笑着在張春元肩胛上拍道：

「呵呵！够朋友！够朋友！我的面子不小！呵呵！以後請常常到這裏來白相！我近來不大出去，在家裏的時間多。」

張春元見他一派善意，也就不再異心吊胆的，隨意向眾人敷衍說笑。

一桌酒席坐了八個人，張春元給關老頭子推着坐在首席，張春元再三款遜着，關老頭子強按他坐下去道：

「今天專誠請你張先生的，他們都是陪客，你不坐在這裏，誰坐在這裏呢？下次你張先生到這裏來，決不和你客氣，坐下坐下。」

眾人又都在說：「張先生是特客，我們是奉陪的，爽氣些坐下吧，我們肚子裏都在唱空城計了。嘿嘿！」

張春元只好坐下去，心上却又在忐忑不安，今天却是特地請我一個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酒至半酣，關老頭子始終是談些普通話，既不露合單刀會的風口，也不像有什麼要求的表示，張春元提心吊胆的直吃到筵席終了，才稍覺安心，擦了一把臉，正想說聲「叨擾叨擾」開步走，關老頭子却輕輕將他臂膊

上拉道：

「張先生！請你到這邊來談幾句。嘿嘿！」

張春元一聽，暗想事情來了，世界上那有白吃白喝的，一面這樣想，一面笑容可掬的說：

「關老夫子有什麼話只管吩咐。」

「豈敢，豈敢，只有一點小事和張先生談談，嘿嘿！」

說着，二人並肩走到邊上一間屋子裏來。張春元眼快，已看到兩個女人先在裏面，一個是二十七八歲狹長

面孔梳橫愛司頭的，不知是誰一個穿黑底白花短袖旗袍斜倚在橫愛司頭邊上的，却是吳太太，不由打了個楞，吳太太只對他白了一眼，即扭過臉去。橫愛司頭的女人却向他上下打量着，問關老頭子道：

「這個人就是壞良心的張先生？」

關老頭子却把眼睛一瞪道：「女人家少給我噲嚇！」

「爲什麼不能噲嚇過房媛給他欺負到這個樣子，今天倒要當面問問他哩！」三姨太在氣虎虎的說。

吳太太把手帕掩在眼睛上，聳動着肩膀道：「過房爺！請你老人家今天仔細問問他。」

關老頭子吸着雪茄道：「姑娘！不用心急，我會問張先生的，你們沒有吃過飯去吃飯，讓我和張先生談一談，我告訴你，不論誰欺侮了你，事情只要實在，我做寄爺的要用這副老骨頭和他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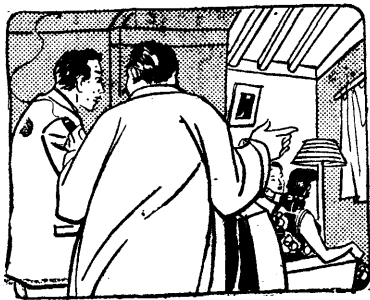
「不要說你做三姨娘的也不答應，那怕他是三頭六臂的人，上海地方當真能够人吃人的！」

「你們去吃飯，沒事，到樓上去打打小牌，這裏有我與張先生在談。」

關老頭子說着，連連揮着手，將她們攆也似的攆走了。這時候張春元才明白關老頭子今天請他來吃飯的原因，却想不出吳太太在什麼時候認到這份過房親的？早知是這麼一件事，真不該跑來吃飯，現在變成一隻吊桶落在他井裏了。

關老頭子將他們打發走了，便對張春元笑着說：「張先生！兄弟向來愛交朋友，不喜歡仗勢欺人的，你可以到外面去打聽，關某人是種什麼人，不過人家不識相，一定找到我頭上來時，倒也不是好惹的，嘿，張先生！我這話對不對？」

張春元心上在亂着，聽關老頭子這樣說，忙笑道：「不錯，不錯，你關老夫子的大名，我十年前到上海時就聽





到了，嘿嘿！」

關老頭子仰起脖子呵呵地笑道：「可是現在變成老沒用的了，幸而還有一點小面子，老朋友方面都肯幫忙，不論大小事情，一個電話出去，保險沒有問題，嘿嘿！」

張春元見他不談正題，在講什麼面子不面子，實在不是他所要聽的話。這時候心上像有許多吊桶在七上八下，又不便自己提出來和他談，只好言不由衷的裝着笑臉敷衍道：

「你關老夫子還有什麼，話講到那裏都有面子，嘿嘿！」

「噢！」關老頭子笑着吸了口雪茄道：「可是也不是這樣說，現在竟有人欺負我的乾女兒，沾污了她的身體，不算，還要謀奪她的財產，請張先生給我想，我這個面子丟得大不大？這位乾女兒，是我關某人最疼愛的一個，比自己親生的都寶貝，誰欺負她，就是存心觸我的楣頭！我在上海混到這一把年紀，不論大小事情，多少總有一點面子的，現在竟然觸起我楣頭來，教人惱不惱？若依我十年前的脾氣，哼！先派人把這小子的兩條腿除掉他再講！可是現在不肯這樣做，或許我這位乾女兒也有不是之處，張先生我這話對不對？」

張春元聽他軟一句硬一句的在指桑罵槐，使他不知如何才好，臉上脹得紅紅的，只能唯唯否否，應酬他。關老頭子却又呵呵地笑道：

「我現在做事，不會冒冒失失發脾氣，只要人家識相，我也不面紅面白找到人頭上去，因為現在有許多剛出道的毛頭小伙子，眼光裏把我姓關的漏掉了，大人不記小人之過，由他們先去打聽打聽，摸摸我的根子，究竟我姓關的好惹不好惹，如再洋裏洋腔，那就不客氣了，老實講，對付對付這種癩三，只要啣啣嘴，不要他的好看，我不姓關！」

他講到末後一個關字，聲音特別高朗，手上挾着的半截雪茄，也重重的往痰盂裏一丟，本來有笑容的面孔，却陡然虎起了。張春元斜過目光去看了

他一眼，不由打了個寒噤。不知如何，他竟這樣說：

「我想……這個人一定識相的。」

關老頭子聽了，立刻裂開嘴來哈哈大笑，舉起蒲扇似的手掌在張春元肩胛上連拍了幾下道：

「這就給了我面子了！張先生真够朋友，以後你張先生如有什麼困難事情，需要我姓關的跑跑腿，沒有不効勞的，嘿嘿！」

「怎敢煩勞你關老夫子跑腿呢！」

「哈哈！大家軋朋友，只要對式，熱絡，沒有關係，張先生！我這個人並不難弄，只要摸熟我的脾氣，不是不喜歡軋朋友的，以後可以常到這裏來談談。」

張春元旋即告辭而行，關老頭子一路送出去，看他上了三輪車，才拱拱手說：「勞駕勞駕，再會再會！」

關老頭子回到裏面，吳太太用手帕在擦眼睛。三姨太抱怨他道：

「你怎麼糊裏糊塗就給那個賊麻皮走了，確實閒話沒有一句，你倒對他客氣得那種樣子，還是巴結他是個大老闆？我性子，先給他三個耳光，再審問他憑什麼理由要把過房，媛欺負到那個程度？」

吳太太紅起了眼睛道：「過房爺！今天太便宜他了，白白的給他吃了一頓，以後更要想出方法來欺負我哩！想想……！」

她哽咽着講不下去了。三姨太白了關老頭子一眼，想對他說什麼又沒敢說出來。

「不要傷心，你過房爺不肯難爲他，我三姨娘給你去出氣，我也有不少小姊妹，叫她們來幫我收拾那個賊麻皮，還够得上吧！」

吳太太只是用手帕擦眼睛，她感到非常失望，却又不敢向關老頭子說什麼。關老頭子站在那裏，儘吸雪茄，一口接一口的，噴得半間屋子都是烟。



霧，見她們都住了口，才指指三姨太道：

「姑娘不懂得不能怪她，你也是洋盤了！我一向所做的事情，什麼事該怎樣做，什麼事該用什麼方法應付，這些年份下來，難道你一點數兒都沒有？儘在這裏講洋盤話！」

「我在隔壁聽的，你只是和他客氣，也沒提着首飾箱的話，經手的賬目也不限他立即交出來。」

關老頭子把眼珠子一瞪道：「你懂隻卵照你的意思，今天麻皮到這裏來，先將他一頓生活開（註）足，再教他交出賬來，是不是？」（註）「開」係一般白相人口中的黑語，打也。

「當然要給些顏色他看看，否則他肯交出賬來的，這種人不是不點不着的蠟燭？」

「洋盤！」關老頭子瞪着眼道：「告訴你聽，我們辦事情，能瞎亂撞的就與醫生看病一樣，第 帖藥該怎麼用，第 帖藥該換什麼藥，對準了他的病症，不會沒效，你們給我放一千二百個心，三天之內麻皮如不把這樁事情給我解決，我不再在上海站腳，你們再嚕嚕囉囉講廢話，我可要惱的。」

三姨太不敢再與關老頭子挺撞，笑笑道：「並不是我們故意在嚕囉說廢話，實在是看見了那個麻皮，把肚子都氣脹了，過房媛當初不知怎樣會看中他？」

吳太太給她說得臉上泛紅，羞得扭轉了身子。關老頭子瞪着眼道：

「你這十三點還有什麼可說的？沒有世界上，麻子多差哩，就沒女人要他們了？」

「一樣是麻子，獨有這個麻子最惹氣了！」

「不惹氣時，你對他有意思的？」

三姨太舉手就在關老頭子身上搥了一下，半真半假的冒着火道：「殺千刀！過房媛在邊上也講這種話！」

關老頭子却仰起臉呵呵地笑了。

第三天上，關老頭子派人來通知吳太太，教她馬上過去。劉媽道：「師母！老頭子特地派人來請你去，一定那邊有回音來了，賊麻皮只有用這種人來收拾他，你趕快去吧。」吳太太也覺高興：「一定有要緊事情才會來叫我去，可不知是不是那樁事情！」



當她到了關老頭子那邊，果然是那樁事情，關老頭子告訴她：「姑娘麻皮在昨天晚上來的，他說首飾箱不是他私人拿去，而是拿到銀行裏去做押款的，這筆款子是給你店裏辦的貨，又不是他私人用在身上。這是事實嗎？」

「過房爺！不錯，這是事實，不過……」

吳太太沒有說完，關老頭子即將挾雪茄的手一攏道：

「你聽我說，他說你店裏在一個姓楊的手上，已是齧蝕很多了，這筆押款一直沒有辦法去贖回來，後來那引銀行又出毛病了，一直到現在還擱淺着……」

吳太太搶着說：「過房爺！這都是他捏造出來的話，我那引店在姓楊的經手時，很發達很賺錢，後來到他手上才弄得不成樣子，首飾箱去做押款，也很有理由，便把首飾箱交給他的，誰知他竟存着壞念頭，另外在那邊轉角上頂房子開店了，過房爺你不要輕信他的話，他就是一張嘴會翻來覆去的說，說得你相信他。」

她說到這裏，心嵌上有些發酸似的，忙取出手帕來擦眼睛。關老頭子一口接一口的在吸雪茄，目光在吳太太臉上掃了一眼道：

「我怎會輕信他的話，什麼人要在我的頭上翻門檻，談也不要談，不過也要講事實，講道理，要我橫七豎八的來，也辦不到！」

「過房爺！昨天麻皮在這裏，假使派人去叫我來，三對六面的講話，看他敢瞎三話四吧。」

關老頭子道：「本想去叫你的，你三姨娘說，雙方心上都不舒服，對了面只有加出氣分來，反而說不好事情，所以沒去叫你。」

「那麼他打算怎樣呢？由他輕描淡寫的哄過你老人家算了。」吳太太非常着急的說。

「那也沒有這樣便當姑娘！你不要心急，現在已在開始談判了，我不會使你吃半點虧，你吃虧，即是我吃虧，你想，我是輕易吃虧的人吧？今天叫你來，再把你們過去情形問得仔細些，待他下次來時，我就對他不容氣了。」

吳太太道：「過房爺！他來時，最好叫我來，當着面看他再會捏造什麼鬼話吧。」

關老頭子不耐煩似的說：「談判事情，不能一味趁自己的性子，要看事行事。總而言之，我只會幫你乾女兒，不會幫他的。」

吳太太見他臉色不對，不敢再囑囑，便去找三姨太扯淡。

這樣一眨眼，即是四天過去了，在這四天裏面，吳太太差不多每天都到關家去玩上一回。她會看到有人送關老頭子一份禮物，計有呢帽一頂，男袍料四件，女袍料四件，男皮鞋兩雙，女皮鞋兩雙，男女麻紗汗衫各一打，玻璃絲襪兩打，麻紗男襪兩打，金華南腿兩隻，鷄一對，白蘭地四瓶，紅綠茶葉四聽，銀檯面全副，另有錦盒裝着珠花一對，女式白金鑲三粒鑽戒一隻，男式白金鑲獨粒鑽戒一隻，赤金闊龍鐲一對，女用金手錶一隻，男用金手錶一隻，雪茄烟十小箱。

三姨太一面看着禮物單子，唸一樣點一樣，唸到最後，發現一個紅封袋，她忙檢起來，抽出裏面兩張紙片，看着唸道：

「國幣一十萬元……唔……席敬……張春……」

關老頭子沒讓她唸下去，劈手在她手裏把封袋奪過去，三摺兩疊往他自己衣袋裏一塞，瞪着眼睛：

「十三點還要嘩嘩啦啦下去哩！」

這時候恰巧吳太太走到房門邊上，待進去未進去的站住了，三姨太在唸「國幣一十萬元」的話，她依稀都聽到的，心想他們在談私已話，不便莽撞進去，正想走開時，三姨太却從房門口探出半截身子來。

「我當是什麼人呢，原來是過房媛來了，請坐請坐。」

「三姨娘！過房爺在裏面吧？」

吳太太說着，即往裏面走，她是穿房越戶慣了的，三姨太這時候雖不願意她進去，却又不好意思阻攔她，便笑着說：

「他在裏面呢，剛才有人送一份禮物來，他在看着哩。」

吳太太還沒喊過房爺，關老頭子却先在笑着對她說：「這是我一個學生送來的，他一向在香港做生意，前天到上海，大概生意做得很順手，沒有忘記我這老頭子，巴巴地送這許多東西來，嘿！」

吳太太看看那些東西，心上兀自有些疑惑，因為汗衫與絲襪的盒子包紙上的招牌字，即是張春元的那丹百貨店，却只好放在肚子裏，不能提出來問笑道：

「過房爺！這個人的一份禮，送得十分週到哩，穿的戴的吃的，差不多都齊備了。」

三姨太在錦盒裏把鑽戒套在指頭上，關龍鐲戴在腕上，自己反覆看着，又伸給吳太太看道：

「過房媛我戴了這個，好看不好看？」

吳太太看了看，正打算敷衍幾句，關老頭子却在邊上皺着眉頭道：

「十三點倒像這一世裏沒有見過這些東西，派頭小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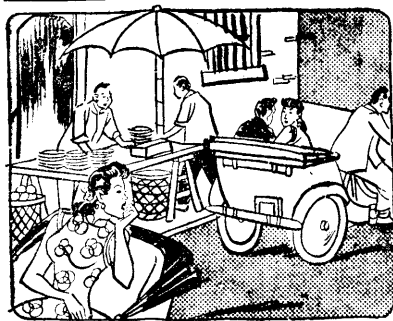
「給過房媛看看，又沒關係，你這個人愈老火氣愈大了，有小輩在邊上，也是十三點十三點的罵！」

「罵你這個十三點又怎麼樣？鬼頭鬼腦，沒有見識過似的。」關老頭子指指點點的說：「操伊啦！你是什麼大享，我不能罵十三點！」

三姨太給他罵急了，氣得坐在一邊去哭。吳太太本來要想探聽消息的，到這時候只能婉轉陳辭悄悄地勸慰三姨太，旁的話根本沒有機會開口。坐了一回，也就雇着車子回去。

吳太太在關家出來，坐在車子上，悶着一肚子的氣，研究不出關老頭子究竟在弄的什麼玄虛，剛才那份禮





物，十分有九分是張春元送的，他又爲什麼要送那樣重一份禮？

她坐在車子上，想着恨着，却見對面駛過一輛三輪車，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女的忽然抬起臂膊向她揚揚，不知嘆了句什麼，因爲兩下的車子駛得飛快，那裏聽得清女的在向她嚷些什麼，她再扭轉身子去看時，那女的也在三輪車上轉過臉看着她，但在這一剎那間兩下的車子距離更遠了，那輛三輪車在橫馬路上一個轉彎，什麼都看不見了。

吳太太想了想，不由哦了聲道：「我當是誰呢！小紅，這丫頭幾個月不見，就長得這樣好看，衣着也很富麗，與她一起在車上的男人，即是她丈夫，人品似乎也不壞，假使他們是正式夫妻，我現在倒不如她了。」

吳太太一路默念着，更憎恨着自己的遭遇，猛然耳朵裏聽到店家播音機裏播出一句流行歌曲：「你這個壞東西……」

吳太太的思潮，倏又着落在一個人身上，不由暗暗咬了咬牙，跟着唸了聲：「你這個壞東西。」人力車夫却停住腳步在問：「是這裏吧？」她像在夢裏驚醒似的，留神一看，車子却正停在張春元那引百貨店門口，門口有個人很安詳地站在那裏，閑望街景，此人非他，正是麻皮張春元。她一看，到這個人，火就來了，向前一指道：

「死人！要拉到那邊的，怎麼停在這裏！」

「不要罵人呀，你花錢坐車子，我花氣力給你拉，沒有白拿你的鈔票呀，罵人做什麼呀？五年前我也要人拉我跑的，想不到今天在拉別人了！」

車夫一邊囁咕着，一邊躡方步似的慢慢把車子拉了一截路才停下來。吳太太明白是她自己肝火旺，錯罵了車夫，付過車錢，一聲不響進去了。

今天她受到不少刺激，到了自己房間裏，外面衣服一脫，便躺到床上，悶着聲音哭了一回。劉媽悄悄地走來道：

「師母！你又在哭了？鬪家的消息怎麼樣？」

「怎麼樣，還不是這大這長！快要一個月了，一句確實話都沒有。」吳太太便把看到闖家有人送的一份厚禮的話說了一遍。

「師母送禮到他們家裏去，不算一回事的，我在他家裏做的時候，一天總有幾起人送東西去的。」

「不錯啊！要看什麼人送的，就是麻皮送的啊，老頭子好像反轉在聽麻皮的話，我講的他似乎不很相信。劉媽！要靠過房爺給我辦這樁交涉，看來是講到那裏算那裏了。」

「不會的，師母！關老頭子如其這點忙都不幫我劉媽就不答應，不過求人不如求己，靠別人總是假的。有關老頭子做你的過房爺，別的好處沒有，賊麻皮不敢再來欺負你是真的。」

吳太太擦擦眼睛道：「如其不把麻皮那邊一筆首飾追回來，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店是開不下去了，靠這幢空房子怎麼辦？」

「噢！空房子可以頂給人家的，我聽人家說，眼前頂費很大，師母！你倒打這把算盤看。我想還是把這裏的房子頂給人的好，假使空關着，冷靜死了。」

吳太太很相信劉媽的話，考慮之下，決定把房子出頂，關老頭子那邊，只好由他延宕着，隔上一二天到那邊去一次，也不提到那件事情上去。可是關老頭子却提出來與她講了：

「姑娘！麻皮有回音來了，他起初態度很硬，存心想和我過不去，他說在你店裏盡過一番大力的，賬上一筆一筆都清清楚楚，若給查到有什麼私弊夾賬出來，儘可以辦他吃官司，至於那隻首飾箱，關掉的銀行，還在清理，可以陪你去交涉……」

「過房爺！這是他一派胡言，那時他在我店裏當普通職員時，一件布長衫，薪水每個月要寅吃卯糧，現在他把我的店弄得一場糊塗，自己那井店多少登樣本錢是什麼地方來的？過房爺！你只要在那種地方想想，就能明白他所經手的事情，裏面有沒有毛病了？過房爺！當初我開那井店時，每個月吃用開消除掉，總有盈餘的，自從到他手上後，便一天不如一天，現在只要他憑良心講一句，我又不向他硬敲竹槓。」

吳太太說到這裏，不由悲從中來，忙用手帕擦着眼睛，關老頭子給她打斷話頭，心上已覺不快，再聽她一連

串的話因裏，似乎在抱怨自己不明白事理，更加一個不高興，吸了口雪茄道：

「姑娘！我做過房爺的在外面給人辦事，都要憑理的，要我去和人家攪七念三，橫理十八條，那不是我做的事情，那種與人賭攪的，只有小流氓丟丟面子不算一回事。」

「過房爺！我們這樁事情並不是攪七念三，很有理由的，一丑店給他弄成空元子，本錢究竟用在什麼地方去了？他那丑店裏弄得那樣發達，是什麼原因？」

關老頭子把眼睛一瞪道：「他經手的店務，只要交得出賬，他就沒有責任，現在他店裏那樣發達，旁人怎有權力去干涉他？如給他一句話攆出來，我們屁都放不出一個，要我這樣給人觸霉頭，情願給人用手鎗打死的。」

吳太太覺得他的話，沒有幫助自己的地方，想想真有些後悔，花掉許多錢，又費不少精神，還要過房爺長，過房爺短的拍馬屁，原希望他給自已收拾張泰元的，誰知顛倒幫起麻皮的忙來，派着我不是。

「過房爺憑你老人家怎樣辦吧！」

「姑娘！你不開心了嗎？」關老頭子究竟光棍玲瓏心，「我不會使你吃虧的，現在我要他另外給你一筆錢，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與你同居過一陣的，現在你為難，他得法，應該幫你一點忙，他倒答應了。」

吳太太臉上一陣紅搖搖頭道：「這算什麼？我就是現在窮得在討飯，也不願拿他半文錢，過房爺他如當你的面講出這種使人難堪的話來，真可觸他的楣頭，事情只怪我當初沒睜開眼睛，人攙不肯跑，鬼拉跟着走，好在還來得及，要是再糊裏糊塗下去，真要弄得討飯給他看呢！」

關老頭子聽了這話，大為不開心，沉着臉色道：

「姑娘！一個人的脾氣，不要太生薑色氣，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鈔票才是真的，他自願拿出來給你，樂得收下，又沒人給你到外面去宣傳。」

吳太太覺得既失望又傷心，噙着眼淚又不敢當着關老頭子流下來，勉





強笑着說

「過房爺！不是我脾氣不好，一個人多少要有點骨氣，該拿的，一塊錢也要爭過明白，不該拿的，一千萬二千萬放在面前，我不會對它看一看。」她又咬咬牙道：「麻皮的心思真惡不過，把我看成妓女了！」

她這話也是一種牢騷，有感而發的，想不到關老頭子認為她在「罵隔壁山門」，不由猛的把桌子一拍

「你這人也是個十三點，我倒是一片熱心，要麻皮拿出一筆款子來給你，費掉多少唇舌，他才答應，現在倒惹你講得半個屁都不值，你算有身價，一千萬二千萬放在你面前看都不要看，有骨氣好！以後我不管你的事，在上海這許多年數，倒沒給人觸過這種楣頭。」

說着，氣得他唇上兩撇鬚鬚直翹直翹的。吳太太見他撻檯拍凳的一陣來，嚇得一顆心突突地跳動，忙陪笑臉說：

「過房爺，我在講我自己，並沒講你過房爺什麼，無緣無故得罪你過房爺，不要給天打煞的？」

「好了好了，不要當我三歲小因，當我聽不出因頭來，我不是沒事做，喜歡弄個風在頭上搔搔。」

關老頭子大聲大氣毫不留情的講着，那副神情，吳太太不敢對他正眼一看，她再也忍不住的用手帕擦眼睛，又怕他再發作罵人，要走不敢走。三姨太却在裏面走出來，將吳太太的手掌抓住了。

「怎麼啦？好好的爲什麼要哭，過房爺說你什麼了？」

「沒有，三姨娘……」吳太太仍然在抽噎着。

三姨太向關老頭子瞪一眼道：「今天中上多喝了兩杯酒，一定在說酒話了。脾氣發在我頭上好了，却向過房因嘩啦嘩啦做出這副樣子來，我見了也惹氣的。」

關老頭子只作沒聽見，啣着半截雪茄，搖搖擺擺走到另外一間屋子裏去了。三姨太却將吳太太拉往自己

房間裏去，柔聲柔氣安慰着說

「老頭子脾氣古怪，你不要理睬他，當他在發神經病！」

從這天起，吳太太對於關老頭子這邊的希望，覺得非常淡薄。她情願親兄弟明算帳，一種不明白的錢，可抵死也不拿的。百貨店既是開不下去，索性快刀斬亂麻，來個總結束，把所有大小職員，一律遣散。因此，那些被遣散的職員，便提出要求來，解散費起碼一年，否則一個也不走。態度異常堅決。

吳太太忙與他們相商道：

「請諸位原諒我，這月店要關門，實出於不得已，如其有錢賺，或是可以好開銷，也就開下去了。無如每天在虧本，這是瞞不過諸位的，我又是沒有做生意經驗的人，什麼都不懂，再糊裏糊塗弄過去，虧本虧得多我就要討飯做乞了丐……！」

她的話沒說完，一個職員怒容滿臉的說：「老閻娘！你這話太使人難堪了，店裏的虧本，好像我們這起人在營私舞弊，把這月店做得虧本的老閻娘，你要明白，開店也要講運道的，買客不肯上門，我們不能像野鷄那樣硬將買客拉進來買東西呀！」

「老閻娘！開店關店你有主權的，却不能損壞我們的名譽！」一個職員大聲嚷着。

「我們這裏停生意，別處也要去混飯吃的名譽一壞，還有什麼人家要我們做生意，老閻娘！請你注意這一點，給我們留一條生路。」又一個職員陰陽怪氣的說。

接上又有二三個職員七嘴八舌的講上一大堆，吳太太幾乎無開口的機會，她很明白這些職員都是張春元以前拉進來的，今天看上去這起人是存心與自己為難的，連忙笑着：

「諸位不要誤會，我沒損壞諸位的名譽，實在都是我的苦衷……！」

「還講不損壞名譽，什麼叫做糊裏糊塗弄下去，你要討飯了？糊裏糊塗四個字是怎樣解釋？不是講我們做事情不清楚嗎？」

「哎喲！這是講我自己啊！天在頭上，我如有意在講諸位的，罰我不得好死……！」

吳太太說到這裏，已是哽咽着講不下去了，眼睛裏掉下二三滴淚珠，忙用手帕拭乾了。

「哼！賭神罰咒了。老閻娘！我們不爲難你，馬上新聞報登三天道歉廣告，解散費無論如何要一年，少一隻銅板不成功！」

說着，一哄而散。吳太太又是一肚子的委屈，暗想：怎麼可以隨便在報上去登道歉廣告，他們不是在存心搗蛋劉媽走來道：

「師母！他們都在商量，就是給他們一年的工錢，他們還不算，另外還要起花樣哩！」

「好的！由他們去起花樣吧，我預備把這片店送給他們，自己去討飯過日子吧。」

吳太太說着，又是唏噓地哭。劉媽勸道：

「師母！我看這樁事要託個人出來打打圓場，那裏能够由他們要多少就多少，又不是皇帝的金口，還不得價的。」

「託什麼人出來講呢？我是變成六親無靠的人了！」

吳太太又要哭。劉媽道：「他們是沒有多大主張的，背後一定有人在教他們出主意，這個人不是別人，我猜上去，不用說，準是他！」劉媽在自己面孔上一陣亂點，意思是說：那個麻皮張春元。劉媽一副熱心腸，倒比吳太太着急。

吳太太淚眼向劉媽看看：「我也知道是這個殺千刀在裏面弄事情，使我店都關不成，心腸毒辣不毒辣！」

「師母！這樣子總不是事情，他們人多出主意的人也多，你一個人怎麼打發得了我的主張，還是去請關老頭子來出面與他們講，這一點小事，關老頭子一定肯出力的。」

「不必了，與其請他出來，還不如我來向他們軟商量的好，如去請教那位老先生，又得今天有事，明天又沒





有工夫弄到最後，一些沒有什麼結果，倒要我每天趕到他府上伺候他，一個不湊巧，給他教訓一頓，倒有份的，所以我還是自己想法子解決的好。」吳太太想了想道：「劉媽！明天你辛辛苦苦給我燒兩桌豐盛些的菜，恐怕中午來不及，就是晚上吧。」

劉媽道：「師母！這是燒給誰吃的？他們那樣作弄你，爲難你，還請他們吃好小菜，剛才那種說話，我做娘姨的不好插嘴說什麼，要是我能講話的，非把他們臭罵一頓不可，還燒好小菜給他們吃，倒不如餵狗，狗吃了還會對你搖搖尾巴呢。」

「劉媽！我們耐氣些吧，現在宛似一隻吊桶落在人家井裏，只好拍拍人家的馬屁了。劉媽！你依着我的話去辦好了。」

第二天晚上，吳太太即在自己房間裏擺下兩席菜，請那些職員上樓來一一坐下，她親自抓了酒壺給他們一一斟着酒，斟一杯便笑盈盈地說：

「王先生！請多用一杯。」

「李先生！沒有什麼菜，喝杯苦酒吧。」

那些職員本來虎起了面孔，待理不理的，這時候給吳太太這樣殷勤招待之下，面上也就稍稍和緩起來。吳太太坐在主人地位，先抓着一杯酒站起來，滿臉笑容的說：

「諸位先生！我今天先敬一杯酒，請諸位賞臉，大家乾一杯。」

她說着，先喝乾了，職員們有的喝了一口，有的動都不動。吳太太將筷子舉起來說：「請請請……」那些人有的簞一些菜，送在嘴裏嚼着，有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完全不理會。吳太太一看情形不對，連忙一簇簇把碗裏的菜簞在他們碟子裏，這時候便有個職員發話了：

「老闆娘！三天道歉廣告送到報館裏去沒有？最好明天見報，一年的遺

散費，明天可以發出來嗎？現在物價天天在漲上去，早發一天好一天，有幾位還打算回到鄉下去呢。」

「老闆娘！道歉廣告最好先將底稿給我們看看，措辭不對，即使登出來，我們也不承認，要你重去登過的。」

「老闆娘！道歉廣告，還是看在你女人份上，若是換了別一個，哼！沒有這樣便當，非要他向我們當面磕頭陪不是。」兩張桌子上的人紛紛在講話了。

吳太太給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講得幾乎又要流出眼淚來，但是她仔細一想，如其這時候不耐些，事情益發不易解決的。因此，她臉上始終有笑容，待他們都住了嘴，才站起來說道：

「道歉廣告一定去登的，是我不好，當然要向諸位道歉的，現在先向你們三鞠躬，諸位心上的氣可以先平一平，否則喝酒沒有興緻，吃菜也沒味道，使我心上更加不安了。」

說着，特地離開座位，連鞠三個九十度的躬，然後又坐到位子上去，勸他們喝酒吃菜。

是人都有情感的，那些職員，雖然幕後有人在唆使着，故意裝腔作態，使吳太太難堪。現在給吳太太一味用軟工夫，便有一部份給感動了，另一部份還在惟恐天下無事似的。

「老闆娘！我們不喜歡當面敷衍，道歉廣告趕快去登出來，是正經話，明天把一年解散費拿出來，做事不要牽絲攀藤！」

吳太太笑道：「我並不牽絲攀藤，昨天諸位才提出來，也得給我一些時間預備預備，數目究屬不小啊！」

「那麼預備多少日子？糊裏糊塗不是生意經，那一天可是發解散費，你說！」說這話的職員，一副粗獷樣子，像要找人打架似的，同時却也有人附和着。

劉媽在一邊看着，氣得臉紅了臉，恨不得先趕上去將那個職員攔上幾個耳光，再講別的話，又想把吳太太拉到邊上來，教她不要太軟，態度該硬的地方要硬一些。可是她總是傭人地位，不能站出來打抱不平。幸而吳太太忍耐工夫也有限度的，她向那個職員看了一眼，笑笑道：

「請你別心急，聽我幾句話，我的關店，不是起黑心，倒人家的帳，而是給黑心人暗算了去，才弄成這一個局面。我雖是外行，不懂得什麼，可是也有眼睛看人家的，也有耳朵聽人家的，關店遣散職員，也有規矩，遣散費至多

三個月，一年是根據什麼人的主張？我知道諸位不會欺負我，我是女流，可是說不定有人給你們出主意，希望鬧出些枝節來，他有好戲可看。可是我也預備好了，文有文的人，武有武的人，如其需要他們來幫忙的時候，只消一個電話過去，要怎樣一等人，他們立刻可以趕到。老實講，我如沒有那種準備，也不打算關店了。但是我與諸位過去，並沒惡感，相處在一起，日子雖然不算久長，究竟有一陣子光陰了，好聚好散的，已經損失了，還在小處打算盤。現在我的辦法是這樣的，解散費三個月，一個錢也不會短少，明天把排門上起來，將下面所存的貨物，徹底清盤一下，盤過後，照原價進來賣給人，賣下來的款子，先發解散費，不夠，我想辦法補足，有餘，掃數給諸位公攤，我自己決不拿半張鈔票。一切不週到的地方，請諸位原諒，如其認為這辦法不好，那我只好去請人來幫忙解決，那時候諸位便宜或是吃虧，在於你們自己決定了。」

吳太太這一席話講得柔中帶剛，剛中有柔，猶如諸葛亮的在西城，兵臨城下，只好硬着頭皮，挺演一下空城計。那些職員摸不清她的底細，再一研究她的語氣，看來這位老闆娘一定有人在撐腰，給她在出主意了，過份的要求，究竟講不開去的。席面上的空氣，便爾和緩下來。

吳太太那月百貨店，即在幾重小挫折之下收歇了，房子也在短時期中頂給別人，自己花了一筆小數目的頂費，另外去頂了兩間房子住下。這樣一來，她手頭上仍有不少積蓄，這是頂掉房子的餘款。

這時候她萬念俱灰，什麼都看穿了，什麼都不在心上了。以前對於年齡相仿的異性，雖不動念，可是看兩眼總難免的，現在却有些「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的樣子，要不是心上還有個楊源生的影子在晃着，真要找個清靜些的庵堂，清帶紅魚，以了此生。

她的想念楊源生，不是今日始了，張春元累次對她狠天狠地的當兒，她就苦苦地念着他，希望有機會與他見一見，即使楊源生當面罵她幾句，甚至打她幾下，她決不違抗，而願接受他的打罵，並且要在他跟前懺悔她過去許多錯誤。可是她也明白這種相思是渺茫的，楊源生雖是忠厚人，却不是無賴小人，否則他也不會一怒而走，連他自己的東西一樣沒拏去。以前他對自己的百依百順，小心翼翼，這是愛着我，不肯使我有半點不高興，那時候自己真像給鬼摸了頭，輕信着麻皮的話，逼宮似的把他逼走了。要不是那樣一來，一直與他相處到今天，那月

店既不會收歇，自己也不致弄成這副淒涼地步。

想着，想着，只有偷偷的流了一回眼淚。但是她總希望找到楊源生，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種種錯誤談一談，這是楊源生不再與自己發生什麼關係，她也死心塌地了。

上海是那樣的廣人衆，又到什麼地方去找楊源生？她會費了半大光陰，到一家家百貨公司去巡視了一遍，希望能够在那些百貨公司裏面發現楊源生，然而這是幻想，不過累她白跑許多路。但是她還不死心，在報紙上登過三四天尋人廣告，措詞是這樣的：

「源鑒：多日未晤，時刻在念，見報請速來一敘。以愛啓。」以愛即是吳太太的名字。

那廣告刊出後，也如石沉大海，連半點消息都沒有。她再把廣告上的字句改動過，「源生君：以前種種，都是我的錯誤，務請原諒，希即來此一敘爲要。吳以愛泣啓。」地址也寫得特別詳細，並且加了個電話號碼，以免楊源生找起來嫌麻煩，或是望他先通電話。廣告地位也刊得特別大，認爲這樣一來，多少有些把握了。

她特地咨照劉媽，留神下面有人打電話進來，或者有人來找我，不要聽誤了人回掉人家。劉媽笑道：

「師母！來找你的什麼人姓什麼？」

吳太太想了想道：「他姓楊，你記清楚了，木易楊，楊柳的楊，如其再記不住，只要記住你每天上小菜場買的洋山芋的洋，洋葱頭的洋，也是一樣的。」

劉媽禁不住笑了：「師母！你真當我不懂事的孩子了，姓楊柳的楊就是了，那會記不清的。」

吳太太認爲這一次廣告登出去，楊源生總可以看到的，最低限度，電話總要來一個，能够在電話裏給我與他講幾句，就可以使他到這裏來了。因此，她特地親自到小菜場去買了幾樣楊源生往日喜歡吃的菜，交代劉媽怎樣用作料燒。劉媽道：



「師母！今天請什麼人吃飯嗎？」

「不用多問，照我的意思把這幾樣菜燒好了，紅燒鯽魚要多放些糖，蔥不要切碎，打個結放在裏面好了。現在還沒燒，先用清水養着牠，臨時燒再殺。」

劉媽笑道：「師母！我跟你做了這些日子，燒小菜向來是由着我，從來沒這樣道地過，這個菜一定是燒給知心人來吃的吧？」

吳太太給她講得面上紅了紅，瞪着眼笑道：

「快給我做事吧，廢話是什麼地方來的？以前我心緒不好，不論什麼好東西吃在嘴裏都沒味道，現在左右沒事，想到自己要吃的，便買些來燒燒愛穿的，翦些料子來做做。」

「師母！一個人是要看穿些，沒有鈔票沒辦法，有錢在手上，該花的，樂得花些。」

「那麼你爲什麼把一個月一個月的工錢儘往鄉下寄，不買些吃吃，做些穿穿？」

吳太太這樣說，劉媽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師母！我是前世生成的苦命，人家男的賺錢養女的，現在我要帶錢回去養那個殺千刀哩！」

這話觸動了吳太太的心事，使她又暗暗地詛咒着張春元。

吳太太回到自己房裏，把箱子裏九套西裝取出來，親自送到洗衣公司去教他們趕快燙出來。再到百貨公司去買新式的摺帶，領帶，襪子，就差沒有買皮鞋，因為她不知楊源生的腳寸，舊皮鞋早在搬場時賣給收舊貨的了。以前楊源生一張半身照片用玻璃架放在梳妝檯上的，給她自己撕碎丟在痰盂裏了，現在她又找到拍這張照片的照相館去把原底片找出重印一張，還加錢着了顏色。

房間裏也親自動手收拾得清清爽爽，熨好的九套西裝，一套套齊齊整整掛在衣櫥裏，每一套上放一條新買的領帶，劉媽把燒好的小菜端來放在桌子上。

「師母！看你忙進忙出的忙着，究竟忙些什麼事？」

吳太太怕她打碎砂鍋問到底，早將衣櫥門關上了：「出去買些零碎東西，忙什麼呀？劉媽！我在外面，有我們



的電話沒有？」

「沒有！」劉媽轉着眼珠子想了想道：「不像有吧？」

「噯！劉媽！你怎麼這樣糊塗，究竟有沒有？」吳太太有些惱了。

「師母有的，其實是弄錯了。」

「有的，怎麼又是弄錯了？劉媽！那樣教你留心着的，怎麼又弄錯了？你太不當心了！這個電話進出很大，一定是那個姓楊的打來的噯！」

劉媽恍然大悟道：「是的，是的，這不是我弄錯的，是打電話的人自己弄錯了。」

「怎麼又是打電話的人弄錯了，究屬是那一朝的事，看你年紀並不老，却有些老糊塗的樣子！」

「師母！你不用着急，電話不是打給我們的，是一個人打來找姓楊的楊先生聽電話，師母！你那天交代我是一個姓楊的打來找你，所以我講他弄錯了，這幢房子裏上上下下，又沒一家是姓楊。」

「你問那邊姓什麼沒有？」

「電話不是我聽的，二房東家娘姨聽的。」

「噯！劉媽！你該自己聽電話啊！」吳太太恨不得將劉媽臭罵一頓。

吳太太為了一個電話，羞實有些不高興，從這天起，便不出門，樓梯彎角上電話鈴一響，她就搶着去聽，樓上樓下一天跑下來，累得有些腰痠背痛。燒好的小菜，午飯沒吃，劉媽還沒講什麼，晚上吃夜飯，劉媽却都搬在桌子上放着。

「師母！左右沒事，可要喝些酒？單是吃飯，吃不了這些菜的。」

「快些收起來，今天不吃，我只想吃半碗粥，不知怎樣，胸口在悶着，簡直不覺得餓，半碗粥也是吃着玩的。」

劉媽奇怪道：「胃口既是這樣不好，爲什麼買這許多小菜，這些菜燒起來不馬上吃，放到明天要餛的，花掉那些鈔票，忙着燒起來，却又擱着不吃。」

「劉媽！我覺得你比以前會講廢話了，芝麻大的一點事，却講上一籃子一麻袋的廢話。」吳太太指桌子上的菜道：「早上想到要吃，便起了一股子勁去買了來，現在沒有胃口吃，只怕吃下去反會作病，由它去擱着，餛就讓它餛吧，你愛吃的只願吃。」

劉媽聽了，仔細對吳太太臉上看看，悄悄地笑着問：

「師母！你那話兒是上個月那一天來的？」

「笑話吧，忽然來查問我這個話，倒像一副醫生樣子了！」吳太太帶說

帶笑的白了她一眼道：「把我吃的粥盛來，你也吃夜飯吧。」

劉媽一面給吳太太盛粥，一面嘿嘿地笑了笑道：

「師母！並不是我在做醫生，看你今天一回兒想吃，一回兒又不想吃，性子忽又變得這樣躁，只怕是……」

「怎麼不說下去，只怕是什麼，只怕我要生病了？」

劉媽笑道：「不是的，如其我猜得準的話，明年二三月裏我們要吃紅蛋抱小弟弟了！」

吳太太不由臉上紅了紅，白了一眼道：

「少給我執昏了！怪不道要查我那句話，真是神經病，你怎麼想得出的？」說着，又忍不住格格地笑了一陣。

劉媽正着臉色道：「師母！難道你不想有個小弟弟？要是你師母這時候有個小弟弟，在跟前給他攻書上學，倒可安心了，日後小弟弟長大成人，賺鈔票，娶媳婦，不是執執鬧鬧一份人家了師母！我這話是正經吧？」

「正經，正經，可是那裏來的小弟弟，天上又不掉下一個來。」

「所以我在留神你的一忽兒想吃，一忽兒又不想吃，將要有身孕的人才這奇怪樣子的。師母！別人跟前要瞞頭藏尾，你老實告訴我，讓我現在先喜歡喜歡，多吃一碗夜飯。」





吳太太給她講得又忍不住要笑出來，喝着粥道：

「平空在造什麼謠言，你不想，世上獨個兒會生孩子，那不是怪事了？」

「唔不錯，麻皮與你離開到這個時候，毛算算有三個月了，不是有身孕也好，賊麻皮留下的種，日後生下來也不會是好東西！」

「劉媽！快些吃夜飯吧，不要再提這些話了，我想早些睡哩！」

第二天吳太太就教劉媽去買了一份報來看，廣告地位登得不好，字句有沒弄錯，又給鈔票劉媽，要她照昨天所燒的菜，今天仍舊買來燒，不能少一樣。劉媽接過她手上的鈔票，儘向吳太太臉上看着。吳太太白了一眼道：

「不認識我有什麼好看的？」

「師母！昨天巴巴地燒起來，沒有見你下一筷，我也吃不了那許多，現在還有兩三碗放在菜欄裏，怎麼今天又要照樣買來燒？燒起來又不會吃的。」

吳太太連揮揮手道：「我喜歡這樣做，你照我的意思去辦，不要噲囉。」

劉媽只好擎着鈔票上小菜場，暗想她在發神經病嗎？

吳太太待劉媽出去後，一面留神下面的電話，一面將楊源生那張着色照片取出來看了一回，她默默地噲告着，我這樣一片誠心，你再不與我通個電話，也太忍心了一點吧？

照片不會開口答覆他的話，前後連登了六天的廣告，也毫無朕兆。楊源生往日所喜歡吃的小菜，連燒三天，不是劉媽幫着吃掉些，即是餒掉倒在垃圾桶裏。劉媽羞實代她可惜，無緣無故花掉那些鈔票燒成的菜，要這樣糟蹋，因為看到吳太太臉上不很好看，只怕與她多噲囉了會討個沒趣，看她明天要不要再燒那幾樣菜，如其再要燒的，一定是在發神經病。一天吳太太便沒有再要劉媽照辦那幾樣菜，也不坐在梳妝檯跟前花工夫打扮，却草草地擦了個臉，站在窗口去對天上，呆呆地看着，半嚮不想走開去。劉媽去買小菜時，她就站在那裏看天的。劉媽回來見她仍歪着腦袋對天望着，禁不住笑笑。

「師母！天上可有什麼好看的，看了這些時候還沒看够？」

吳太太這才扭轉身子來，一聲不響，去坐在床沿上，兩眼看着地板，又是個半天。劉媽在邊上靜靜的察看她舉止行動，知道她必有一樣不痛快事情在心上，因說：

「師母有什麼不如意的事，還是想開些的好，自己身體要緊。」

「我沒什麼事，只是今天覺得沒有精神。」

劉媽又柔和着聲音說：「師母！你不像沒有心事，昨天與今天就像換了個人。我知道你現在又想到以前的事情上去了，只是不知你想的那一樁，要把你想得這樣癡癡地，事情不會小，師母！我猜錯沒有？」

「以前有什麼事值得我再去想它啊！」

吳太太僅說了這一句，面前地上就滴了不少眼淚。劉媽看了這副情形，心上也感到一陣難受，幾乎也陪着滴下眼淚來，趕着去擰塊熱毛巾來。

「師母！不要傷心，萬事看得開些，一個人該做到怎樣一種地步，命宮裏都給你註定了的。勉強不來。師母！把頭髮梳理梳理，吃點心了。」

「一些吃不下，你去做事，勸我的話，我都明白。」

吳太太從這天起，便像有病似的，飯也吃不下，茶也懶得喝，常常一個人坐在房裏，半天不講一句話，有時又用手帕拭一回眼淚，怕劉媽看見了會嚼嘴，拭眼淚的時候便避着她。但是現在的劉媽很關心她，見她這一陣的情形有些異乎尋常，又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忍不住時，便又在嘮叨着：

「師母！你這一陣飲食方面一些不調勻，人也瘦得多了，如其不是有身孕，便是有毛病，有了毛病就該請醫生，方脈吃藥，糊裏糊塗，總不大好吧？」

吳太太勉強笑了笑，道：「你怎麼平空講我有毛病呢？這十年之中，我從沒生過病。」

「那麼爲什麼飯不吃，茶不想，坐在房裏，氣息全無，就像老和尚坐關似的，有時我只當房間裏沒有人哩！師母！一個人強強健健的，全靠飲食調勻，有說有笑，現在你茶飯不想吃，整天不見一次笑臉，一個人沒有病也要弄

出病來了。」

劉媽說時，沒奈何似的歎了口氣。吳太太給她一片熱忱，有些感動了。

「劉媽！以前我太煩惱了，現在有機會給我清淨清淨，不由把過去的事情搬出來想想，想到好的地方，一個人笑笑，想到不好的地方，一個人歎歎氣，並沒有別的事在心上。劉媽！你不用代我就心事，我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當真自己會作踐自己的。」

「原是呵！我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監，你師母不高興悶聲不響，我就上心事，你師母高高興興有說有笑，我心上就快活，其實師母是師母，我是我，說起來我是渾的娘姨，可是也是前世的緣份吧，說句不中聽的話，我的一顆心就在你師母身上。」劉媽說到這裏，又鄭重其事的說：「舊事也不要搬出來想了，還是打打日後的算盤，不過眼睛要放得亮，看得準，像麻皮那種人可要不得了，他開的那丹店，怎麼還不天火燒！」

吳太太搖搖頭道：「劉媽！你不要提這些話。」

「對的，對的，我又昏了頭了，爲什麼要去提這個鬼。師母！吃過飯去看紹興戲，到外面去走動走動，散散心。」

「我知道了，你去做事。」吳太太想教她再留神着，說不定有姓揚的會找到這裏來，可是想一想，只怕劉媽又要在這上面問長問短，無休無止，便沒開口。

劉媽去做了一回零碎事情上來，只見吳太太閉着眼睛躺在床上，連忙走過去給她蓋上一條毯子：「睡着了不蓋東西，會受涼的！」

「你倒杯茶我喝，怎麼忽然口渴起來？」

劉媽忙倒杯茶遞過去，無意地在她臂膊上摸摸，却吃了一驚道：

「呀！師母身上怎麼這樣發燙？額角上也很熱的，這不是有病嗎？師母！趁早去請個醫生看看。」



吳太太將茶杯遞還給劉媽道：「沒有關係，我不會生大病的。」

「這能保險的？還是小心在前面的好。」

「到明天再說，讓我靜靜的睡一會。」

明天吳太太就慳慳地病倒了，身上熱一陣，寒一陣。劉媽着急道：

「師母！我的話怎麼樣，可是真的病了？趁早去請個醫生來看看，究竟是什麼病？唔！頭上很熱，昨天晚上聽你不時起床喝開水，我就猜到你毛病來了。要喝茶爲什麼不喊我起來倒給你？一起一倒的，也容易受寒的啊！」

「白天你也够累了，晚上要讓你睡得舒服些。」吳太太歎了口氣道：「不是什麼大病，睡兩天就會好的，不用去請醫生。」

「不是我在講嚇人的話，小毛病不吃藥，三拖四捱的就變成大毛病了。師母！依我的意思，還是去請個醫生來看看的好，生毛病總是年災月晦，晦氣錢該要花的，還是早些花。」

吳太太道：「慢着些再講，小毛病變大毛病，也沒這樣快，明天如其也不見好，你再給我請醫生還來得及。」

劉媽點點頭，一邊做事，一邊不時到床前來張望，吳太太如睜着眼睛，便問她要不要喝茶，如其吳太太是睡着的樣子，便給她把被頭蓋蓋好，或是輕輕的按着她額角，熱度低些沒有，小心翼翼，比待什麼親人都熱心。吳太太有時給她感動得流下淚來。

半夜裏劉媽也起來二三次，覺得每一次的情形都比較嚴重，她索性穿好衣服不睡，搬張凳子坐在床前，眼睛睜睜地看着吳太太。待吳太太發覺劉媽不睡而坐在她床前時，便抓住她的手道：

「劉媽！你爲什麼不去睡？我覺得這時候比白天熱得狠些，閉上眼睛就做着奇奇怪怪的夢來，看來真的是有病了。」

劉媽怕她着急，忙安慰她道：「沒有比白天熱得狠，心上不要胡思亂想，舊事丟得遠些，我猜你一定又想到過麻皮了，所以要做奇奇怪怪的夢。唔！麻皮只當他死掉了，店也天火燒掉了，要不要喝茶？」

「不要。」吳太太道：「劉媽！我眼前可以說一個親人都沒了，除了你，連講講談談的人都沒有一個，你看這

個日子過得有什麼意思，我也不明白我是怎樣一個苦命人，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

下面的話，吳太太哽咽着說不上來，眼淚已流濕了半邊枕頭。劉媽道：

「師母！不要往這些地方想，你還年輕哩，又不是癩痢瞎眼，還怕日後沒有個好伙伴？一個人有的好日子過在前面，有的甘蔗根甜師母！一個人還是要講收成的，不比我，雖說有個丈夫在鄉下，可是要我養活他還不算。吃着嫖賭樣樣來，欠了債還要我給他還，這種現世實索性早些死掉了，讓我可以重新嫁個人出出頭，偏是活現世現不完，連噴嚏都不打一個，我只好給他做牛做馬做下去，要不是看開些，不認定這是自己的命，早就去見了閻王伯伯了。師母！你好好的睡，天已亮了，我去生爐子燉開水。」

吳太太低聲細氣的應了聲。

劉媽把早上許多雜事做掉後，即忙問吳太太可要去請醫生看樣子不吃帖藥不成了。吳太太道：「現在請醫生回來，這筆開支很大，我想買一服午時茶來煎着喝，想上去我不會有什麼大病的。」

「師母別的事情可以打小算盤，做人家有了毛病就不能打小算盤，做人家。」劉媽皺皺眉，砸嘴道：「不瞞你說，師母生了病，比我自己生病更要着急，不錯，吃不窮，用不窮，算盤不打才一世窮哩！可是要看地方打算盤的。」

吳太太歎口氣道：「劉媽！我的事也瞞不得你，自從開了店搬到這裏來，只餘那邊房子上，一筆頂費，每天吃用開銷，說句教人心急的話，花一個少一個，花到後來日子怎麼過下去？」

劉媽給她這樣一說，却也不好意思再勸她請醫生，只好說：「師母！那麼我到藥店裏去買一服午時茶來煎煎吧。」

「藥店裏職員也懂得一些什麼病該吃什麼藥的，你把我的情形告訴他們，吃午時茶對不對？」

吳太太說着，掏一疊鈔票給劉媽。劉媽匆匆地奔到衙堂外面去請醫生。





在衙堂口左面不遠，即有一家藥店，櫃檯裏面三四個職員，有的在跑來跑去撮藥，有的伏在櫃檯上看報，有的探着頭眯緊眼睛看馬路上的女人。櫃檯右面大花門邊上有張寫字檯放着，寫字檯上有條不紊的放着文房四寶，綠呢襯底的玻璃寫字板，拭得纖塵不染，緊靠着玻璃板有一個長方形的烏絨手枕，寫字檯橫頭放着一張方凳，雖然預備給人坐的，可是一早上並沒有人去坐過，寫字檯正中的那張椅子上，却有個淺灰嗶嘰長衫的青年男子坐着，手上捧着一張報紙翻來覆去的看，由外面進去的人因為有報紙遮着，看不到他的面孔，其實他鼻子上還架着金邊眼鏡，配着烏光發亮的博士頭，更顯得氣度不凡。就在他後面的花門框上，掛着塊狹而長的黃底金字牌子：「丁甘誠門人米蘇人大小方脈」。

兩開間的店堂裏，櫃檯外面沒有買客，櫃檯裏面的人又各有所事，難得在各人喉頭發出些零碎咳嗽聲，要不是馬路上那樣煩囂，真有些像深山古刹。

劉媽捏着鈔票匆匆走進去：「午時茶，午時茶，買一服午時茶！」

給她這一嚀，看報的放下報紙，看女人連忙移轉視線，正在撮代煎藥的也楞了楞，頓時有十道目光集中在劉媽身上，見她並不是怎樣出奇的人，立時又收回八道目光，剩下二道目光的便往一處抽屜裏取出一塊午時茶用白紙在包，劉媽想了想道：

「先生！這個午時茶吃什麼毛病的？」

「掣回去看仿單！」聲氣很不耐煩。

劉媽又想了想：「先生！只怕我們師母看不懂。先生！我們師母先是不想吃茶飯，昨天起有些發寒發熱的樣子，這午時茶能不能吃？」

「你們師母不想吃茶飯，不要是相思病吧？」

這話一講，裏外的人都鬨然大笑。劉媽給他們笑得臉上一陣熱，因為要求人指點的事，不能用言語損人，便笑笑道：

「先生！規規矩矩，不要開玩笑，發寒發熱的人，午時茶吃下去會吃壞吧？另外再有比午時茶更靈些的藥有沒有的？」

那藥店職員很不耐煩的說：「買一服午時茶這樣囑囑，上門來的都像了你，我們店裏再要用十廿個人來給人細談終身哩！」

劉媽有什麼聽不出，只是爲了仔細起見，不得不耐住性子不生氣，笑道：

「先生！因爲不懂才問問的，誰吃飽飯沒事做，特地趕來與你們談山海經人家沒法子才來買藥吃呢，你們做這一行的總知道的，指點指點人，譬如做好事啊！」

另外一個職員道：「告訴你，午時茶只好治普通傷風咳嗽，可是也吃不壞。有進出的毛病，非要請醫生方過脈開方子，那才能對症下藥，毛病才能痊愈起來。你家裏的病人，仔細些，還是請郎中先生開個方子的好，嗐！那位米蘇人先生是位好郎中，如其離這裏不遠，病人能够走出來的，不妨你去陪他來，米先生一不搭架子，二不敲竹槓，脈案又高明，要是請他出診，不像別的郎中一定要在什麼時候才到病家，米先生却隨時隨到，嘿！」

那職員指給劉媽看，劉媽即在所指的地方看到米蘇人。米蘇人先是放下報紙來，不好意思的笑着，見劉媽在看他，馬上又捧起報紙來看。劉媽暗忖這位米先生很臉嫩，當時對職員笑着道：

「先生！謝謝你待我回去與我們師母講了，看她意思怎樣，我是媳婦，做不了主的。」

她付過午時茶的代價，拏了午時茶趕回去煎給吳太太喝，一面把藥店裏的話告訴她聽。吳太太道：

「午時茶喝不壞的，喝了看情形吧，喝不好的，只好請教醫生了。」

劉媽把午時茶橫煎豎煎，吳太太就喝了一天的午時茶，可是並沒把病魔打退半步，而且形勢又嚴重了一些，熱度高的時候，昏昏沉沉地只是要睡。

第二天早上，劉媽逼着吳太太去看醫生：「師母！不是打小算盤的事了，我扶着你到醫生那裏去，比請他到

家來的便宜些。路不遠，一出衙堂走過三四家店面就是藥店，那位醫生這時候大概在那裏了。」

吳太太喘着道：「劉媽！不知要多少診金……」

「暖！師母！看來不會貴的。你快坐起來，我給你穿衣服。」

「噢！只一兩天的事，便沒氣力坐起來了。」吳太太豎起身子來，忽又想到舊事道：「劉媽！以前，身上有些小不舒服，一個電話即把醫生請到家裏來了，現在坐都坐不住，却要走到醫生門上去。唉！不能想到那些上面，再在世界上有什麼意思？」

「師母！這話不必去提啊！到什麼山砍什麼柴，我給你想想，日子也過得並不壞，我們鄉裏有二三百畝田地的人家，過得也沒這樣舒服。師母！你穿什麼衣服出去，我來拿給你。」

吳太太用臂膊支撐着身子，搖搖頭道：「馬馬虎虎拿一件穿穿好了，打扮出來給誰看啊！」

劉媽笑道：「師母！身上有點小毛病，就這樣灰心，年青人全要講究些穿着。就講我這老太婆吧，有工夫時也把身上收拾清爽，抹些鵝蛋粉在臉上呢。嘿！」

說着，她在衣櫥裏給吳太太取出一件頑袍來，提着衣架走到床前，吳太太又躺下去了。

「劉媽……實在支撐不住，坐着已是頭暈眼花，怎能……再走到外面去……你去把那位醫生請到……家裏來吧……想省錢的，也由不……得我做主了！」

劉媽便把頑袍掛到衣櫥裏，「師母！昨天藥店裏那位先生講的，那位郎中先生不搭架子，隨請隨到，看來診金不會怎樣大的，本來是請他家裏來的好，今天外面風大，病人吹不得風，我馬上去請他來。」

吳太太用沒神的眼光把四週看了看。

「劉媽……請醫生來，你要……把家裏收拾清爽的……你掙把梳子給我……頭髮弄成這種樣子……怎能見人……」劉媽將梳子遞給她，笑道：「剛才師母還講打扮出來給誰看，現在却要我把頭髮梳梳了。」

「不把頭髮梳梳……這副樣子不要把醫生也嚇出毛病來，你看我……還有人樣子嗎？」

「師母！你就是這副樣子，我們鄉裏的新娘子也沒你好。嘿！師母！我到藥店裏去請醫生。」

劉媽匆匆的去了一回，即把那位米蘇人醫生請了來。吳太太在裏面點到劉媽在說：「米先生走好，當心畚箕絆腳。」就知道醫生來了，忙用手帕把眼角邊淚痕擦乾，留神看時，劉媽在前，米蘇人在後，翻翻少年，文縐縐地站在衣櫥跟前向吳太太這邊飄了一眼，吳太太勉強笑了笑。

「劉媽！椅子上乾淨吧……請先生坐啊。」

「剛才揩過的，米先生請坐。床上的就是我們師母，不舒服三天了。」

劉媽說着，遞了杯茶來放在桌子上。

米蘇人坐在椅子上，帶着笑臉把房間裏打量一遍，目光却停在吳太太臉上，吳太太正在看着他，見他的目光移過來時，慌忙看到別處去。劉媽問着吳太太道：

「師母！你頭暈不能坐起來，只好請米先生坐到床邊來方脈了。」

吳太太點點頭。這時米蘇人已經站起來，劉媽即將一張椅子搬到床前讓米蘇人坐下。米蘇人將右手衣袖往上捲了一道，露出裏面格子壁縐的短衫袖子，無名指上套着亮晶晶的小鑽戒。他向劉媽看看：

「去拏幾本書來給師母墊手腕。」

「米先生這裏找別的還容易，書却找不到。嘿！劉媽四面亂瞧道：「米先生！除掉書還有別的好代嗎？」米蘇人笑了笑：「找不到書也就算了。」他講着，把自己右腿架在左腿上，那條腿即比床沿高，他做做手勢，要吳太太把手腕擱在她膝蓋上：「這樣也行。」他說着，便伸出三個指頭緊按在吳太太脈息上，一忽按得緊，一忽按得鬆，一面在察看吳太太臉色，一面注意她脈搏跳動。吳太太却不好意思，儘把視線停在米蘇人身上，溜上一眼就移開了。米蘇人又開始在問：

「病有三天了？」

「連頭帶尾三天，今天是第四天了。」



「大小解每天有吧。」

「大解兩天沒有了，小解也不像往日那樣多。」吳太太用另一隻手指指胸口道：「這地方悶得很，像有一塊石頭壓住似的。」

「唔……」米蘇人點點頭，柔和着聲調說：「經期準不準？」

「呀！」吳太太給他問得臉上有些發熱，她怕自己聽錯了，很羞慚的說：「米先生！不是問我那一句話？」她講過這一句，羞得把臉扭向那邊去。米蘇人告訴她是問這樁事情，她也沒扭過臉來，就低低的說：「似乎有些前後的。」

米蘇人很注意這句話：「來的時候前後要差多少日子？顏色是怎樣的？不要怕難爲情，只管說出來。」

吳太太聽他這樣說，忍不住只是要笑出來，却又不能笑。劉媽因站得遠了些，沒頭沒腦的問道：「米先生什麼東西顏色不顏色？是不是講這條被頭面子的顏色？」

吳太太先嗤的一聲笑出來，米蘇人也抿起嘴唇在笑。劉媽給他們一笑，她也笑了：

「米先生！我講錯了。」

「沒有錯，是在講被頭面子的顏色。」米蘇人知道吳太太怕羞，便將錯就錯的敷衍她。吳太太扭過臉來道：「劉媽！這麼早，米先生還沒用過點心吧，你快去預備預備。」

米蘇人忙說點心早已吃過，劉媽却匆匆地趕到房外去了。

吳太太見邊上沒有人站着，便把米蘇人所問的話講給他聽。米蘇人點點頭。先是方右腕的脈，現在米蘇人要吳太太掉左腕，米蘇人又用三隻指尖按了好一回工夫，又詳細問着吳太太平日的飲食起居。這些並不使吳太太窘，米蘇人問一樁她答一樁，同時在暗想：這位年輕醫生，診病却這樣週到，幾乎連年庚八字都要問出來了。

米蘇人方過脈，不就站起來，要吳太太張開嘴，伸出舌頭來看了一回舌苔，微笑點頭道：

「沒有多大關係，只要把胸口的鬱悶舒散舒散，再把外邪表一表，也就沒事了，第一不要自己多生煩惱，否則損及肝胃，那就費手腳了。」

說着，站起來，走到他剛才坐過的椅子上去，在皮包裏取出毛筆方牋，四面看着找硯台，恰巧劉媽用木盤托了一碗鷄絲麵來，將碗端在米蘇人面前：

「米先生！附近沒有好點心，還是麵清爽些，請用吧。」

「不用客氣，在家裏吃過才到保春堂的，有硯台拿一個來。」

吳太太在床上看得很仔細：「劉媽！沒有筷子，教米先生怎麼能吃？」

「呀！我沒拿筷子。」劉媽笑着打了自己一下頭道：「我真昏了頭了，動不動就會忘記，也要請米先生給我開張方子吃兩帖藥，讓我記性好些，嘿嘿！」

她要奔到樓下廚房間去拿筷子，吳太太叫住她，對她講了一句，她即把吳太太平時用的牙箸拿給米蘇人：「米先生已經買了來，將就吃着吧。你不吃，我們師母病着不能吃，我又在吃觀音素，也不能吃，不是白白的，糟塌了。」

米蘇人給她講得不好意思，便拿起牙箸勉強吃了半碗放下。吳太太早就客照過劉媽，所以劉媽見米蘇人一放下筷，便將一塊洒過香水的熱毛巾遞到米蘇人手邊：

「米先生！這種麵不配胃口吧？」

「很好，實在吃不下，快去把硯台找來開方子。」米蘇人擦過臉把毛巾放下，輕聲問劉媽道：「這裏是姓什麼的？」

「呀！」劉媽扭轉身子笑道：「師母！我真糊塗，師母姓什麼，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平時只知道叫師母，嘿嘿！」

吳太太給她講得有些窘：「日天吳，你記住了，以後不要又忘記！」

「姓張就姓張，姓王就姓王，怎麼有姓三個字的，倒像外國人了。」劉媽這話，吳太太笑了，米蘇人也忍不住呵呵一笑，便在方牋右上角寫



着「吳右」，接下便開脈案，開藥名，一切舒齊，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才說了聲「先吃一帖」，把毛筆套上筆套，放進皮夾裏，站起來便想走。吳太太已把診金的鈔票用紅紙裹了。「劉媽送給米先生。」

劉媽遞在米蘇人手上。「米先生藥店裏那個人怕我是滑頭似的，一定要我把診金先付了，真氣人哩！」

「這是他們手續如此。嘿！米蘇人走到床前點點頭。」吳師母再會，這帖藥下去有了汗就沒事了。」

吳太太撐起半截身子，笑着說「米先生費心了。」又對劉媽說「劉媽！你代我送米先生。」

米蘇人笑道「不用客氣，不用客氣。」

劉媽跟着米蘇人往房外走道「師母橫豎要去撮藥，我可以把米先生一直送到藥店裏。嘿！」

吳太太斜過視線看米蘇人與劉媽下了樓，才深深地吁了口氣，閉上眼睛在想，一直在想，倒把自己的病痛丟在邊上。

劉媽撮了藥回來，一進房門便嚷着「師母！師母！剛才給多少鈔票米先生的厚厚的一疊，有十萬塊錢吧？師

母！我問過藥店裏夥計的，米先生出診只有兩萬八千塊，十萬塊不是太多還

請他吃麵。」

「米先生看得很仔細，多送他一些也是應該的。在路上米先生講什麼

沒有？」

劉媽想了想道「講的，問我你們先生做什麼生意的？」

「唔！你怎麼講的沒有把舊事說出來吧？」吳太太有些急。劉媽笑道：

「師母！我又不是馱子，那種不相干的人還把真實話對他講？我說我們

先生在漢口做生意，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生意。」

吳太太笑了笑「我又沒當你馱子，只怕你心直口快。劉媽！米先生還講

什麼沒有？你不要忙着打藥包，站過來仔細講給我聽啊！」

劉媽丟下藥包，走來站在床前道「師母！藥不趕着煎好了吃，攔着先講



這種廢話？」

「廢話」吳太太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向劉媽直談，只好說：「我是在想有許多醫生當着病人不肯多講什麼，背了面就會講病人怎樣怎樣了，米先生沒講我的病。」

「沒有，短短一截路，幾句話一講，已經到藥店裏了。」劉媽一心在吳太太的病上：「米先生確實仔細的，我到點心店裏叫了麵來，他三個指頭還按在你脈息上。」

「你端麵來，他不是已經預備開方子了？」

「師母！麵在外面桌子上放着，見他還在看你的舌苔，所以沒拏進來。師母！我看你精神比剛才好，剛才講一句喘一口氣，我真就着心事哩！大概那位米先生交運了，沒吃他的藥，病已好了許多，看起來這帖藥吃了下去，師母的病就要好的。」

劉媽說着，便忙着去煎藥。吳太太躺在床上閉着，只有想前想後的想。米蘇人來診病的一回事，從他踏進房門到他開畢方子走出房門，一次二次三次的在她腦幕上映着，一時竟使她想得出了神，便把劉媽叫了來：

「劉媽！你可知道……」

劉媽全神貫注的聽她講什麼，吳太太却又楞住說不下去了，不由笑道：

「師母！怎麼不講了？問我知道什麼事呀！」

吳太太抿嘴一笑道：「我想到了，不用打聽你了，藥煎好沒有？」

「快要煎好了，煎煎濃些再喝。」

吳太太的病本來不是什麼重症，米蘇人一張藥方開好，已覺鬆動不少，一煎藥喝下去，就出了身汗，熱度減，頭也不痛了，晚上也想喝些粥。劉媽笑道：

「師母！是，早去把米先生請來，可以少在床上躺兩天。」

「就是爲了想省幾個錢，不想還是省不了。」

劉媽笑道：「我早對你講的，應該用的晦氣錢便該早些用，不過今天診金送得太多了，米先生也算他額角



頭發亮。」

吳太太只是笑笑，沒有說什麼。

第二天早上，吳太太便起床了，要劉媽把床上被頭褥子換過。劉媽一面在換，一面笑道：

「師母！被頭褥子我記得還是四天前換的，怎麼今天又要換了，汰汰不過費些氣力工夫，肥皂價錢這一陣貴得嚇人呢！」

「你不知道我一向喜歡清爽的，又是生病睡的，醫院裏每天在換。」

劉媽怕她不高興，便不再在這上面說什麼。吳太太見她把房間裏收拾好了，便要她馬上，去請米蘇人劉媽怔了怔道：

「師母病已好了，還要去請米先生？」

「病是好了些，可是還沒全好，索性請他來理理清，我的身體本來不很健米先生開出來的方子，既是對路，還去換別人嗎？」

劉媽道：「請他到這裏來，又要花那些診金，昨天送他十萬，今天却又不能少送。師母！我看你今天精神還好，我扶着你慢慢地到藥店裏去看門診吧。」

「我走不動啊！」吳太太撫摩着兩條腿道：「剛才由床上下來，就像喝了酒似的，只是晃着，如其走到藥店裏去，只怕毛病要反覆，你去請他來的好。」

「真的，師母！昨天米先生曾經對我講的，如其這帖藥吃下去有汗，只要把方子拿去改掉幾味藥好了。師母！你看拿方子去改好不好？」

「不好，假使把藥方送去改。有許多話問你，你又不知道，爲了省一點診金，反而誤事。快些給我去吧。」

吳太太直揮着手，劉媽又記起一件事來：「師母！今天米先生來開方子，不用請他吃麵了，我在鬪家的時候，有郎中先生去看病，只有一杯清茶，那有什麼點心的，這種鈔票樂得省啊！」

「這是小事情，也要看各人家待人的，客氣些總不錯，只要他看得仔細些就好了。」

「師母！這樣吧，我請過米先生，由他一個人來，我就到點心店去叫麵，仍是雞絲麵，還是換一種？」

「要揀好吃些的，不要怕多花錢，不比自己吃的，可以馬馬虎虎。」

劉媽叫的麵已送來，米蘇人還沒有到。吳太太找塊乾淨碟子蓋着道：

「劉媽！米先生怎麼還沒來？知道是這裏請他吧？」

「知道的。我一走進藥店的門，還是米先生先招呼我，問我師母可會好些？吃下藥去有沒有汗？我告訴他好些了，他說只要拿藥方去改掉一二味藥，再吃一帖，師母剛在我就講的，只要拿藥方去改一下你……」

吳太太不等她說下去，便說道：

「我要請他來，你偏要這麼說，劉媽！你這脾氣我就不大喜歡，米先生大概不來了。」

劉媽笑這「來的，來的，不來，我爲什麼巴巴的去叫碗麵來的？」

「那麼爲什麼還不來麵要冷了？」

「我去催他來，昨天一請就跟我來的，難道今天講他藥方開得好，故意搭一點架子給人看看？」

劉媽說着，便要趕到藥店裏去。吳太太却又叫住他，且慢一慢。她在想醫生出診，本來沒有隨請隨到的，有名氣的醫生，上午去請，有時要在晚上九十點鐘才到病家，這位米先生要是也與那些醫生一樣，昨天就不該跟着劉媽來的，如其他是搭架子給人看，現在再差劉媽去催，自己並非急病，說不定要給他起猜疑的。

「師母！要不要去催米先生？」

「好的，你去催吧。」吳太太又叮囑她道：「你在藥店門口先看看，說不定米先生正在忙着看門診。」

「不會的，我連去兩天，米先生總是捧住一張報在看，並沒上門看病的。」

劉媽說着，蹬蹬的趕去了。吳太太又在鏡子跟前站了一會，摸了一回頭髮，換了一副耳環，仍不見劉媽與米蘇人來。好一會才聽到樓梯上有錯雜的腳步聲，她心上一喜，十分裏有八九分料，到是米蘇人劉媽來了，她想奔到房門口去看，却又立刻做出軟軟的樣子，坐到沙發上去，眉頭略爲皺着些，眼光却飄在房門邊。



進來的確是劉媽與米蘇人，劉媽沒來得及開口，米蘇人先笑笑說：

「抱歉得很，突然來了兩個門診，吳師母！今天覺得鬆動些沒有？」

吳太太展顏一笑道：「好多了，米先生的藥真靈，不過精神還不怎樣好，所以特地再請米先生來開張方子，調理調理。」

「不錯，再吃兩帖藥，精神慢慢的自會好的。」

米蘇人仍移張椅子，坐在吳太太身旁，方脈與昨天一樣仔細。吳太太道：

「米先生！把長衫寬寬，今天很熱，隨便些沒關係，劉媽！擰塊毛巾來給米先生擦擦臉。」

劉媽忙着擰毛巾，端茶，同時又把那碗麵端在桌子上。吳太太不禁皺皺眉道：

「劉媽！這碗還能吃的，攔在一邊好了，你站過來。」

劉媽站過去，吳太太在她耳邊噓噓低聲講了許多話，劉媽點頭應着。

吳太太那樣在輕輕與劉媽講話，米蘇人却全神貫注在吳太太脈息上，她們在交頭接耳的講些什麼，完全不知道。待他方好脈，看過舌苔，擬好方子時，却見一邊桌子上已放好兩副杯箸，一個菜館裏的伙計提着一籃燒好的菜放在地上，劉媽幫着一碗碗端在桌子上，另外還有一壺酒，他也毫不在意，把毛筆套上筆套，收進皮包裏時，吳太太便笑着說：

「米先生！請你慢一點走。」

「哦還有……」米蘇人只當另有什麼話講，或是另外還有病人要給他附帶方脈，但人家沒說出來，自己不便冒失講什麼。

吳太太撐住身子站起來，笑道：「這時候差不多要吃飯了，我們也沒預備什麼菜，請你米先生吃飯，只好到菜館裏叫幾樣現成的，米先生！長衫脫下來，我看你身上太暖了。」

「多謝多謝，心領心領，怎麼去叫了許多菜來，吳師母！我還有事情呢，家裏在等我回去吃飯的，平日我吃飯很遲很遲。」

米蘇人說着，便把皮包往脅下一挾，點點頭笑着要走。吳師母見留不住他，比什麼都急，她也顧不得這是第二次見面的人，即往前走一步，將米蘇人擋住，使他走不掉的樣子，笑得花枝招展，當着房門站了，兩手撐在腰際笑道：

「米先生！菜已叫來，你不吃了去，又退不掉的，我有病，吃不多，劉媽觀音素還沒吃滿，葷菜進不得嘴，你看怎麼辦？」

「吳師母！藥店裏還有門診要去呢！改一天再來叨擾。」米蘇人要想撥開吳太太身子給他走，却又縮住了手。「改一天再來叨擾，一定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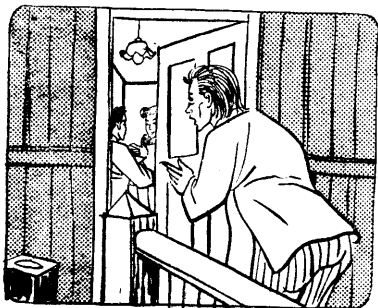
「米先生！菜裏沒下毒藥，啊！不放心是不是？我已教劉媽到藥店裏去看，有沒有病人在等你去診病。皮包交給我，放心好了，少不了什麼的。」

吳太太冷不防將米蘇人的皮包一把奪過來，往衣櫥裏放了。這都出於米蘇人的意外，頗在疑料，吳太太是怎麼一種人，但憑他自己的觀察，似乎不是那一種人，暗想人家既是這樣熱心，一定推辭不領情，人情上也講不過去，便笑道：

「無功不受祿，怎好就老老實實叨擾呢？」

「給我毛病治好了，還不該謝謝你，今天先馬馬虎虎吃頓便飯，待我能够有精神出去買小菜，再正式請米先生吃飯。」

吳太太硬按着米蘇人坐下，她雖不能吃什麼，却倒了一杯茶在對面坐着相陪，勸酒勸菜，神氣似乎又好了一些。米蘇人記起他剛才所開的藥方，便笑笑問道：



「吳師母！不去把藥撥了來？」

「橫豎調理藥，遲些吃沒關係。米先生吃藥是假的，一個人有了真病，喝苦水有什麼用？」吳太太衝口而出的講了出來，却又覺得是不該講的。

劉媽在門外探進半邊身子來：「師母！藥店裏我去過了，沒有什麼人在等米先生看病，米先生可以定心在這裏吃得舒服些。」

吳太太頗怪她下面的話不該講，却又不便當着米蘇人的面講她什麼，只當沒聽到，向米蘇人笑了笑說：

「米先生你講的有事情去，大概是當有病人在那裏等你去開方子，現在給你去看了來，沒有有人在等你。多喝一杯酒吧。」

她說着，便再給他斟酒。米蘇人香煙不吸，酒却喜歡喝幾杯的，吳太太又是勸得那樣慇懃，嘴上雖在客氣謙遜，喝只顧喝，有兩樣菜又很配他的胃口，不知不覺多喝了兩杯酒。酒一下肚，話也就多了。

「吳師母！我很早就認識你了。」

「喔！在什麼地方認識我的？我倒想不起來，真的還是假的？」吳太太側着臉想，一想道：「確實想不起來，米先生請你告訴我，這一陣我腦筋太壞了。」

米蘇人笑道：「無論如何你想不起的，早一陣我沒有事做，便在藥店門口站站，看看馬路景緻，便有幾次看見你在藥店門口走過，或是看你坐在車子上，拉到衙堂口停下來，所以我說早就認識你了。」

吳太太聽了，不由掩起嘴來吃吃地笑着，抓住一隻牙筷伸過去，在米蘇人捏酒杯的手上輕輕打了一下道：「米先生看你很老實的樣子，怎麼專門站在門口注意女人？那麼這條衙堂裏的女人都給你認識了？」

「那有這種好記性，當真是吃飽飯沒有事了嗎？」

「這話講得不對，既說沒有好記性，怎麼又在說認識我米先生講話很矛盾的，罰你乾一杯！」

米蘇人笑道：「吳師母！酒後之言，作不得真的，當它是酒話吧。不過我對於你吳師母……嘿嘿！」

「怎麼不說下去？對於我怎樣不說下去要罰十杯，米先生你喝吧！」



「再說下去，只怕越出範圍了！」

「越出什麼範圍？只顧講，這裏除掉我，劉媽又不在房裏，你高興怎麼講就怎麼講，講出了範圍，也沒人管你的氣，不用拘束。」

米蘇人仗着喝了些酒，吳太太要他講，他就講：「要記得這個人，第一腦子裏要有她的印象，嘿！」

「哼！你不老實。」吳太太雖這麼說，心上却是高興的。

米蘇人多喝了酒，確有七八分醉意，坐在沙發上，只是說醉了醉了。吳太太怕他醉後要嘔吐，特地沖了一碗醬油湯來遞給他喝。

「我不管你真醉假醉，先給你喝碗醬油湯，長衫不是租來的，脫下來，不要弄髒了。」

吳太太說着，便將那盞醬油湯給米蘇人接了去，即要給米蘇人把長衫

脫下來。米蘇人笑笑，不肯解鈕子道：

「馬上要走了，不必脫下穿上的，說不定因此傷了風，那才麻煩哩！」

「脫件長衫就會傷風，那也是笑話，你回到家裏去，不脫長衫的？我給你解鈕子。」

吳太太雖然那樣說，却沒真的給米蘇人解鈕子，究竟還只是第二次見面，自己也不是那種過份輕狂的人。米蘇人端着那碗醬油湯道：

「因為馬上要走，長衫決定不脫了。今天想不到糊裏糊塗會喝那些酒的，醬油湯雖能解酒，恐怕不及豈……

……甚好……」

他只顧望着吳太太講話，却忘了手上那碗醬油湯，吳太太連忙提醒他道：

「快些喝吧，當心潑在身上。醬油湯能够醒酒，也是聽人家講的，我怕你真的喝醉了會口液遮攔，在外面把這裏的話講給不相干的人聽，才給你喝醬油湯的，這層意思你不要忘記。」

「保春堂兩個伙計最不安份，專門找人開玩笑，今天知道我在這裏吃飯，等一回又要追根究蒂的查問了。嘿！」

「問是他們的嘴，講是你的嘴，該講的講，不該講的放在肚子角落裏不會教你肚子痛的。」吳太太說到這裏，米蘇人正在喝醬油湯，哎喲一聲：「教你把長衫脫掉了，不聽話，現在潑上醬油湯了，你不捨得脫長衫，是花錢租來的，還是裏面沒穿短衫？」

她說時，笑着去拿了塊乾毛巾給米蘇人在長衫上拭着。米蘇人笑道：

「由它去！由它去！送去送給洗衣公司去洗一洗就沒事了。唔……喝下那些酒，再加這碗醬油湯，肚子裏有些脹鼓鼓的。」

吳太太看他的樣子，便說：「如其要小便，那邊痰盂裏，免得往樓下跑。」

「難為情吧？」

吳太太笑道：「真是娘娘腔！怕難為情，我到房門外面去好了。」真的，她站到房門外面去，並且把房門也拉上了。待他再回進房時，米蘇人仍坐在沙發上，她飄過目光去看看那邊的痰盂，不由低低地說了句：「你手脚倒快的。」

「不知不覺三點鐘了，叨擾叨擾，隔天見。」

米蘇人說着，撐起身子站起來，吳太太却輕抒皓腕，在他胸前只一推，笑道：

「不用心急，我知道你的酒還沒完全醒，到外面去風一吹，仍要發作的。床上去橫一回，等一回吃些點心再走。」

米蘇人向床上看了一眼，笑道：「這……這……這……很不方便的，嘿！已經是……過份了。」

「什麼過份了，在這裏吃頓飯也算過份？你……」

吳太太話沒說完，劉媽拿着一個紙袋進來：「師母！枇杷買來買去買不到好的，都買了蘋菓，可是也不算好，這一帶地方買不到好水菓。」

「米先生！蘋果吃一點再走。劉媽！你把水菓刀找給我。」吳太太指指沙發上的米蘇人道：「看你疲倦得這個樣子，略為睡一回多好？」

「並不疲倦。」米蘇人却打了個呵欠。

「不疲倦爲什麼要打呵欠？你這個人真滑稽！忠言逆耳，由你去打一千一萬的呵欠。」

米蘇人道：「還要巴巴的去買蘋果，倒沒把你吃的藥撮來煎了吃？」

「你看我還用吃藥吧？」吳太太抿嘴一笑道：「你不說起吃藥的事，我真想不起我會生過什麼病的奇怪不奇怪？」

吳太太把蘋果皮慢慢的削掉，再切成一塊塊的，叫劉媽拿碟子來盛了，碟子邊上放了幾枝牙籤，遞在米蘇人手邊，她送一片在嘴裏嚼着道：

「這蘋果還可以吃吃，水菓能够幫助消化的，蘋果更有益處。」

米蘇人指指胸口道：「脹得很，連開水都不想喝一口。」

吳太太很想用牙籤攪一塊送到米蘇人嘴裏去，却因有劉媽在邊上，可是劉媽很乖巧的，便在這時候走到外面去。吳太太道：「怕吃壞了是不是？劉媽巴巴地東跑西跑去買了來，我那樣削掉皮，幾乎手都劃開，你一塊都不吃，這是多少掃興的事，可見你是個硬心腸的人。」

「哈哈！不吃蘋果就是心腸硬，吃吃吃……」

米蘇人要抓牙籤時，吳太太早攪了一塊，「張着嘴，當心連牙籤也咬了去。」

米蘇人接連吃了兩三塊蘋果，用手帕抹抹嘴道：「吳師母！不能再不走了，還要去幹掉一點事情，你也該休息休息了，剛才開的方子，最好去撮一帖來吃吃，雖然外邪已去，沒有寒熱了，只怕腸胃還不十分清爽，這一點不能大意的。」

「一定去撮來吃，晚上吃了睡覺，明天早上吃第二煎，可是明天要不要再教劉媽到藥店裏去請你？」

米蘇人想了想道：「這帖藥吃下去，如其飲食方面逐漸恢復，不必再吃藥了，否則教劉媽把藥方帶到我那



邊改掉幾味，也一樣，不必另開方子。

這話像在十二月裏給吳太太吃了塊冰，由心窩裏直涼到腳尖上，不由白了白眼珠子道：

「米先生！我有一個脾氣，不論什麼事情，不喜歡打小算盤的，尤其是吃藥，這樣好了，我請你米先生從明天起，每天到這裏來出診一次，診金多少，半個月結一次賬，好不好？不相信時，先付給你。」

說着，便要開衣櫥拿鈔票，米蘇人慌忙擋住她道：

「根本用不着的，根本用不着的。」

「不這樣，你不肯請過來啊！能够體諒我的，就省得我們劉媽每天去跑一趟。」

米蘇人笑道：「我們做醫生的，不能像普通人，可以隨便往人家亂闖，尤其是病家，怎能不請自到？」

「請請請請，一萬個請聽到了沒有？」

吳太太說時，仍要去開衣櫥，米蘇人只當她拿鈔票，忙說：「不要拿，不要拿，講過算了，我已經面孔紅了。」

吳太太忍不住撲哧一笑道：「你的皮包要不要？」

「哦哦！皮包要的，謝謝你。」

吳太太將皮包給他：「明天不來請了，可不能忘記的。」

「不忘記，不忘記，明天會。」米蘇人見吳太太要送他下樓，又說：「留步。」

留步。

劉媽在吳太太身後笑笑道：

「米先生！明天我不來請了，你們那邊藥店裏兩隻浮屍，不是東西，閑話。」

多如飯泡粥。」

米蘇人走後，吳太太點上一枝香煙，吸着，平日她難得吸香煙，今天却特別吸起香煙來，可見她心上不是在煩悶，即是在過份高興，可是往日吳太太不論煩悶或高興，却沒這樣吸香煙，這時候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何一味吸香

煙，在她臉上不時微微地展開笑容，當然是興奮的流露。

她坐着吸吸，又站起來吸吸，劉媽在收拾桌子上的雜物，看她那股興奮的樣子，不由笑着問道：

「師母！米先生還算老實吧？留他吃飯就吃飯，要他再坐一回就坐一回，比較那個賊麻皮好多了。」

「你爲什麼還要提到他能與米先生打比的，你看米先生文縷縷的，講話時一句不多，一句不少，究竟做醫生的，人兩樣些，就是有一點略爲差些，劉媽！你可瞧得出？」

劉媽笑道：「師母！今天可說跑進跑出一直沒停過，米先生在這裏這回工夫，我並沒對他仔細瞧過，可是米先生要是做我的女婿，我是千肯萬肯，連茶禮都不收他的了。」

「降！」吳太太笑笑，道：「我看你也在老作怪了。」

「怎麼我是老作怪，師母！我規矩打心裏講出來的話，我這副樣子，還配作怪？給人牙齒笑掉有份。」

「講了半天，米先生的缺點還沒講出來。」吳太太把吸剩的香煙往痰盂裏輕輕一丟。

劉媽想了又想，打自己的腦袋道：「師母！這是百貨中百客，各人眼裏各種看法，我看米先生的人，沒有不好的地方了，只怕他一樣……」

吳太太忙搶着問道：「只怕他一樣什麼？劉媽講話總是這樣吞吞吐吐的，怕他一樣什麼，良心壞？」

「不是的，師母！你教他長衫脫下來，他總是推說有事不肯脫，連領口的鈕子都不肯鬆一個，這裏面定有講究，師母！米先生不要單是漂亮一隻面孔，身上却是一身癩皮大麻瘋？」

這話一講，吳太太笑得前仰後合的，連眼淚都笑了出來。笑停了，在劉媽

肩膀上打了一下道：「劉媽！怎麼給你想得出的那樣清清爽爽的人，身上會有大麻瘋的？」

「不是我想得出，是你師母逼着我講出來的，你想吧，那樣標標縹縹的。」



面孔還有什麼不好講到這裏，又要講到那個賊麻皮了他……」

吳太太聽了，不由板着脸，把腳一蹶道：

「劉媽！你怎麼老是忘不了那個鬼！教你不要提到他，偏偏常常講到他身上去！」

劉媽聳聳肩，呷笑道：

「因為看到米先生那樣好，才想到他身上去。師母！立刻褲帶上打個結，記着，以後不再講到他好了。」

第二天吳太太起床很早，劉媽還只剛把爐子生火，不由納罕道：

「師母！你已經起來了，這般早起床做什麼？毛病剛好些，早上不多睡睡？」

吳太太白了她一眼道：「什麼人在生病，大清早上，不講些吉利話！快些給我預備臉水去。」

「師母！又是我講得不好。」劉媽笑笑道：「既是說沒有人生病，又爲什麼要請米先生出診？郎中先生到門

上來，總有人在生病啊！」

「給你知道米先生是醫生了，醫生只有到人家看病，除了看病便不能到人家去了？假使去看戲，這家戲院

子裏準是有人生病，到公園裏逛逛，公園裏也有人生病，平時親戚朋友家裏都不能去走動了？」

劉媽聽了，不由裂開嘴格格地笑了一陣。

「師母！我只一門心思當米先生是來出診的，誰知道有人把他當做親戚朋友走動呢？」

「劉媽！以前你很清楚人家心思的，現在却一味同我抬槓，講些叫人嘔氣的話。」

「噫！天地良心的話，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肚子裏有什麼，嘴上就講什麼，師母待我不錯，我怎敢和你抬槓？」

吳太太道：「別多講廢話了，我總當你自己人看待，米先生以後常來走動，不要當他是出診了。這個照片你

給我連架子都用舊報紙包起來，擱在衣櫃頂上。」

說着，指指梳妝檯上最近特地在照相館添印的那張楊源生的半身照片。劉媽忙去找了張舊報紙來包着：

「師母！這是誰？我一直想問，一直忘記，米先生是長臉，這張照片上的人面孔帶圓型的，還只二十多歲吧？」

吳太太瞪着眼道：「叫你把它包起來，你就把它包起來好了，打碎砂缸問到底，不問仔細，會吃不下飯的。」



劉媽見她不願告訴人，也就不再問下去，把包好的照片架子用凳子墊了腳放在櫥頂上。吳太太盥洗好了，從襯衫短褲一直換到外面的頑袍，打扮得清爽大方。劉媽嘴痒，幾乎又要講廢話，怕再給吳太太碰釘子，便說：

「到這時候米先生怎麼還不來？師母待我去看看他，是不是走不開？」

吳太太早有這個意思了，却怕劉媽會囑說廢話，現在劉媽這樣說，便連說好好。劉媽去了一回回來，說：米先生今天沒有到過藥店，往日八點鐘就到了，現在九點鐘還沒有來，等他看病的倒有兩個在那裏。吳太太有話不能說，只好悶着等他。等人不到，是樁最心焦不過的事了。從九點到十點，吳太太不時側着耳朵在聽樓梯上的動靜，如有往上面來的腳步聲，便站到房門口去張望一下，結果總不是米蘇人。劉媽忙於燒煮洗滌，吳太太不便再叫她到保春堂去看米蘇人，一想與其教她去，不如自己走一遭好。於是她在鏡子

跟前消磨了一回工夫，才與劉媽說：我到煙紙店去買香煙，馬上回來的。劉媽道：

「師母！煙紙店過去兩家，就是保春堂藥店，你自己去看看，米先生來沒來？」

吳太太在衙堂裏步子很快，出了衙堂，步子也不慢了。到了保春堂藥店門口，却把腳步遲緩了，側着臉走過去，又側着臉走回來。保春堂裏面仍與往日一樣，櫃檯裏面是那幾個職員，櫃檯外面也沒多少買客擠在那裏。米蘇人的醫案上，坐着一個男子，吳太太先是一喜歡，再停睛一看，並不是米蘇人。暗想：米蘇人到這時候沒出來，還是出來後先到人家去看病，再到我那裏去？因此她又回到自己家裏來，捱了好一回，時間快要十一點了，仍不見米蘇人到來。不由暗暗的咒詛着：「看他很誠實的樣子，怎麼毫無信用？」但是她雖這樣忖，仍在留神樓梯上的腳步聲，認為不要正在抱怨他，他倒挾了皮包來了，那才冤枉哩。可是終於是幻想。

劉媽做過一陣事，匆匆走來看了看道：

「師母！米先生來過沒有？現在十一點敲過了。」

吳太太道：「由他隨便吧，幸而不是生什麼重病，講話沒有信用，所以這種醫生只能在小藥店裏礙着。」

說着，氣鼓鼓的坐在沙發上，點起一枝香烟吸着。劉媽對她臉上，看着道：「師母！剛才你到烟紙店去買什麼，沒有順便走過去看看米先生不在藥店裏？」

「我有那種精神，也不用請他來看病了。」

「嘿嘿！師母生氣了。」劉媽用抹布揩揩手道：「師母！爐子上燉的水，留神着，讓我趕到藥店裏去看看。」

「不用去，剛才你已經去過，橫一趟，人家不知當是什麼事呢？今天他不來，明天改請別的醫生，上海如其只剩他一個人行醫，那只好由他搭架子了。」

劉媽點點頭：「不錯，有些人是十三點，當真當他一回事，反而會拿班做勢，對的，由他去，看他究竟來不來？」她是順着吳太太意思講的。可是吳太太心上與嘴上不同，她很希望劉媽再去看一次，却給自己的話攪僵了。劉媽又忙着做別的事去。她把一枝香烟吸完，悄悄地把米蘇人昨天所開的藥方揀着，逕自走到保春堂來。

米蘇人桌子上，仍然是她剛才看見的那個人。吳太太便問櫃檯上的職員，職員道：

「米先生到蘇州去了，大概要二三天才能回來，如要開方子或復診，這位張先生很好，張先生是米先生的師兄，一個先生傳授的，他到蘇州去就請張先生代理的。」

這話無異一盆冷水打吳太太頭上，澆到腳上，但是她臉上，依然帶着笑容道：

「既是米先生到蘇州去了，再說吧。」

她說着，扭轉身出來，剛才由家裏出來到藥店裏時，腳步輕健，走得很快，這時候却步履艱難，一步捱一步的走着，走到家裏，很費了一些時間。





劉媽不知高低，見她從外面來，笑着問道：「師母！你看米先生的，來了沒有？」

「我另外有事去的，你怎麼老是把一顆心繫在他身上？我完全沒病了，他不來倒可省掉我一筆出診費。」吳太太重聲重氣的說，劉媽吐了吐舌尖，不敢再開口。

劉媽將午飯收拾好，到裏面來看看鐘道：

「師母飯菜都好了，吃飯吧。早上沒見你吃什麼，想必很餓了，身體剛好些，不能多挨餓的。」

她說着，也不等吳太太講什麼，便將飯菜端在桌子上。吳太太一聲不響的拿起筷來吃飯，划一口飯到嘴裏，却有好一回工夫，咀嚼筍一筷菜，又是一好一回工夫，或是這一隻菜碗裏撥撥，那一隻菜碗裏去挑挑。劉媽站在邊上看，笑着道：「師母！可是今天小菜不很配胃口？早上到小菜場去時，本想問你要買什麼菜的……？」

吳太太不等她說完，便將捏筷子的手擺了擺道：「是我自己胃口不好。」

「師母！鹹鴨蛋吃一隻吧，天熱，清爽些，飯用開水淘一淘，等一回待我到南貨店去買點肉鬆來。」

吳太太皺皺眉，索性放下碗筷道：「劉媽！給我收拾起來，我吃不下了，今天反而不及昨天，胸口只是在發悶，脹鼓鼓的難受。」

說時只是在胸部不住的用手抹。劉媽看看她臉色道：

「師母！真的，臉色也沒有昨天好看，其實昨天米先生開的那張方子該去撮了藥來煎着吃，你這次不舒服，沒有多吃幾帖調理藥，講起來又要提到米先生了，昨天那樣待着他，再三叮囑他今天早些來，到這時候連人影子都看不見。師母！不是我嘴快，郎中先生年紀老的好，見識多，像米先生那樣的好，我看這只剛滿師方一個脈，

半天半天，我在邊上看著，真覺得懨氣啊！」

「劉媽！你去吃飯吧。」

劉媽一邊把菜碗搬出去，一邊在咕噥著：「你師母吃不下，連我的胃口也打了折頭了，依我的意思，不必礙婆等漢了，另外去請個醫生來開方子吃藥吧。」

吳太太雖然聽到，却像沒聽到的，她獨個兒坐在沙發上，雙手抱住膝蓋，看在前面半天不開口。劉媽吃好飯進來，見她那樣癡癡地坐著，不由笑了笑。

「師母！你在想什麼事？臉水在這裏，可要我絞一把毛巾給你？」

吳太太點點頭，劉媽便絞了塊毛巾來遞給她。吳太太接過去擦著臉，忽然肩膊聳動著，鼻子裏發出嘖嘖的聲音。劉媽愕然地看著，却想不出她忽然要哭的原因來。便柔聲低氣的說：

「師母！又爲着什麼事情傷心？」

「你去做事……」吳太太不便講出她的心事來。

「不舒服還是床上去躺躺的好。」

劉媽道：「這樣大半天只吃二三口飯，總不大好，師母！我沖杯奶粉給你喝。」

「不要，這個時候連開水都喝不下一口，你還是讓我靜靜的坐一回吧，你去做你的事。」吳太太似乎很怕麻煩。

吳太太這一天的光陰，大半天就這樣悶悶不樂的過去，晚上只喝了淺淺的一盞稀飯，就上床睡了。可是她雖然是在床上，並沒有真的睡着，閉上眼睛只東想西想，想到她的傷心處，便流了一回眼淚。劉媽不放心，不時悄悄的走到床前來張張望望，見吳太太眼睛閉著，也就不聲不響的走開了。

第二天劉媽挽了籃子上小菜場：「師母！昨天米先生沒有來，現在順路去看看他，如其在那裏，要不要請他來開方子？」

「不用去看他了。」

吳太太想把米蘇人稱蘇州去的話告訴她，一想，她又把話縮住了，搖搖頭，表示不要她去。劉媽走後，她的思潮又進入一個境界裏。

「師母！師母！怪不道米先生沒來，他到蘇州去了，明天不來，後天一定要來的。」劉媽匆匆趕回來說。

「你到藥店裏去過的？」吳太太只淡淡的問了句。

「橫豎在他們門前經過，彎進去問一問，又不費什麼事。」劉媽笑笑道：「師母！你可知道米先生到蘇州去幹什麼正經的？」

吳太太輕輕歎了聲道：「他到蘇州去我都不知道，幹什麼正經更不會知道了。」

「師母！藥店裏的人講的，最近有人給米先生做媒，女家在蘇州，談得差不多了，就是兩下都沒見過面，這一次與做媒的一起到蘇州去相親的。」

「哦相親的。」吳太太先是很注意，一剎那間却又沉下臉色道：「劉媽！你去做事，他去相親相眷，干我們什麼事。」

劉媽算是得到個好消息，巴巴地回來說給吳太太聽，不想會碰了個釘子，便沒精打彩地去做事。

吳太太一個人在房間裏，癡癡的想了一回，又把劉媽叫了來：

「劉媽！米先生還沒結婚？」

「師母！我怎麼知道米先生結婚沒結婚？現在他剛到蘇州去相親，大概還沒娶親吧？」

「對的，對的，一定沒有結婚。」

吳太太那樣說着，劉媽對她看了看，便帶着一肚子不高興走開了。吳太太却獨個兒坐在沙發上，砸嘴道：「他爲什麼昨天不在我跟前說到蘇州去？今天却悄悄地去了，讓我去問問他。」





她說着，匆匆地奔下樓，一直跑出衙堂，給外面風一吹，她腦子却清醒了，想到米蘇人不在藥店裏，不由失笑起來，我怎麼變成這個樣子的？就是他在藥店裏，我憑着什麼可以去問他那句話呢？

她在衙堂口徘徊着，腳步像不聽她自己主宰似的，並想不到保春堂的，偏會走將過去，待她發覺，已經走過了頭，於是再退回來。馬上打算回到家裏，想一想，自己匆匆趕出來，又匆匆跑回去，喜歡多講話的劉媽又要問長問短了。因此索性在外面繞圈子。這樣一來，倒將她心上一時丟不開的事情沖淡不少，但又有了新的刺激找到她，馬路上不時有青年男女變變走過，有說有笑，自己這一陣不論居家出外，都是一個人，家裏雖有個劉媽在做伴，她能知道我心上的事，我又能與她談些什麼呢？

吳太太想到這裏，又懶得再在馬路上逛了，仍是悄悄地回到家裏去。劉媽却遞封信給她：

「師母！有封信郵差剛送來。」

吳太太接過那封信，一看見左下角下面寫着「米緘」二字，不由一陣高興道：

「劉媽！這封信剛才送來，還是來了很久了？」

「剛才送來，真正沒多大工夫，師母！衙堂裏沒有遇見那個郵差？」

吳太太急於要看那封信，劉媽問她，她像沒有聽到，想把信封撕開的，却怕將裏面信紙撕損了，便這邊找到那邊的覓一把剪刀。

「劉媽！我們那把剪刀呢？昨天看你用過的，怎麼不放在原處？」

劉媽見她心急火冒的，連忙攔下手上的事情，去找給她道：「在這裏，在這裏。」

吳太太接過剪刀，將那封信仔細剪開了，抽出裏面的信箋來，坐在沙發上，看信箋上，只寥寥的幾句：

「吳師母，茲因要事赴蘇，約有二三日勾留，尊處不克前來，甚以為歉，敝世兄張先生，醫術高明，如須復診，請至保春堂邀請可耳。米蘇人頓首。」

她看了看，便往邊上一丟，一丟之後，馬上又拿起來複看。劉媽道：

「師母！這封信是什麼人寄來的？」

「米先生，他告訴我到蘇州去了。」

劉媽笑道：「信上講起到蘇州去相親沒有？」

吳太太在沙發上站起來，瞪了一眼道：

「他去相親，要告訴我的？是我什麼人？他是我什麼人？藥店裏那些職員的話可以相信的？米先生早告訴

我了，藥店裏那幾個人怪會開玩笑的，他們見你去打聽米先生，便說米先生去相親了，你就拾着鷄毛當令箭，當做千萬萬確的事了！」

劉媽道：「師母我是聽到什麼，回來告訴你什麼，米先生到蘇州去相親，我又沒有好處，爲什麼要拾着鷄毛當令箭，我也沒有心思去研究那個藥店信的話，是真是假，我是老太婆了，和我開玩笑，也算他們瞎了眼睛！」

吳太太聽了，不由笑笑道：

「你不用生氣，我是譬如那樣講，米先生也是新派人，還會憑了媒人的話去談婚事的，不相信你再到藥店裏去打聽，他們又有新鮮話說的。」

「哼！我是爲了你師母心焦，才在早上去打聽消息的，現在我再送上門去給他們開玩笑，真是吃飽飯沒事做了。」

吳太太給她講得吃吃地笑着，劉媽見他這樣笑，便覺得奇怪，兩天沒有見到她的笑臉了，現在竟然笑得這樣起勁，便說：「我去給你預備吃的。」

吳太太給她提到吃的問題，肚子裏不期然地會鬧着飢荒似的，不像昨天那樣只覺得飽悶，連白開水都不想喝一口。

「劉媽！本來不想吃的，給你這一提，就想到肚子餓了，你去給我預備一點稀飯吧。」

劉媽一面與吳太太預備稀飯，一面在想：這個人近來有些神經病似的，一時生氣，一時高興，一時連茶都不

想喝，一時又要吃稀飯了，再鬧下去，不要變成花癡的？人家只來看過兩次病，就一相情願的留他吃飯，人家到蘇州去相親，又要她那樣不舒服，剛才來了那樣一封信，又變了一個樣子，像我，也是年青時候過來的，却沒像她這樣瘋不瘋癡不癡，怪不道以前拾到籃裏就是菜，連那麼一個大麻子都要了，姓米的有什麼好處，值得她這樣瘋顛顛的？我真弄不懂了。

吳太太仍在把封信細細地看，信箋上的句子差不多可以給她背出來了，但還是看得津津有味似的，劉媽把稀飯與菜放在桌子上，她還不捨得放下來，劉媽笑道：

「師母！稀飯在這裏了，不很燙，趁熱吃吧。」

吳太太這才把信箋摺疊好了塞進信篋裏，坐到桌子上去，吃稀飯，那封信放在面前，吃幾口稀飯，又對那封信看着，劉媽是爽性子女人，很想教她吃好之後再看，不遲，只怕又要碰釘子，討個沒趣，便在邊上掩着嘴笑，吳太太忽然抬起頭向她看了看：

「劉媽！你在笑什麼？」

「我沒笑。」劉媽不好意思將她笑的原意講出來。

「無緣無故在笑，不是痴，便是瘋，我知道的，你在笑我老是在看這封信，是不是？」

劉媽正待答她的話，只聽樓梯上有腳步聲由下而上，劉媽探頭看看，不禁笑了出來。

「師母！米先生來了。」

「哄人，他在蘇州，這時候會到……」

吳太太確是不相信，依然在低頭吃稀飯。出於意外的米蘇人却提着一疊各式各樣的紙盒，笑着走將進來道：

「吳師母！對不起，對不起，想不到我會給朋友拉到蘇州去玩了一次，那



邊沒有什麼買，這點算是蘇州土產。嘿！

吳太太忙丟下筷子道：「米先生！怎麼今天就回來了？蘇州很好玩吧，你爲什麼早不說？否則我也想到一次蘇州的一個人不高興，有人做了伴，逛逛才有興緻哩！」

劉媽遠遠的看吳太太那份高興樣子，兀自有些暗好笑。只聽米蘇人笑道：

「其實我也是被動的，那兩個朋友有些軍隊派頭，說走就走，也沒讓我預備預備，給他們硬拉着上火車。」

「這話我不相信，保春堂還找了個代表在那裏，這裏也來了封信，不是經過一番安排的？還說沒有讓你預備，這話不是在扯謊！」

米蘇人笑道：「這都是在電話上接洽好的，這裏的信收到了？」

「不多一回才收到。」吳太太望着劉媽道：「你不到茶擰毛巾？」

劉媽便忙着倒茶擰毛巾，米蘇人擦過臉道：

「那封信是我臨上火車時丟在郵筒裏的，怎麼要經過兩晚一天半才到這裏？」

「不必去研究這些了，大概是郵政局在發寒熱病。」吳太太瞥見劉媽走開了，便笑着輕輕問：「米先生！你到蘇州去有什麼要緊事吧？」

「沒有什麼事，與我一起去的兩個朋友在股票上賺了一點鈔票，便鬧着要到蘇州去白相，特地要我陪他們的，蘇州是我去得不不要去的地方了，城裏城外閉上眼睛都想得出，有什麼好玩，況且現在又不是桃紅柳綠的時候，如其到天平巖去一次，回到上海來要變成小黑炭了，再加上上海還有事情，所以一個人先回上海來了。」

吳太太向他臉上看看，抿嘴一笑道：「這話是真的？我想你多少總有一點事，有人說你去相親的。」

「那有這事，有了也不用瞞你，嘿！」米蘇人不由笑起來道：「誰在講我有事的？真滑稽，我知道了，一定是保春堂裏幾位仁兄，他們整天的在找機會開玩笑，隨嘴胡扯，切不可相信他們的話。」

吳太太聽了，又是一陣高興，本想再追問米蘇人究竟已婚未婚，總覺得這話不是她該問的，但不問，心上又攔不住，便笑笑道：

「米先生也是文二荳芽菜老嫩了，相親也是得意事情，爲什麼要推說是人家在開玩笑，米先生！到了訂婚的日子，要給個帖子我，讓我去吃茶點看新娘子。蘇州大姑娼不要講相貌了，就是在邊上聽她幾聲軟糯糯的蘇白，已經很够味道了。」

吳太太講這個話，希望米蘇人馬上接下去斬釘截鐵的說絕對沒有這事，可是米蘇人只是很隨便的笑笑，却把話扯開去：

「吳師母蘇州稻香村的山楂糕很好吃，病後可以吃的，開胃健脾，多吃吃不壞的，打開來吃一些試試。」

「這東西上海也有賣的，爲什麼巴巴的從蘇州拾到上海？」吳太太又嫣然一笑道：「米先生！我這人荒唐，承你的情送東西給我，還能說那種話的，米先生對不對？」

米蘇人笑笑：「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雖不是好吃東西，總算是蘇州帶來的。」

吳太太又是一陣高興，他覺得米蘇人對自己，不能算不在心上，否則他爲什麼買這些東西送給我？她用水菓刀將一塊山楂糕割成數小塊，抓了幾根牙籤，送到米蘇人跟前：「你自己也吃些。」

「你請，你請。」米蘇人搖搖手道：「我一向怕吃甜的，就是端陽吃粽子，也只揀鹹的吃。」

他講這話時，吳太太已用牙籤扞了一小塊送到米蘇人嘴邊道：

「少嚐一點，自己不吃，倒來勸着我。」

「我怕牙齒痛，甜東西一吃馬上便會發作的。」

米蘇人說着，便指指一邊的牙齒，證明他這邊牙齒不好。

吳太太道：「這些包裹裏面都是甜的，有鹹的沒有？」

「這裏一包松子糖，一包杏仁酥，一包粽子糖，差不多都是甜的，曉有了，還有一包焦鹽桃肉，這東西半甜半鹹，恐怕也不能吃。」米蘇人推着那些紙

包道：「收起來吧，不要一包一包都打開了。」

吳太太將一塊山楂糕送在嘴裏嚼着，笑道：

「告訴你吧，我也不能吃甜的，與你一樣有齒病的，不過你巴巴地從蘇州帶來送給我，如其我因為怕牙齒不吃，你心上一定會不舒服，所以我拚着等一回牙齒痛，這時候却要吃山楂糕的。這些東西我都收起來，連劉媽都不給她吃，並不是我小氣不捨得，而是……而是……不說了，由你去猜吧。」

她說着，很嫵媚地一笑。米蘇人不是傻子，心嵌上，像點了燈的明亮，可是他總有些疑惑，這位吳師母怎麼如此重情，雖聽到劉媽說過，她們先生在外埠做生意，再問她做的什麼生意，却又講不出來。

米蘇人那樣在忖，吳太太也在暗想，只要米蘇人不是去蘇州相親，而還沒有結婚，那就好了，但結婚沒結婚，既不好意思直捷爽快的問他，只好用旁敲側擊的方法打聽，因把那幾包糖菓分成兩起，用原來的繩子縛着：

「米先生！我不與你客氣，收一半，餘下的算我送給米師母吃的，請你自己帶回去。」

她這樣一問，總以為米蘇人要明白講出來了，誰知米蘇人却笑着說：

「剛才你說都由你一個人吃的，連劉媽都沒份，怎麼要分一半給我帶回去，可是嫌不好吃？」

吳太太留神聽着，這幾句話裏，也聽不出他有沒有女人，索性再逼近一步說：「米先生！不是的，你老實告訴我，另外有一份帶給你們米師母沒有？」

「剛從火車上下來沒回去過，一直就到此地的。」

吳太太笑道：「這樣說來，應該帶些回去，米先生！我有件衣料是五天前買的，在綢緞店裏看看，我還能穿，可是拏回來一看，却不配我穿了，我想送給你們米師母，可是在她跟前你不能說我不合式才送她的。」

說時，便去拉開衣櫥門來拏衣料，一面靜聽米蘇人怎樣答話。

米蘇人笑道：「我送你這起碼東西，你倒送我的衣料，這筆生意做得太



合算了，還是讓我把保春堂的招牌除掉，上海蘇州，蘇州上海，做做單幫吧。呵呵！」

這話又聽不出他究竟有沒有女人。吳太太道：

「無論如何要請你帶給米師母，讓我找一張紙包好它。」

「不要包，不要包，我是專誠買來送給你吃的，如其只收一半，變成我只有半面子了。嘿！」米蘇人把幾包糖菓壘起來放到五層櫺上：「我們談談別的吧。」

「你是從火車站直到此地的，今天沒備什麼小菜，我們一起到外面去吃飯吧。」

米蘇人却打了個呵欠道：「吳師母不瞞你說，昨天在蘇州，白天逛虎丘，獅子林，玄妙觀，吳苑喝茶，晚上他們在旅館裏胡鬧，我給他們鬧得一夜沒有好睡，在火車上打盹還不算，剛才在三輪車上也睡着了，笑話不笑話？現在我想回去睡覺，早上在蘇州點心吃得飽，這時候還覺脹鼓鼓的那裏吃得下什麼？」

說着他抓起帽子來。吳師母劈手奪過去往邊上一丟，扭着頸項一笑道：

「這樣說來你打算走嗎？你說什麼我總依從的，我說什麼，你便要全部推翻，不顧一些人情的。」

「改一天我請你吃飯，今天肚子不幫忙，再加我的胃部一向有些不大好，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睡……覺……」米蘇人睡覺二字沒講完全，便來個深長的呵欠。

吳太太看見他在打呵欠，像有傳染性似的也跟着打了一個呵欠，不由失笑道：「我給你傳染上了，你打呵欠，我也打呵欠，真是笑話。」

「我從來沒有通宵不睡的，昨天那樣一夜，可說是破天荒，沒有那種習慣的人，真覺得渾身不舒服。」

吳太太仔細看看他的臉：「你比那天在這裏吃飯瘦多了。昨天在蘇州一夜沒睡，你說他們胡鬧，他們究竟胡鬧些什麼事的？」

「不必講了，不必講了。嘿！」米蘇人笑道：「他們的精神真好，到虎丘去是騎的馬，晚上還那樣起勁，真使我佩服！」

「什麼事又不肯告訴我，大概不是正經事情，你也跟他們胡鬧的？」下面還有許多話，吳太太便在嫣然一



笑中過去，末後却悄悄地問道：「這樣說起來，你的人還是讎的，教劉媽給你預備一盆浴水。」

「沒有這事，沒有這事，請你別誤會。」米蘇人又打着呵欠。

「不要走了，譬如還在蘇州，這裏的床鋪，不會比蘇州那些旅館，馬馬虎虎睡一回，睡到吃晚飯時候起來，還有四五小時可睡。」

米蘇人笑道：「你的床上，我怎麼能睡的？在這裏多就攔一回，已經是過份了。吳師母！對不起，請你把帽子給我，明天準來。」

吳太太見劉媽不在邊上，便不顧米蘇人是怎樣一種關係，便把房門推上了，向米蘇人白着眼睛道：

「你不要當我在作弄你，這幾天下來，你還沒明白我的意思？胆子只顧大些，就是在這裏住上三天五天都沒關係。你這次不響不響往蘇州去玩，我

為你一天一夜沒吃飯沒睡覺，不信，可以問劉媽，直到你剛才上樓，才吃了兩個半碗的稀飯，我還有許多話與你談，何必急急要走？」

「吳師母！我們交一個朋友是可以的，別的却萬萬不可以，彼此都有名譽關係。」這是米蘇人要講而沒有出口的話。他見吳太太這樣留他，假使一定要走，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可是真的老老實實脫掉衣服在她床上睡上二三小時，中間鬧出一點亂子來呢？上海地方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不要在我米蘇人身上也發生一樁。

吳太太見他不開口，只把眼睛白瞪白瞪的，不禁嫣然一笑道：

「怎麼，還在想走？放心好了，等一回我決不會放一隻老虎出來咬你的！」

「回到了上海，自己家裏不去，却在這裏就攔了許多時間，真是天曉得！」

吳太太在這個時候，却像在熱情奔放，不可收拾似的，兩個手掌輕輕在他當胸一按：

「儘站着做什麼，沙發上坐坐，又不要你花鈔票。」

米蘇人沒防到她有這一着，一個腿軟，身子直往沙發上倒下去，他只當要跌在空裏，慌忙伸手一抓，却抓住了吳太太臂膊，吳太太幾乎給帶倒在沙發上，兩個人都笑了。米蘇人道：

「就讓我在沙發上睡一回吧！」

「床上倒不好？如其再嫌被頭褥子不清爽，馬上叫劉媽來換。」

「沙發上舒服，沙發上舒服。」

吳太太見他這樣連說兩聲，不由笑道：「米先生！你這樣喜歡沙發，家裏大概不用床，晚上就在沙發上過夜的？」

米蘇人笑了笑，接連打了兩個呵欠：「你講話怪有趣的。嘿嘿！」

「不要講話了，我看你辛苦極了，閉上眼睛睡吧，我不來打擾你了。」

吳太太說時，笑着走開了。米蘇人果真閉上眼睛睡着了。劉媽却在門外

「篤篤篤」敲着問道：

「師母！我能進來吧？」

吳太太奔過去把房門拉開了，瞪着眼道：「你這話問得奇怪吧？房門又沒門，只顧推進來好了！」

「師母！我不要進來，米先生大概在這裏吃夜飯的，可要預備添幾樣小菜。」

「要的，自己燒太麻煩，還是去叫幾樣現成的，揀清爽些，炒蝦仁必定要的，米先生就喜歡吃炒蝦仁。」

劉媽應着走了。吳太太仍把房門關着。這時候她很興奮，閉着無聊，便拿了一團絨線，坐在沙發邊上用竹針結着。竹針挑三四下，便飄過目光去看一下，頗像機械似的，結了好一回，却又發覺是錯的，立刻抽散重挑。

其實她那有心緒絨線，她找出這個來工作，不過是煙幕性質，假使不弄一點東西在手上消遣，呆木木地坐着不好，輪到床上去睡個中覺也不好。依她的心思，最好與米蘇人一起到外面去找個地方談談，不論什麼事，都可在今天解決，偏是米蘇人辛苦得那種樣子，不讓他睡又不可以，昨天在蘇州旅館裏不知在做些什麼花樣，



等一回非要他去洗個澡不可。

她想想又把絨線結着三四鉞之後，又斜過目光去看米蘇人，只見米蘇人口角邊流下一條亮晶晶的涎來，她連忙丟下手上的絨線，把繫在脅下一條手帕抽出來，輕輕地給他拭掉了。

「教你睡到床上去，偏喜歡這樣打盹，也是賤骨頭嗎？」

這是吳太太輕聲講的，米蘇人仍是睡得非常甜蜜。吳太太仍坐在原處，抓過絨線，還沒挑上兩針，劉媽却又悄悄地推進門來，向她招招手道：

「師母！請你過來。」

吳太太壓低着聲音道：「你有什么話只顧講好了，講得低些。」

劉媽便把聲音壓得低低的在講，吳太太側着耳朵留神聽，却一些聽不出她在講些什麼，便笑着走到房門邊道：「你在講什麼？教你低些，便低得一些聽不見。」

「師母！今天不知什麼事，館子裏叫不出小菜，說是灶頭上老司務罷工，連跑三四家都是這樣。師母！這樣只好自己燒了。」

「等一回出去吃吧，燒起來太費事，總及不來館子裏的好吃。」

劉媽道：「送出來的沒有，去吃的也不會有的，師母！不要上當，還是自己燒吧，好在米先生與自己人一樣，燒出來不好吃也不會見笑的。」

「今天竟這樣不巧，只能自己燒了。」吳太太取出十萬元鈔票給劉媽：「有四樣菜也够了，炒蝦仁不要忘記。」

劉媽接過鈔票走了。吳太太轉身到裏邊來，只見米蘇人垂倒了頭，上半截身子直歪在一邊，她想去扶他靠着實了，可是一轉眼間却又歪過來，便過去推推道：

「喂喂！還是睡到床上去的好，你再這樣睡下去，明天不嚷腰痠背痛才



是額角頭發亮呢。」

米蘇人確是累極了，迷迷糊糊地不計較在什麼地方，便昏昏沉沉由沙發上站起來往牀上只一躺，即呼嚕呼嚕打起鼾來。吳太太似乎覺得房裏很熱，特地把長衣服脫掉，一面望着他吃吃地笑，爲什麼要這樣笑，連她自己也不很明白。

米蘇人初起只打算睡一回敷衍敷衍吳太太就起來走的，誰知由沙發上睡到牀上後，格外覺得舒服好睡，劉媽將夜飯安排好，他非但沒醒，連身都沒翻一個。劉媽望着吳太太笑道：

「米先生大概蘇州白相乏了，所以這樣好睡，要不要叫醒他，讓他吃了夜飯早些再睡。」

吳太太想了想，搖搖手道：「看他睡得很甜的，如其將他叫醒，一定很不舒服，還是由他自己醒的好。你先去吃夜飯吧。」

「師母你自己呢？我看還是先吃的好，米先生說不定再有一回要睡。」劉媽說時，便要給吳太太盛飯。吳太太不好意思說要與米蘇人一起吃，只有對她搖搖頭道：

「你去吃你的，我現在也不想吃。」

劉媽走了，她又放下絨線來，走到牀前俯下身子在米蘇人耳朵邊輕輕喊着：「喂喂喂，可以醒醒了。」

「唔……」米蘇人眼睛都沒睜，身子往裏面一翻，又在打鼾。吳太太不願再喊他，仍坐到椅子上去，結絨線。肚子裏咕嚕咕嚕地在鬧飢荒，便去倒了杯白開水喝着，桌子上的小菜由它在冒着熱氣。

劉媽吃過夜飯走進來：「師母！米先生還沒醒，菜都冷了，要不要拿去熱一熱？」

「索性等米先生醒了再說吧，這個人真有些古怪，一睡就睡了這許多時候。」吳太太看看鐘道：「睡了四個鐘頭了，看上去有三四夜沒睡了。」



劉媽笑笑道：「師母有個鄉下親戚在這裏，我想去找他打聽打聽鄉下的情形，明天大早就到這裏。」

「真有親戚在這裏，還是在扯謊？」吳太太心有些明白，偏要這樣問。

「師母！我不扯謊的，今天不去和他談，明天她就要回鄉下去了。」

吳太太一面在脫長衣服，一面淡淡地說：「最好去了就回來，等回沒有一個人給我做伴，很冷靜的。」

「不錯，怪冷靜的。」劉媽的眼光由牀上的米蘇人移到吳太太臉上，可是她不能再說什麼，只輕聲告訴吳太太，爐子上還有一大壺熱水，如其要用，請你自己拎進來吧，又指點她腳盆腳布在什麼地方。吳太太大笑道：

「你去了難道真的不回來睡覺了，要一樣樣交代得這樣清楚？」

「師母每天用慣了的，等一回要用，拿不到時要冒火的。」劉媽笑着走了。

劉媽走後，吳太太臉上有些熱，她想劉媽這個人不識相時十分不識相，知趣起來却比任何人知趣，其實只管在這裏好了，我又沒有什麼秘密事情要做，她要巴巴地避開做什麼，剛才倒是不讓她走的好，現在她一走，明天回來，我却變成無私有弊了。

米蘇人一直睡到將近半夜十二點鐘才醒，揉揉眼睛打了個呵欠，四下瞧着道：

「咦！奇怪！我怎麼會睡在這裏？」

吳太太走過來笑道：「不要假癡假呆，當真是三歲小孩子，睡錯了地方還不知道。」

「放勢放勢，吳師母！我怎麼會睡到你床上來的，假使你們吳先生在這個時候來了，要受多大的冤枉？幸而我的長衫沒有脫掉，還能辯白一下。嘿！」

吳太太扁扁嘴道：「你怕吳先生來，他已來過了，你沒知道？」

「這話是在哄人，如其真的來了，我還能睡到這個時候？」米蘇人摸摸自己面孔道：「至少耳光要給他打腫的。嘿！」

吳太太本想老實告訴他自己沒有男人，胆子只顧大些。可是終覺難以啓齒，且待以後有機會時再澈底告訴他不遲。當時只淡淡的一笑道：



「特地爲你燒了幾樣小菜等你吃飯的，却睡得身都不翻一週。」

「爲什麼不喊我現在幾點鐘了？」米蘇人一看手錶道：「哎喲！十二點半了，我真糊裏糊塗，還當是八點鐘哩！」

說着，慌腳慌手下床。吳太太指指道：「你這件長衫還能穿出去快些脫下來與你燙一燙。」

「由它去皺吧，家裏人問我，就說是在火車上坐皺的。」

「脫下來！五分鐘裏面給你燙好，何必家裏去扯說，我又不收你的燙衣費，也不會送到典當裏去的。」

吳太太說着，即動手給他解鈕子，米蘇人只好脫下來。吳太太將衣櫥門一開，長衫往裏一甩，再將衣櫥門鎖起來。米蘇人嘆了聲道：

「怎麼鎖在櫥裏去了？」

「明天給你還嫌遲吧？」吳太太抿起嘴笑。

「五分鐘就可燙好的，怎麼要到明天我真不懂了。」

吳太太笑道：「不懂就拉倒，我不希罕你一定懂的。」

米蘇人搔搔頭皮，又看看吳太太，吳太太只是抿起嘴笑。結果，米蘇人給一件長衫絆住了腳，直到第二天早晨起幸盥洗，還沒開衣櫥拿給他。吳太太在邊上笑着問：

「你喜歡吃什麼點心？雞絲麵好吧？」

「點心不想吃，最好讓我再睡一回。」

「你睡了那許多時間還沒睡足？」

米蘇人笑道：「下半夜就像得了失眠症，幾會睡着過？」

「嘩啦嘩啦，怕人家沒有知道？」吳太太白他一眼：「今天不要到保春堂去，再休息一天吧。」

米蘇人笑道：「既是這樣怕人，便該讓我早些出去，一定要再睡一回再睡一回，你看九點鐘只缺五分了。」
 「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吳太太在米蘇人臂膊上輕輕打一下道：「要你多睡一回，是你的好處，還是我的好處？」

「當然爲了你的好處啊！」

「呸！與你講不出理由來，你忘記了沒有？第一次給我方脈，你安着好心眼沒有？外表看看像規矩人，骨子裏却是個壞東西！」

米蘇人將毛巾放下，兩手撐在腰際，望着吳太太笑道：

「那一次講我沒安好心眼，實是冤枉，做醫生怎能處處不安好心眼，那倒不如丟下筆桿，抓枝手槍去打劫做强盜了。」

吳太太抿嘴一笑道：「不是講你心腸不好，是講你不老實，把我的手按在你膝蓋上不算，三隻指尖還要在人家手腕上開玩笑，輕一下重一下，像電報局裏拍電報似的，當時我真要笑出來，還有顛三倒四問人家那一句話，不是故意在尋開心。」

米蘇人聽她這樣說，不由呵呵地笑一陣道：

「這就算不老實了，你不是醫生，就不懂得醫生看女人的門檻，醫生看到女人，除掉外症時症，那句話必須要問明白的，不信，換個醫生試試，看他問不問？」

「好！這個算我誤會了，可是三個指尖爲什麼要輕一下重一下的拍電報一樣？」

「切脈要切得實在，脈有沉有浮，一輕一重，就是要明瞭你的脈息究竟怎樣，才能確定你的病症，又給你當做不老實，幸而你今天講出來，否則我這冤枉，一生一世也洗刷不清了。」

吳太太用指尖在他嘴唇上一點道：「算你一張嘴會翻，那麼我再問你，一對賊眼儘瞅着人家的臉是什麼意思？你說！」

「那是看你的氣色，做醫生要面面顧到的，給人看病，那裏是樁容易事情，却想不到你這個外行還要冤枉

人，如沒有兩個鼻子管，氣死倒有份！

「這樣說來，你這人真老實的？」

「你眼光裏看出來，還有那一點上，不老實，今天益發說出來，講錯了却要駁的。」

「不要駁不駁了，姓米的怎能睡到姓吳的床上來？」

「是……」

吳太太不讓他再說下去，由他吐了個是字，便把話扯開去：「廢話少說，正經談談，下午你要回去，我們的照片，就在上午去拍吧，保春堂明天再去。」

「明天下午陪你去拍，今天保春堂一定要去了，那位張世兄不能一直給我代下去，並且我知道有幾個病家一定要找我復診的。」

「爲來爲去爲幾張鈔票，有多少損失，由我賠償你！」吳太太仍是以前那個老脾氣。

米蘇人笑道：「你的性子怎麼這樣急，還只剛在提起，遲這麼一天去拍，那有多大關係，還當我再到蘇州去囉嘿！」

「不是的，做事情都要趁興，興一過，今天明天後天一直捱下去，便沒日子了，拍一張照，並不就誤多少工夫，連坐車子來去，至多兩個鐘頭，吳太太倒了杯茶放在桌子上，「喝杯茶穿長衫，我馬上穿頌袍，一起出去吃點心，省得劉媽媽忙上忙下的忙了。」

「劉媽會講什麼吧？她是很會噲嚇的人。」

吳太太一面在衣櫥裏找衣服，一面側過臉來瞪了一眼：「她又不是我的什麼老長輩，你看我穿這一件好不好？」

「很好，你不論穿什麼衣服都好，那怕穿件士林布的，嘿嘿！」米蘇人對

她看了看說。



吳太太又報他一個白眼，匆匆把衣服穿好，吳太太鎖好房門與米蘇人出去。先在點心店裏吃點心，再到一家照相館去。照相館的人只當他們是夫妻，招待他們進攝影室，問他們是不是補拍結婚照，還是拍幾張國民身份證上的小照片。吳太太要笑不笑的向米蘇人看看，生氣似的。

「你們這裏只拍這兩種照的不是結婚照，卽是派司照旁的式樣不拍？」

「拍的，拍的，我不過這檔問一句，嘿，嘿！樣本在這裏，請二位挑選一種式子。昨天幾位電影女明星在這裏拍五六種式子哩樣子，還沒洗出來，否則可以給二位參考的。」

吳太太由他在邊上說廢話，自顧與米蘇人在翻樣本，這又不好，那又不好，結果還是吳太太決定了：

「喂，這樣吧，我們各拍一張十二寸的，鑲在一個鏡架裏也好，分開掛也好，另外再拍一張在一起的。」

米蘇人沒有意見，馬上在攝影機前拍了個十二寸半身的。兩人合在一起拍的，那個攝影師却供獻意見了：「普通的都是兩個人平肩並頭半身，着上顏色掛在房間裏，也很大方的，嘿，嘿！這種式子也不錯。」

米蘇人湊在吳太太耳朵邊噓噓講了幾句，吳太太背着人對他白了一眼道：「胆子這麼小，我會作弄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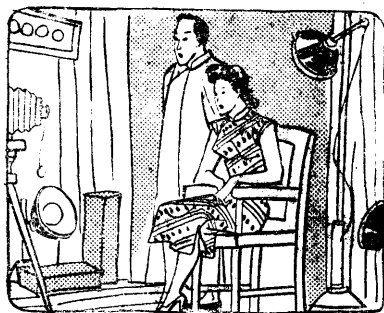
「我沒關係，只怕你不便的地方。」

攝影師聽不明白，便說：「新派一些女的坐，男的站在後面，拍全身的不妨坐下來試試，我想二位拍出來一定好看的，即用這張椅子坐。」

他說着，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便把椅子放好，連說坐下試試看，不好，可以再換的。

米蘇人道：「我站着，她坐着，人家不知道的，還當是一個長輩一個小輩哩。這樣吧，我們都坐着。」

攝影師是熱心人，再加一張照片拍出來，樣子的美不美，他有責任。因說：「一人一張椅子坐着，是二十年前的樣子，現在不作了，除非二位都是



五六十歲的人，老公公，老婆婆，該這樣拍的。還是二位並肩拍一張半身的，保證好看，明天看樣子，如其嫌不好看，馬上重拍，嘿嘿！」

吳太太也想不出好什麼樣子來，米蘇人急於要到保春堂，攝影師那樣說，也就不暇研究，便與吳太太並肩拍了一張。

並肩的拍過，吳太太像拍出趣味來似的，一定要米蘇人再拍一張，她坐着，米蘇人站着。攝影師加以聲明，夫婦可以拍這種式子的。

吳太太和米蘇人在照相館出來，米蘇人挺挺腰肢，抹抹額角上的汗道：

「你怎麼想到拍照的？我就最怕拍照，扮戲似的，橫不好，豎不好，頭昂高了不好，垂低了又不好，賽如到了什麼長親跟前做客人，拘束得渾身不舒服，如其再要我拍一張，我要向你求饒了。」

「對不起，今天是我委屈了你。」吳太太道：「我什麼話都對你講明了，以後可以放大胆子在我那裏了。中上不必巴巴的回到家裏去吃飯，就在我那邊吃好了，你所喜歡吃的幾種小菜，我都知道了，吃過飯睡一回，多少舒服，下去天氣熱，我託人到平湖去定幾担西瓜來，外面的冷飲東西，還是少吃的好。」

米蘇人道：「辦法是好的，只是家裏見我忽然不回來吃飯，一定要疑長疑短，注意我的行動時，那就糟了。」

「那麼你什麼時候可以到我那裏去？以後再要我派劉媽三請四邀的，我也不好意思的。」吳太太看見邊上沒什麼人，便輕輕的說：「以我的意思呀，要你一分鐘也不離開我。」

米蘇人笑了笑，道：「我也與你一樣，最好把保春堂那塊牌子掛到你家裏去，管它有病人來也好，不來也好，陪你談談，多少自在，保春堂的唯缺點，即是沒有一個地方給我躺躺，不管有事沒事，只好硬坐着，捱精神上十分二的痛苦。」

吳太太聽他肯把醫生招牌掛到自己家裏去，喜歡得幾乎笑出聲來道：

「是啊！一個人又不是銅皮鐵骨，硬坐着，怎麼不要叫苦呢！準定把診所移到我家裏去，我那裏沙發，床，由你高興，我還能給你掛號，上海地方醫生用女職員的不多吧。」

米蘇人聽了，不由呵呵地一笑道：「可惜你的房間在樓上，要是下面客堂間是你的就好了，收拾收拾做個診所，不是很有樣子的？」

「不，我有辦法可想，只是要問你，決定搬不搬的？我花鈔票向二房東去頂，二房東本來在打主意，想把客堂間頂給人，可以得一筆頂費去放拆息。怎樣？給一句決定話，我等同回音，明天把房子解決，後天叫油漆匠收拾粉刷，大後天就可以給你掛牌了。」

米蘇人本是隨口敷衍吳太太的，誰知吳太太竟認真起來，只好笑道：

「待我考慮一下，因為與保春堂有約的，再加之又是親戚關係，不能說走就走，給人家背後罵山門。」

吳太太聽他這樣說，很不高興，要不是在路上，便要抓住他臂膊重重擰一把，這時候只好狠狠地瞪他一眼：「講話怎麼一句進，一句出的？故意開我的玩笑？我不管你怎樣，房子給你收拾好，教劉媽來把你招牌揭過去掛上再說。」

「除招牌掛招牌都要翻曆本看好日子，怎麼可以由娘姨跑來隨隨便便拿過去呢？等一回我們從長計議吧，這種事情心急不出的。嘿！我到保春堂去了，你回去再見。」

米蘇人忽忽走過馬路到保春堂去，吳太太很想跟他一起進去坐一回，一想，究屬有些難為情，給藥店裏幾個喜歡多管閑事的人講起來，未免不好意思，所以她遠遠的看米蘇人走進保春堂後，也就回到自己家裏來。把手皮夾一丟，便把劉媽叫來：

「二房東嫂嫂在家吧，你去給我看看，我有要緊話和她談哩！」

「師母，你找她談什麼？」劉媽有些生氣似的。

吳太太道：「我與她談什麼，要你先頂住問，怎麼你也喜歡干涉我的事，劉媽！你給我略為有點分寸，工錢這一個月裏加你五萬，定心做事情！」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

景華

時裝公司



規模大！
存貨足！

專門人才設計打樣新穎美觀
永不走樣

最新
樣子
大衣

大量常年陳列歡迎參觀
第一

◀ 皮貨部 ▶

高貴皮大衣
特價出售

• 上海森林路四六五至八五六號 •
電話：八三五五八

70000